論白氏長慶集源流并評東洋本白集

岑仲勉

(一)白氏各集編定之經過——(甲)前集——(乙)後集——(丙)續後集——(二)白氏全集源流——(三)宋代之吳本蜀本——(四)高斯得本白氏長慶集——(五)評東洋本——(甲)分卷——(乙)分類——(丙)帙數——(丁)首數——(戊)參差——(己)陵亂——(庚)篇複——(辛)注削——(六)東本與全唐詩比讀——(甲)卷第——(乙)異同——(丙)較量——(丁)發微——(七)汪編香山詩集之整理工夫——(甲)次第——(乙)類別——(丙)考證——(丁)補遺——(八)東本與全唐文比讀——(甲)篇各失收——(乙)誤有同犯——(丙)東本差長——(丁)全文匝短——(九)東本與盧見影宋本——(一〇)馬刻爲見行白集較完本——(一一)東本與白氏諷諫——(一二)白氏詩文五篇雜校——(甲)長恨歌傳及歌——(乙)池上篇并序——(丙)初授拾遺獻書——(丁)劉白唱和集解——(戊)記異——(一三)檢討元劉酬和白詩後所見——(甲)元稹酬和白詩表解——(乙)劉禹錫酬和白詩表解——(一四)宋見石刻中之白氏詩文——(一五)拙見總述——

(稿既成，余始購得香山詩集，有頃而後見馬刊全集，其有應在汪編、馬本論及者，乃或散見他節，艱於大改革，故多仍之，要無關乎全篇之旨耳。民二十八年十一月六日再識。)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云：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明錫山華堅蘭雪堂活字本，明姑蘇錢應龍刻本，明松江馬元調刻。宋紹興刻白氏長慶集，昭文張氏藏，缺三十一之三十三及三十五、三十六，凡五卷，皆鈔補，中遇構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紹興三十年前刻，曾藏文氏、王氏、錢氏、李(？)處。汲古閣校本與明刻小字本，俱藏吳門黃氏；汲古本又歸張金吾」。

此爲莫友芝氏所知見之本。年前涵芬樓曾據瞿氏鐵琴銅劍樓所庋宋刻影照，不幸而燬於一二八之難。姜慶揚跋日本翻宋本，又稱近獲明錫山華氏銅活字本，然亦未聞翻刊。故見有白氏長慶集，就以四部叢刊景東洋本(省稱東本)爲最流行。邇來愛讀唐史，寢饋於茲編者有日，覺其佳處固不可沒，其闕點要復甚多，甚望更有

他刻廣傳，庶讀者得爲互勘，斯則非徒箇人之幸，且余草此文，不爲徒勞矣。

(一)白氏各集編定之經過

(甲)前集

白氏官江州司馬時，早有自編詩卷之事，觀集二八與元九書云：

「僕數月來檢討囊裘中，得新舊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

又集一六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云：

「莫怪氣麤言語大，新排十五卷詩成。」

兩篇均約元和十至十二年所作，然此不過一時掇拾，未爲定卷，其合詩筆而成集，則自長慶四年冬始。全文六五三元稹白氏長慶集序：

「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郡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纘，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國家改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長慶四年冬十二月十日微之序。」

詔、舊書一六六居易本傳作召。刺下無郡字，叢刊本元氏集及東本同。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元氏集及東本作「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予以爲一句，舊傳作「予以爲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矣，」元氏集及東本作「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訖於是。」又號下、舊傳無曰字。按首數兩文相差六十，實計東本首數，雖屬相近，未得全合；況此本複錯羼亂，不一而足，（見下文）是不能因其數近而斷定全文、舊傳之非，此涉前集首數之疑問也。抑元序固謂不以「前集」爲名者，但後來白氏自稱如是，（引見後）故茲用之，以資辨別。

文苑英華辨證四云：

「元稹白氏長慶集敍：長慶四年，樂天手自排纘，成五十卷，予以爲皇帝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是，集作明年秋當改元；按長慶四年穆宗崩，敬宗卽位，明年改元，卽正月也，按制詔內寶歷赦書，長慶五年正月七日改寶歷元年，安得謂之秋乎。」

汪立名云：

「序作於長慶四年冬，故曰明年當改元，卽位必踰年改元，禮也，時本明年下有秋字，又删去訖字、矣字，誤。」

余按皇帝卽位，踰年改元，自是常例，然稹於先一年作文，要不應呆測其何時，今元、白兩集明年秋之秋字，顯是衍文，全文作「國家改元」，文意亦略嫌不足，舊傳、英華所著錄爲最善也。英華之「皇帝」，舊傳、元、白兩集作陛下，爲友人作集序而單稱陛下，似不合體，余意仍主從英華。至稹爲居易編定，有白集五一後序。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敍之，凡五帙，每帙十卷，」

可證，辨證作「樂天手自排纂，」蓋彭氏節引之誤，非見文有異也。

(乙)後集

在前集編定之後，後集未編之前，白氏又嘗自作長慶集後序一首，茲錄全文六七五之文如下：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敍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時太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頭白，……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於卷首云爾。」

東本五一訖訛記，唯太和正作大和。（通用者不記）。按元序謂居易罷杭，盡徵其文，代爲編集，居易係以長慶四年五月罷杭州，序又作於是年十二月，則此序中之「訖長慶二年冬」，顯四年冬之誤。由大和二年追溯，則長慶四年應爲前四年，此序曰前三年，殆由白氏奉到元序（寶歷元年初）之時計之歟。白氏是時加附詩文若干首，序中不詳，後來當再事編定，故此一回追附之卷數、首數，無從尋究。

或者謂稹長慶三年八月除浙東，(嘉泰會稽志)十月上任，今東本五三首載元微之除浙東觀察使喜得杭越鄰州先贈長句，全詩題下原注云，「十七首並與微之和答，」此十七首爲稹路經蘇州洎抵郡後唱和之作，一覽自明，不煩多證。尤是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余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答兼呈微之一首中、有云，「再把江南新歲酒」，居易二年冬十月到杭，（見集二〇。）曰再把，則已越三年而至四年之春矣。外此爲杭任之作尙多，茲更舉一二言之；如早春憶微之，元集二二和作云，「湖添水劑消殘雪，江送潮頭湧漫波，」湖、鏡湖，切越州，江、錢

塘，切杭州。又得湖州崔十八使君書喜與杭越鄰郡因成長句代賀兼寄微之，崔卽玄亮，詩云，「越國封疆吞碧海，杭城樓閣入青烟，」則崔上湖州，更在元上越州之後。(1)

又卷五九錢唐湖石記，末題長慶四年三月。

凡此諸據，足徵前集實編至二年冬爲止，其二年已下詩屬後集，符於東本之編第，兩者誠互相發明，君以二年爲四年之訛，非也。

余對曰，子知一不知二，余請以東本二〇明之。據卷中第二首之宿陽城驛對月，非注云「自此後詩赴杭州路中作」乎，又遊恩德寺絕句，非云二年十月到杭州乎。顧卷中又收

題靈隱寺紅辛夷花戲酬光上人。

題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諸僧衆。

戲題木蘭花。

數種名花，皆入春始開，其不得爲二年春而最少爲三年春，抑又明矣。此猶曰言外見之，更有明著於文字者，如

錢塘湖春行。

送李校書趁寒食歸義興山居。

二月五日花下作。（中云，「五十二人頭似霜」，卽長慶三年癸卯。）

清明日觀妓舞聽客詩。

杭州春望。

正月十五日夜月。

湖上招客送春汎舟。

最少已入三年之春矣。又

新秋病起。

木芙蓉花下招客飲。（詩云，「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遊恩德寺絕句題有云，「予以長慶二年冬十月到杭州，明年秋九月，始與……」

(1)嘉泰吳興志一四，「崔玄亮、長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自刑部郎中拜」，可證。

且入三年之秋矣。又

與諸客攜酒尋去年梅花有感。

詩云，「馬上同攜今日盃，湖邊共覓去春梅，」是蓋居易到杭後之第二春，益見入四年之春矣。前舉正月十五日、湖上招客兩題，原編此詩之後，或亦四年初所作也。更如晚興詩云，「等閑消一日，不覺過三年」，說出居杭三歲，非四年春日詩而何。若有史實可證者爲

醉送李協律赴湖南辟命因寄沈八中丞。

沈八卽傳師，考昌黎集三三孔戡誌注：

「長慶元年正月，（孔）戡自湖南觀察又（入之訛）爲少府監。」

又舊紀一六長慶三年下：

「六月，宰相監修國史杜元穎奏史官沈傳師除鎭湖南。」

知此詩亦三年作。如謂「迄長慶二年冬」爲是，何以前集內竟收三、四年之詩？故無論如何，今東本非將後集混入前集，卽是將前集混入後集，二者必居其一，然由元序全徵其文一句觀之，余是以信後者爲是，而二年應正作四年也。汪立名云：

「蓋白詩歲月本井然可考，如長慶集公自謂訖二年冬，而胡（震亨）本於三年詩亦注前集；公自杭州還始卜居洛中，得履道宅，乃別杭州等詩竝在後集，而洛中卜居履道里等詩反注前集；雖本相沿之繆，要其考據亦不得謂之詳密矣。」

又云；

「顧前集八卷及二十卷卷末反雜長慶三年詩者，要亦有故；嘗考元序與公自序、長慶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各以詩文編次，舊本旣亡，今本盡編文稾於三十七卷後，中間取足卷尾，未免移補，遂失其舊。如曲江感秋詩序云，元和二年、三年、四年皆有曲江感秋詩，編在第七集卷，今本第七卷盡江州詩，而所謂第七集卷者皆莫可考。」

是蓋明乎白氏全集之糾紛遺墜，而因未見分列前、後集之本，——如今東本——遂不能決其癥結。夫今東本固分次前、後兩集，非截然列文於後者，然其不盡循年分，則與先詩後文之本無異。然則糾紛所起，自有前因，不由文藁移後而發生也。

同時元、白唱和之什，又別編爲因繼集，全文六七五載居易因繼集重序云：

「去年、微之取予長慶集中詩未對答者五十七首追和之，合一百一十四首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一。今年、予復以近詩五十首寄去，微之不踰月，依韻盡和，合一百首，又寄來，題爲因繼集卷之二。……予不敢退舍，卽日又收拾新作格、律共五十首寄去，……和晨興一章，錄在別紙，語盡於此，亦不修書，二年十月十五日樂天重序。」

東本予復以三字、誤倒爲復予以，唯新作格律下多一詩字。穆卒大和五年，則序之二年，非大和卽寶歷。晨興一章，今見東本五二和微之詩二十三首中之第二十（元集似無以晨興爲題者，待考。）其全題爲和晨興因報問龜兒，詩有云：

「西院病孀婦，後牀孤姪兒，……雙目失一目，四肢斷兩肢，……前時君寄詩，憂念問阿龜，喉燥聲氣窒，經年無報辭，及覩晨興句，未吟先涕垂。」

阿龜卽行簡子，居易之姪，行簡「寶歷二年冬病卒，」附見舊書一六六居易傳，故詩言孤姪、斷肢，居易寶歷二年八月三十方解蘇州，而詩謂經年無報，合此以推，知斷爲大和二年無疑矣。因繼今雖不傳，然從白氏文章，亦可約知其卷數，如前引和微之詩二十三首之序云：

「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來，命僕繼和，……四十二章麾掃並畢，不知大敵以爲如何，……況曩者唱酬，近來因繼，已十六卷，凡千餘首矣」。

全詩七函五册同，然前云四十三首，後云四十二章，大敵當前，居易未必示弱，則疑任一數目有誤。且今存二十三首，尤與册三、册二相差太遠，非白氏自行删汰，卽傳本有闕矣。又全文六七五白氏長慶集後序云：（東本七一題爲白氏集後記。）

「又有元白唱和因繼集共十七卷，……其文盡在大集內錄出，……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

知最後寫定爲十七卷，今已不傳。

白氏大集，（二字見前引文。）在大和二年秋後，尙繼續自行編定，其可考者，如全文六七六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云：

「昔余爲江州司馬時，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唯然心許他日致之，迨茲餘二十年

矣。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十卷，編次旣畢，納於藏中。……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依遠公文集例，不借外客，不出寺門，幸甚。太和九年夏，太子賓客晉陽縣開國男太原白居易樂天記。」（東本六一、太和正作大和）。

此爲東林寺六十卷本，定於大和九年夏。自元和十年居易初貶江州起計，後先二十一年，故曰餘二十年。如依舊傳及全文，前集爲文二、二五一首，則寶歷元年初至大和九年夏十一年中，得文七一三首；依東本及元集，則得七七三首。

次全文六七六聖善寺白氏文集記云：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火之社，……故以斯文寘於是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爲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借官客，有好事者仍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也字誤，東本六一正作「其集七褁」。唯東本誤大師爲太師。又仍就、東本作任就，未詳孰是。五月十三日作閏五月十二日，是歲恰閏五，則或有閏字者爲正也。）

此爲東都聖善寺六十五卷本，定於開成元年夏，比上年（卽大和九年）夏所定者增多五卷，文則多二九一首。全詩八函一册、李紳題白樂天文集，注云，「樂天藏書東都聖善寺，號白氏文集，紳作詩以美之」，其詩云：

「寄玉蓮花藏，緘珠貝葉扃，院閑容客讀，講倦許僧聽，部列雕金榜，題存刻石銘，永添鴻寶集，莫雜小乘經。」

東本六一附刻此詩，題爲「看題文集石記因成四韻以美之，」似斟對詩中「題存刻石銘」句，但未著明何人文集，恐非當日原題眞相，石亦未見宋人著錄也。下署「中散大夫守河南尹賜紫金魚袋李紳」，按舊紀一七下、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朔，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紳爲河南尹，六日癸亥，以河南尹李紳檢校禮部尚書、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是歲閏五月時，紳正在河南尹任上，蓋卽題聖善寺六十五卷本之詩也。

次全文六七六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云：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帙，合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錄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鉢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此爲開成四年春六十七卷定本，距前開成元年夏聖善寺本，三年中計增二卷，文增二三二首。除家藏外，別錄三本，一存廬山東林寺，一存東都聖善寺，一存蘇州南禪寺，前此庋東林寺之六十卷本，聖善寺之六十五卷本，是否換回改定，並無明文，此節將於下文再討論之。

次全文會昌五年五月白氏長慶集後序云：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爲之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爲之二字乙，東本不誤。）

依此，則介開成四年二月與會昌五年五月之間，白氏曾繼元稹之後，把寶歷已來文字，總編爲後集二十卷。所謂自爲之序，未知卽指前引之後序否？汪立名曾疑之云：

「按各本後序列二十一卷之首者，乃序長慶三年至太(大)和二年六載之詩，尙未及洛中諸作，似非二十卷之序也，今姑仍之。」

又云：

「然公自記後集二十卷自爲序，而此序中未詳卷數，且止六年之詩，豈其初隨年類卷，迨二十卷編次旣成，遂因以爲後集序耶，抑別有自序散失未載耶？」

故後集增成爲二十卷後，實載文若干首，殊有疑問。全文六七九載居易醉吟先生墓誌銘云：

「前後著文集七十卷，合三千七百二十首，傳於家。」（東本不載此文，馬本七一有之。）

卷數與集後記不符。書錄解題一六白氏長慶集下，對此已有疑問，乃爲之說云：

「墓志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爲誌時，未有續後集。」

余極疑此誌是僞作，（當別於白氏集僞文篇詳之。）故茲不取。次全詩七函七册居

易題文集櫃云：

「前後七十卷，小大三千篇」。

三千舉其大數，然卷則七十，惜此詩作於何年，無可捉摸。又次全詩七函八册送後集往廬山東林寺兼寄雲皐上人云：

「後集寄將何處去，故山迢遞在匡廬，舊僧獨有雲皐在，三二年來不得書，別後道情添幾許，老來筋力又何如，來生緣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東本六九遞作遰）。

居易會昌二年纔七十一，今曰年過七十，則後集之編定，或卽在是年。

當此時期中，白氏與劉禹錫唱和之什，又別出爲劉白唱和集，如全文六七七居易劉白唱和集解：

「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一二年來日尋筆硯，同和贈答，不覺滋多，至太和三年春以前，紙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其餘乘興扶醉率然口號者不在此數。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仍寫二本，一付龜兒，一授夢得小兒崙郎，各令收藏，附兩家集。……己酉歲三月五日樂天解」。（按東本六〇、太和正作大和）。

己酉卽大和三年。越四年，又再續一卷，名劉白吳洛寄和集，如全文六七四居易與劉蘇州書云：

「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侍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名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按東本五九、「與閣下」上多一僕字，「禮部侍郎中」不衍侍字，「吳洛寄和卷」之卷作集，太和正作大和，均以東本爲是。唯易邁作易得，合成三卷作合前三卷，則又全文爲可從也。）

此書雖未署年月，然據汪校禹錫以五年冬之吳任，六年字是訛，（說見後。）則行

復周星，應六年秋末之作。後此劉、白唱和尙多，故會昌五年夏之長慶集後序，稱劉白唱和集五卷，其編次今不可得見矣。

更別出爲洛詩及洛中集者，全文六七五序洛詩序云：（東本六一無下序字。）

「序洛詩，樂天自序在洛之詩也。……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閒適有餘，酣樂不暇，……故集洛詩別爲序引，不獨記東都履道里有閒居泰適之叟，亦欲知皇唐太和歲有理世安樂之音，集而序之，以俟夫採詩者。甲寅歲七月十日云爾。」（東本六一、在洛之詩作在洛之樂詩，喪明作喪朋，太和作大和，均是也。元稹卒大和五年，東本五六元相公挽歌詞三首，五七哭微之二首，卽喪朋之作，否則喪明卽哭子，何用重言之。）

甲寅、大和八年也，此不過一時編集，其後更擴而爲洛中集。全文六七六載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記云：

「白氏洛中集者，樂天在洛所著書也。太和三年春，樂天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及茲十有二年矣，其間賦格、律詩凡八百首，合爲十卷，今納於龍門香山寺經藏堂。……大唐開成五年十一月二日，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樂天記。」（太和、東本七〇正作大和。）

大和八年七月至開成五年十一月，計餘五年，比前增詩三六八首；最後會昌五年長慶集後序稱曰洛下遊賞宴集十卷，今亦失傳。

(丙)續後集

全文白氏長慶集後序云：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微爲之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蘇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東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閣童，各藏於家，傳於後。……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樂天重記。」（按爲之二字應乙，已校見前文。文中言「自爲記」，則東本題集後記者合，此題集後序者非也。南禪、前引各文

同，(2) 東本此處作禪林，誤。聖善、前引各文均作聖，舊書本傳同，太平廣記一六三引朝野僉載、二二七引國史補有聖善寺，全文與東本此處訛勝。東本又訛鉢塔爲益塔，鉢古作盞，故訛益也。談氏外孫、全詩稱玉童，東本六九缺一點爲王童，此稱閣童，或後來改名。）

此卽白氏易簀前一年自行編定之七十五卷本也。一年之內，雖有續作，（如東本七一自詠老身示諸家屬之「壽及七十五」，及六年立春日人日作，均顯是會昌六年所詠。）數諒無多，後人殆附入卷末矣。依此記，則自開成四年春至是，增文筆三五三首，白氏全集如完好弗缺者，其首數應在三千八百四十已上。

凡上引文，除大集別出者不計，其卷數、首數，可撮舉如下：

前集	長慶四年編	五十卷	文二二五一或二一九一首
後集	會昌二年？	二十卷	文一五三九或一六四九首
續後集	會昌五年夏	五卷	
集後			不詳

(二)白氏全集源流

依白氏集後記，最末手定之七十五卷本，凡寫五本：

（1）庐廬山東林寺經藏院。

（2）庐東都聖善寺鉢塔院。

（3）蘇州南禪寺經藏。

（4）付姪龜郎。

（5）付外孫談閣童。

按東林初有六十及六十七卷本，聖善初有六十五及六十七卷本，南禪初有六十七卷本，觀其送後集往東林詩，是否換回前本，抑續寫送上，滋難言也。龜郎卽東本六〇祭弟文之龜兒，文有云：

「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

(2)范成大吳郡志三一云，「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集，……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檢、全文六八一訛繪）。

蓋行簡之子，今以集付，踐其前言也。龜郎亦疑卽景受，全文七八〇李商隱刑部尚書致仕白公墓碑碑銘并序云：

「子景受，大中三年，自潁陽尉典治集賢御書，……奉公之遺，畏不克旣，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客取文刻碑。」

新表七五下居易下亦云：

「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

獨舊書一六六傳謂「無子，以其姪孫嗣」，與醉吟墓誌同，疑不確。又外孫姓作談，全詩全文及東本同，唯墓碑銘「一女妻譚氏」，亦疑誤。

白卒而後，其集始著錄者厥爲墓碑銘，時大中三年也。碑云：

「集七十五卷，元相爲序。」

白氏自序數次，而未之言，則似未嘗披覽其全集者；且稹所序止前集五十卷，故知商隱之言甚粗略也。繼其後者有全詩十二函四册齊己賀行軍太傅得白氏東林集詩：

「樂天歌詠有遺編，留在東林伴白蓮，百尺典墳隨喪亂，一家風雅獨完全，常聞荆渚通侯論，果遂吳都使者傳，仰賀斯文歸朗鑒，永資聲政入薰弦。」

齊己常游匡廬、荆湘間，新書一九〇鍾傳傳：

「僖宗擢傳江西團練使，俄拜鎭南節度使、檢校太保中書令。」

五代史補又言：

「鍾傳雖起於商販，尤好學重士。」

或疑行軍太傅是傳，似有可能；然賀傳詩而用「傳」字韻，唐人多忌諱，想必不然，且何解於吳都使者乎。唯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下云：

「白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鎭淮南，寄語江西廉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爲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置之經藏院，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皆篇目次第未眞，與今吳、蜀本摹板無異。」

謂東林眞本爲高駢威取，似與詩吳都使者合。舊新書駢傳均未敍其歷行軍太傅；始領淮南節度，在乾符六年末，其敗也光啓三年，於時鍾傳廉察江西，本駢所汲引，

（見桂苑筆耕）。廣記二〇〇引謝蟠雜說云：

「唐高駢幼好爲詩，雅有奇藻，屬情賦詠，橫絕常流，時秉筆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勳臣有文者，駢其首焉。集遇亂多亡，今其存者盛傳於時。」

則駢之取集，傳之應命，要皆有故。齊己又有與崔校書靜話言懷詩：

「同年生在咸通裏，事佛爲儒趣盡高。」

駢取集當中和年，齊己時代亦可相及。所須注意者，敏求北宋弘雅，尤專唐故，而敍白集卷數祇曰七十，若其時尚未見七十一卷本者；然吳、蜀已有摹板，豈振孫所見吳、蜀刻，有異乎敏求所見歟？抑敏求未詳爲比觀歟？

李從榮、據新五代史一五本傳：

「長興元年，拜河南尹兼判六軍諸衞事。從璟死，從榮於諸皇子次最長，又握兵柄，然其爲人輕佻而鷹視，頗喜儒學。爲歌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

從榮以長興四年誅死，其補寫白集當在長興中，蓋楊氏補寫東林本前不二三年也。香山、東林兩處之掇拾，數歲之間，南北輝映，且皆發自王子，堪稱無獨有偶；然贋作羼入，亦當斯時，其幸，亦其厄也。

抑白氏全集庋藏之地，在東都唯聖善寺，龍門香山寺所庋，不過洛中詩十卷，白氏遺文，可一一按，宋氏乃謂七十卷本又藏香山，直是失實。（謂香山後來分鈔一本，或許有之。）然由此可設想聖善寫本，早成劫灰，故卽在文人，已勿復能詳矣。

稍後、則全文九一九載匡白江州德化東林寺白氏文集記云：

「唐皇白傅之有文動鈞私，乃惟曰，此必補之，蓋不銷吾之力也。及旋旆於府，卽命翰墨者繕之，不期月，操染畢函而藏之於辨覺大師堂之座左，誡其掌執者嚴以鎖鑰開閉，準白侯文集，無令出寺，勿借外人；又圖白侯眞於其壁，使人敬憚之，不敢苟違也。仍傳教令，下屬幽愚，令紀徽猷，用刊琬玉，匡集七十卷，一置東都聖善，一置蘇州南禪，一置廬山東林，……洎唐之季世，兵火四起，向來之美，殆爲煨燼，餘則固知東林者其已墜焉。……德化令公大王處青宮日，雖以宴遊參侍宸扆，而友愛棣華之美，靡間於君臣。……俄膺天命，秉旄鉞，出撫江城，……視事之暇，閑圖經，蹶然而

悟，且曰，白傅嘗謫爲是邦典午，及訪之遺跡，又洗然，憶東林等（疑寺訛）有其集焉，又詢諸老僧，咸曰，執事者不勤，翦無遺矣，王咨嗟良久，顧謂諸輩，何疏慢之若是，亡斯寶耶。然於勝事頗（原注闕一字）。白也冥蒙釋子，述作非能，仰認奬錄之深，詎可輒爲陳讓，含毫發紙，愧懼煎恪，股栗流汗，不能已矣。時太和六年歲次甲午，八月己巳朔，十二日庚辰，管內僧正講論大德賜紫沙門匡白記。」

此文內錯簡一大段，故不能不詳爲摘錄，先事校正，後加討論。考「皇唐白傅之有文」及「然於勝事頗」之下，均文氣不接，細審之，乃知前一句應下接「集七十卷……」，其「鈞動私」已下至「用刊琬玉匡」一段凡一百有七字，應鈞於「然於勝事頗」之下，如是，則前文爲「皇唐白傅之有文集七十卷，一置東都聖善，……」後文爲「然於勝事，頗動鈞私，……用刊琬玉，匡白也冥蒙釋子，……」文義整然；匡白乃作記之僧名，原注謂「頗」下闕一字，亦非。寶刻叢編一五江州引諸道石刻錄云：

「唐東林寺德化王童置白氏文集記，僧匡白記，余文眞正書，倪康明篆額，大（太）和六年八月十二日。」

童、重之訛，可爲證也。

太和爲楊行密子楊溥年號，由記之「友愛棣華」，知撫江州者亦行密子加官中書令者也。(3) 記謂「向來之美，殆爲煨燼」，南禪、聖善，應在數中；一則曰東林已墜，再則曰翦無遺矣，則知東林本亦爲高駢脅去而記諱言之也。記末之頌又云：

「緬彼樂天，其眞古賢，才器天付，辭華世傳，集有七帙，芳逾百年。……

念彼東林，而嘗有之，尸掌不專，逸漏堪悲，爰命傳寫，用補闕儀。」

余按（1）文集七帙，白氏自記南禪六十七卷本，雖是如此，但後來續增七卷，帙數果仍前不變乎，惜集後記不提帙數，無所是正。

（2）如記之說，蘇州、洛城等眞本，均已喪失，東林寫補，果何所憑，試爲下一轉語，其當取資於外間傳行之本矣。元氏集二二酬樂天餘思不盡詩自注云：

(3) 江西通志四五鄱陽郡公楊澈下引十國春秋云，「太祖第六子，武義元年七月丙戌，封鄱陽郡公，太和二年正月，徙封德化王，不知所終，合觀匡白之記，德化令公大王卽澈無疑。太和末澈加中書令出守江州，可以補吳書之闕。

「後輩好僞作予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是予所撰，及手勘驗，無一篇是者。」

又白氏集後記云：

「若集內無而假名流傳者，皆謬爲耳。」

元、白生前已贋品不少，故白亟爲之辨，例如郡齋讀書志一八云：

「獨集中載聞李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之語；及考之編年，崖州貶時樂天沒將踰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按二疑三訛，振孫所見及東本均是三首也。）

書錄解題一六白集年譜下云：

「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其辨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與余暗合。」

余亦嘗於會昌伐叛集編證上辨之，（中大史學專刊二卷一期一〇九頁）今東本編入卷二十，乃爲長慶已前作，其尤妄也。抑白集七十五卷，匡白只云七十，遺漏正多，豈續後集定於白氏晚歲，遲留未致之東林，及白卒而事不果行，故東林遂闕五卷耶？今世所傳，有第七十一卷，又豈後人拾續後集五卷之孑遺而補附於末者耶？是皆不可知，李、楊掇補，功非不巨，然攙入僞作，亦當在此時期，實白集之大厄也。

次全文八六三陶穀龍門重修白樂天影堂記云：

「今居守佐相太原武公自許下之撫三川也，……廣順三禩，歲在癸丑，暮春之初，余因芟除入洛，獲謁拜上公，……因以白公影堂爲說。……予曰，……有文七十卷，導平生之志向，……公聳身長揖而言曰，……子其行矣，予果得修之。予歸朝未再旬，邸吏捧公書相授，具報訖事。」（東本七一附錄載此文，佐相作左相，是也。三讀作三祀。朝上空一格，例與前文天子上空一格同，非闕文也。唯篇末比全文多「廣順癸丑歲七月十有二日記」凡十二字。）

按武公卽行德，宋史二五二本傳：

「武行德、幷州榆次人，……廣順初，加兼侍中，俄改忠武軍節度，遷河南

尹西京留守。」

侍中稱左相，故作佐者誤。撫三川卽河南尹，陶氏作記，距東林修補僅二十年，所云集七十卷，與匡白記同，是五代人殆以七十卷爲足本矣。

越在天水，著錄之家，如崇文總目五云：

「白氏文集八十卷，白居易撰。」

新書藝文志六〇云：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通志略同。）

讀書志一八云：

「白居易長慶集七十一卷；……前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紀，又有續後集五卷，今亡三卷矣。」

解題一六云：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今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蜀本又有外集一卷，往往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

中興書目文已佚，大致想與他家從同。今有可論者：（1）新志之七十五卷，當是據文著錄，非見本如是，因五代至宋初皆只言七十卷也。（2）晁志稱今亡三卷，則所存應七十二卷，何以祇著錄七十一，如謂合解題所謂外集者言之，更不應於標目內漏去，則晁志必有舛誤也。若宋已後著錄，皆逃不出宋本範圍，無事繁引矣。

宋著錄家外，論東林集源流者尚有渭南文集四六之入蜀記，其言曰：

「白公嘗以文集留草堂，後屢亡逸，眞宗皇帝嘗令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蘇版本一帙備故事耳。」

如陸游說，眞宗去吳太和約七十年，東林之本，亦已屢逸，不徒非會昌舊錄，且非復楊氏補本之眞面目矣。讀書敏求記四云：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年譜一卷。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排纂其文，成五十卷，號長慶集，微之爲之序，又成外集二十卷，自爲之序，嘗錄一部，置廬山東林寺經藏院，北宋時鏤諸板，所謂廬山本是也。絳雲樓藏書中有之，惜乎不及繕寫，庚寅一炬，此本種子斷絕，自此無有知廬山本者矣。予昔從婁東王奉常購得宋刻，卷次與世行本無異，後亦歸之滄葦。此乃

對宋本校寫者，其一之二，五之七，四十三，四十八之五十二，共宋刻十一卷，仍同奉常本。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三十三之三十八，共十七卷，是金華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板，圖記宛然，古香可愛，更精於奉常本。然總名白氏文集，愈知廬山舊本之爲艱得矣。」（海山本。十七卷數不合，敏求記校證引黃丕烈說，乃十三之十六，二十六之三十四，五十五之五十八云。）

所云卷數，似與晁志今亡三卷合，然年譜一卷，非白集原有，秦鑒崇目輯釋謂今本七十二卷，恐卽誤併年譜言之。當五代初期，東林所庋已失，洛、蘇亦同遭厄，下逮眞宗，屢經亡逸，崇文寫送，必猶是總目七十卷本，非樂天自記之舊，振孫立論最的，安所從得廬山眞跡者。且續後集五卷，晁、陳引文如一，錢曾舍此弗提，足徵其於白集源流之昧昧也。張氏藏書志云：（據管庭芬敏求記校證引）

「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宋紹興刊本，玉蘭堂藏。書中遇構字注犯御名，桓字注淵聖御名，蓋紹興三（十）年以前刊本也。案敏求記云，宋刻白集從婁東王奉常購得，後歸諸滄葦，此本玉蘭堂、王煙客、季滄葦俱有印記，蓋文氏故物，後歸王氏，轉入錢氏、季氏者。缺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又三十五至三十六，共缺五卷，鈔補。」

大抵後世所傳宋本白集，多屬南渡之刻。就如錢說謂北宋鏤板，似不能逾眞宗而上之，非廬山眞跡，又顯然者。俞大綱氏云：

「特遵王稱牧齋之藏爲廬山東林本者，略有疑義。考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云，……則東林本已爲後人所補，遵王直引白氏自記藏書東林事，而謂北宋時取而鏤諸板，一若牧齋藏本，無異東林舊帙者，微覺失於考據。」

藏書家尚板本，人卽因其所好以中之，受欺當不少，眞白集之種子斷絕，斷在五代，寧待絳雲一炬也哉。錢氏又以白氏文集與長慶集之各異標題，爲非廬山或廬山之判別，顧謙益舊藏，據曾所見，非爲足本。汪立名則云：

「公之沒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之沒亦十有五年，從杭州召還及蘇州、洛中詩皆在後集，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良不可解。」

此汪氏謂名長慶集爲不合，與錢曾以題長慶集爲廬山眞本者異。四庫提要(一五一)乃云：

「案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歷以後之詩，不應概題曰長慶，……曾及立名所辨，不爲無據。」

則若錢主張應名白氏文集者，殊不知錢氏之意，蓋謂昔年曾在絳雲樓見一廬山本，內五十卷號長慶集，又二十卷號外集，自絳雲一炬，此本種子遂絕，後從王奉常購得宋刻，歸諸季氏，今本係對宋景濂藏小宋板校寫，然此兩宋刻均總題「白氏文集」，究不如廬山本之分題長慶集、外集者爲眞云云；申言之，則錢以總題白氏文集者爲不合，分題長慶集爲合，汪以總題長慶集者爲不合，反言之，卽汪以總題白氏文集者爲合，錢、汪持論，適屬相反，提要竟以異途爲同趨，可爲憒極。提要又云：

「然唐志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轉不著錄，又高斯得恥堂存稾有白氏長慶集序，宋人目錄存於今者，晁公武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均作白氏長慶集，則謂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盡然。況元稹之序，本爲長慶集作，而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註，稱元相公先作集序，幷目錄一卷在外，則長慶集序移弁開成新作之目錄，知寶歷以後之詩文，均編爲續集，襲其舊名矣，未可已遽以總題長慶爲非也。」

按集後記命寶歷後會昌前者曰後集、續後集，其上卽隱含長慶兩字，以白所言，名白之集，何得曰誤，錢、汪之說，均有未通。吾人不得目題「白氏文集」者必爲惡，猶諸吾人不得目今題「白氏長慶集」者必爲善。坊賈射利，常有改名，要須看其內容如何耳。涉於卷數，提要亦有討論，今幷引於此。提要云：

「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三卷，則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所標總數，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本合，則其故不可得詳。」

按年譜成於晁志之後，晁志之七十二，斷非包年譜言之，公武本書，纂行於蜀，所錄殆蜀本，蜀本多外集一卷，故曰亡三卷；所標總數仍作七十一，則許後人據見本

改正，不然，兩數終無以相合也。草堂所備是蘇版，可見其當日通行江、浙間，振孫生於浙，必據蘇本入錄，故曰七十一；若蜀本增一卷，當曾見而知之，附說於解題之內，更不足爲異也。俞氏解云：

「今胡氏引牧齋宋刻善本，明著爲久佚之續後集，且所引詩十八首，皆傳世舊本所無，……由此論之，則牧齋所藏續後集，倘卽宋時所存二卷中之一，而七十一卷本中之（第）七十一卷，亦爲續後集中之一卷耶。如此，則晁、馬兩氏續後集亡三卷，藉此可得一通解矣。」

按十八首應作二十七首，且非全爲他舊本所無，余將舉之。（見下文異同節及考證節。）居易全集是生時按年序編下，續後集五卷，自應最暮年之作；且據自記，開成四年春猶不過六十七卷，續後集應爲會昌作品，事更灼然。若全詩補遺所收詩，其時代可考者，如

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　歷敍少年放浪事，末有云，「舊遊千里外，往事十年強，」則是居易官江南時詩，大和前——或且元和末——作品也。

一字至七字詩。　注云，「樂天分司東洛，朝賢悉會興化池亭送別，酒酣各請一字至七字詩，以題爲韻，」此卽大和三年白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事。

歲夜詠懷兼寄思黯。　詩云「徧數故交親，何人得六旬，今年已入手，餘事豈關身」，白生大歷壬子，則詩爲大和五年六十歲作。

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　詩原注，「予與劉、盧三人前後相次典蘇州，今同分司，老於洛下，」又詩云，「齊雲樓上事，已上十三年，」居易寶歷二年罷蘇州，依詩計之，約開成三、四年作。

凡此年分不同之四首，而謂居易至續後集始編入乎？胡震亨統籤敍錄云：（據俞氏引。）

「續後集之止存一卷者，近復於錢太史受之所藏宋刻善本，錄得一卷，附各體後，注補字以別之。」

由汪編則知所謂錄得一卷者，實補詩二十七首，請更就其年代可考者詳之。

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　此珣也，據全詩四函八册，珣大和初致仕。

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　楚也。舊書一七二本傳，大和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

書東都留守，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天平軍節度，詩云，「太（大）和膏雨降，周、邵保釐初，」又云，「洛中歸計定，一半爲尚書，」是此詩爲大和三年尚未自刑侍改東都分司時作。

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　二十八卽禹錫，大和初和州召還，自主客郎中累轉禮部郎中，應大和五年元稹卒後之作。

送劉郎中赴任蘇州，又福先寺雪中餞劉蘇州。同是大和五年冬作，於劉白唱和集解見之。

雨中訪崔十八。　崔名玄亮，卒大和七年七月，見東本六一墓誌。

池畔閑坐兼呈侍中。　池卽東都履道白宅之池，詩曰「一卷晉公詩，」則侍中指裴度，舊紀一七下、大和八年三月，度充東都留守依前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此應八、九年作。

除夜言懷兼贈張常侍。　詩云，「三百六旬今夜盡，六十四年明日催，」大和八年白六十三，則此是八年歲除作。

送張常侍西歸。　此卽前條之張仲方也。舊書一七一本傳，「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爲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爲常侍，」據舊紀一七下，德裕以大和八年十月十七罷相，仲方之召，蓋在八年底九年初，故詩云，「二年花下爲閒伴」，又「洛城久住留情否，省騎重歸稱意無，」而八年除夕仲方尚居雒也。

和河南鄭尹新歲對雪。　鄭澣也；澣以大和八年九月除三川尹，開成元年四月內召，（參拙著唐集質疑河南七易尹條）。又詩云，「又有詩人作尹來，」當大九和年新歲作。

贈鄭尹。　尹卽澣，其任河南尹之時期，已見前文，此總是開成元年初已前作。

別楊同州後卻寄。　舊紀、大和八年七月，工侍楊汝士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內召，此詩亦約九年作。

西還壽安路西歇馬，又壽安歇馬重吟。　壽安今河南宜陽縣；按居易自大和九年除同州刺史不拜之後，未嘗聞其西歸，此斷非開成、會昌之作。

凡此二十七首之十四首，約言之，皆大和末已前作，而謂白氏乃編入續後集乎？且總全集觀之，樂府古調篇幅較長，亦最少二十首爲一卷，十八首不足一卷，於事甚明，是擬此十八首爲續後集之一卷，斷斷乎其不可也。反觀今第七十一卷之詩五

十六首，雖未能完全證其本事，然竟未覩開成已前之迹，兩者固不能相提並論矣。抑容齋五筆八白蘇詩紀年歲條云：

「白樂天爲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閱其集，輒抒錄之。」

徵引頗爲詳盡，獨至全詩補遺所收之「身年三十未入仕」，「六十四年明日催，」「何人得六旬，今年已入手」，未見引入，由此詳之，當洪氏所見樂天集無其文，易言之，卽宋刻第七十二卷，應宋人搜補遺佚而附，必非原有續後集之一卷也。引辨既竟，余於白集源流，敢作簡單之斷論曰，白集除傳家者外，其東林眞跡，於唐末或五代初期，已被武人脅去，兵火四起，洛、蘇兩分，殆同灰燼，楊氏子出撫江城，始爲補寫，大約據外間傳本，連綴成書，未加詳審，今本雜僞文多篇，當卽此時混入。自此歷後周迄宋仁宗，諸家所記，卷祇七十，其第七十一卷，應是南宋以前拾遺補附，觀今東本卷首總目不列此卷，又此卷之內，特標「刑部尙書致仕太原　居易」十字，爲他卷所無，異同之故，頗耐人思也。宋時蜀刊更多外集一卷，今所傳白文不見於七十一卷本者，意卽從是而出，凡諸家外集，都是後人纂輯，惑於疑似，恐僞亂眞，故創斯名，其非白氏之舊，無待論矣。

(三)宋代之吳本蜀本

至吳本、蜀本所自起，汪立名曾論之云：

「案直齋陳氏書錄解題曰，吳郡守李伯珍刻白集，有年譜一卷，維揚李璮、德劭撰，……又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旣刊其文集，又作年譜，列之集首，始余爲譜旣成，妹夫王栐叔守忠，錄寄之，則忠已有此譜，……按此卽所謂吳、蜀本也。」

考春明退朝錄成於熙寧，彼書已稱「與今吳、蜀本摹板無異」，（引見前）則北宋中葉已有吳、蜀刊本之分。解題又云：

「年譜、維揚李璮德劭所作，樓大防參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

伯珍所刻，晚在寧宗之世，振孫白譜，成於紹定庚寅，（一二三〇）如知忠州何友諒（四川志一〇二不載）卽渭南文集八之何蜀州，則友諒所刊，僅約當乾道之末，

（一一七三）是皆非吳、蜀本之朔也。

涉李伯珍時代，亦應於此略爲補明。考蘇州府志五二、李大性嘉泰四年十月、知平江，開禧二年四月改官，宋史三九五本傳，大性字伯和，端州四會人，弟大異。又蘇志、「李大異、伯修，龍興（6）人，嘉定元年四月，以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任，三年正月，改知建康，」蘇志載樓鑰同時之知府，無姓李字伯珍者，珍、異字面相切，鑰復於嘉定二年參政，余是以疑李伯珍卽大異也。

汪編又載白文公年譜跋云：

「香山居士長慶集舊刊於郡之思白堂，因以一帙遺湖南林漕，復書乃以陳直齋所編年譜見屬，謂有文集而無年譜，不幾於缺典乎。得此，喜爲完書，鋟梓以冠於集首，亦可以訂香山之出處云。端平甲午重午漢國趙善書。」

蘇志端平初守蘇者無趙善，其官待考，此蓋多鋟陳譜以冠集首之本也。統今所知，宋刻白氏集之略可考者，（不能約舉年代如絳雲本等不錄）。有

熙寧前吳本	宋敏求見本。
熙寧前蜀本	同上。
紹興刊本	張氏藏書志。（引見前）
何友諒忠州刊本（有何撰年譜）	約乾道末。
李伯珍吳刊本（有李璜撰年譜）	嘉定初。
吳郡冠陳譜本	端平元年。

宋刻所收詩首，多少亦各不同，依前人及拙所整理，又可比觀其特殊之點，則如

絳雲樓已焚宋本。比馬本多出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等二十七首，唯內有九首亦見於東本，其篇名見下全唐詩異同節。

泰興季氏手校宋本　比馬本多出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等十一首。

東本（準宋本）　比馬本多出濟源上枉舒員外兩篇因酬六韻等四首，其篇名詳下論汪編補遺節。又與絳雲樓本同多酬令狐留守尚書等九首。

若盧文弨所見海虞葛氏影鈔宋本，除卷二六失婢一首實馬本誤脫外，詩文首數，比

（4）宋史三九五。「其先積中嘗爲御史，以直言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稱龍興人者以此。今廣東江西兩通志人物下均據宋史收入李大性，惟大異歷官則不詳。

馬本並無多出，此則殆馬本所自出之祖本或其姊妹本也。今未得見者爲瞿氏鐵琴銅劍樓宋本、明錫山華堅蘭雪堂活字本及明姑蘇錢應龍刻本；錢本比馬本劣，已見汪立名所評，惟願保有前兩本者鑒定之，果其善於馬本、東本者刊行之，庶不如絳雲善刻，一炬斷絕，則讀書者之幸也。

(四)高斯得本白氏長慶集

恥堂存稿三載白氏長慶集序；按斯得、紹定二年進士，宋亡，隱居苕、霅間而卒，見宋史四〇九本傳，今序有云：

「余早歲讀白傅詩，……晚見世之爲詩者，乃復取白集日繙數十紙。」

則序作於晚年。序又云：

「詩凡三千餘篇，予老不能悉記，摭其尤者日諷詠之，且以授季女，凡五百九十五篇爲十卷云。」

是高氏所序，乃其節選之本，諒未刊行。復按今白集所存詩首數約二千八百，而高序乃謂三千餘篇，豈高氏所見爲別一較足之本，吾恐其未然也。

(五)評東洋本

鐵琴、錫山宋明兩刻，未審內容視東本如何，今取東本分八點評之，明其迴異本來面目，大端可例餘本也。

(甲)分卷

自一至二十二卷爲韻文，二十三至五十卷爲非韻文，此或元氏編定之舊。（亦未見其必然，參前文後集節。）今後集自五十一至五十八爲韻文，五十九至六十一爲非韻文，六十二至六十九爲韻文，七十爲非韻文，第七十一卷總目闕弗書，就卷中檢之，則韻文五十六而非韻文一首也。

（1）余以爲後集二十卷之編定，白氏當仍依前集次第，先韻文，後散文，今乃有散文三卷（卽五十九至六十一）錯居於中，是不倫也。

（2）如謂東林、聖善、南禪三本爲白氏陸續編送，編定後集時未有將前送本換回改寫，則依東林六十卷本，散文應至此卷止，續上六十一卷時應是韻文，顧今卷

六十一乃爲散文也。依聖善六十五卷本，末卷應是散文，顧今卷六十五乃韻文也。又依南禪六十七卷本，末卷應散文，顧今卷六十七亦韻文也。凡此假想，都無相合。

準前集之例，今本五十一至六十一卷，與六十二至七十卷，似應各爲一期之作，然考其內容，則又不然；如卷六一所收散文，晚至開成四年二月，卷六二所收詩，起於大和七年四月，先後弗齊如此，誠如汪氏所云，「卷次刪幷，其舊自不可復尋」矣。

(乙)分類

全文六七五居易與元九書云：

「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東本二八、事務作事物是。又囊篋作囊袠，所遇作所適，情性作情理。舊傳篋作帙，首作目，訖作至，退公下奪獨處二字，移作臥，閒作閑，翫作玩，情性二字乙，務作物，情性作情理，一百無一字。）

今前集之詩，分諷諭、閑適、感傷、律詩四類，蓋元氏猶白氏之志也。獨至五十一卷更爲格詩，半格詩之分，提要云：

「又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改竄，則今所行本已迥非當日之舊矣。」

余按律詩一辭，見前引書，取與古調別，猶可說；若格與半格，非徒讀者難詳，卽作者亦未必攸分涇渭也。（半格兩字，汪氏已辨正，見下汪編類別節。）至羣書拾補於卷一三下校云：

「案後附未應舉時作三十九首，不盡是律詩。」（說本汪編）。

蓋指夜哭李夷道等數首，余按此卷編次，疑已爲後人所亂，說見下發微節。

抑今中書制誥六卷中復爲舊體、新體之別，三十一之三十三，舊體也，三十四之三

十六，新體也；余按新體一辭，殆託始於元稹知內制之日，元氏長慶集四〇制誥序云：

「而又拘以屬對，踢以圓方，類之於賦判者流，先王之約束，蓋掃地矣。元和十五年，余始以祠部郎中知制誥，初約束不暇，及後累月，輒以古道干丞相，丞相信然之。又明年，召入禁林，專掌內命，上好文，一日從容，議及此，上曰，通事舍人不知書，便其宜宣贊之外，無不可，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不從中覆。」

舊體多用四六駢對，新體則不沾沾於是，卽稹所謂古道，而後世所謂古文體也。試就稹集例之，如

「昔我憲宗章武皇帝熏灼威名，兵定八極，大索俊乂，以徵謀猷，其在禁林，尤集賢彥，越正月夕庚子，將弃倦勤，付朕眇末，乃詔元穎佑予冲人，以導揚丕訓」。（授杜元穎戶侍制）。

「惟朕憲考亟征不廷，熏剔幽妖，擒滅罪疾，用力滋廣，理財是切，而姦臣乘上之急，刻括以充其求，帝用憫然，思克憂濟。」（授崔稜戶侍制。）

「昔我太宗文皇帝以魏徵爲人鏡，而姦膽形於下，逆耳聞於上，及徵沒而猶歎過失之不聞。夫以朕之不敏不明，託於人上，月環其七而善惡蔑聞，豈諫爭之臣未盡規於不德耶，朕甚懼焉。」（授崔郾大諫制。）

皆新體也。反而取東本三一所謂舊體者觀之，如

「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才佐賢，蜀必理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使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遺汝於諸侯乎。」（授韋審規西川節度副使等制。）

是得謂之舊體耶。（例多，不枚舉。）三十四之三十六各制，又常有用四六體者。如曰舊體卽元稹「古道」之謂，則唐制四六體沿用已久，顧名思義，焉得曰新，余意舊、新體之別，同是後人妄增，元、白兩家不應下如是蒙混之名號也。

其如三十七、三十八兩卷之翰林制誥，內附擬制，尤謬妄，別於白氏集僞文篇論之。

(丙)帙數

據元序集五帙，帙十卷，白氏自記聖善寺六十五卷本、南禪院六十七卷本，均分七帙，蓋約十卷爲一帙也。今東本卷首題「白氏長慶集五帙，都五十卷，」原合乎舊文，顧其下分帙則又不然。

第一帙詩七卷。　　一至七。

第二帙七卷。　　八至十四。

第三帙七卷。　　十五至二十一。

第四帙七卷。　　二十二至二十八。

第五帙七卷。　　二十九至三十五。

第六帙七卷。　　三十六至四十二。

第七帙七卷。　　四十三至五十。

五十卷已分七帙，一也。第七帙包八卷，非七卷，二也。第一帙特著一「詩」字，與他帙異，三也。其爲後人妄分無疑。

(丁)首數

東本總目揭每帙之共首數，每卷卷首揭該卷之共首數，實計之則三者往往不侔，蓋本中最爲舛誤之處，欲觀其詳，列爲下表：

首數 / 卷帙	每帙首數	每卷首數	實計首數
第一帙	三三〇	(三三二)	三三一
卷一		六五	六四
卷二		五八	五八
卷三		二〇	二〇
卷四		三〇	三〇
卷五		五三	五三
卷六		四八	四八
卷七		五八	五八
第二帙	四七二	(四七一)	四七〇
卷八		五七	五七
卷九		五五	五五
卷十		七八	七八

卷一一		五三	五三
卷一二		二九	二九
卷一三		九九	九九
卷一四		一〇〇	九九
第三帙	六一五	(六一五)	六一三
卷一五		一〇〇	九九
卷一六		一〇〇	一〇〇
卷一七		一〇〇	一〇〇
卷一八		一〇〇	一〇〇
卷一九		一〇〇	九九
卷二〇		一〇〇	一〇〇
卷二一		一五	一五
第四帙	七九	(七八)	六八
卷二二		二一	二一
卷二三		一四	一四
卷二四		六	六
卷二五		七	七
卷二六		一二	一二
卷二七		三	三
卷二八		一五	五
第五帙	二一三	(二〇八)	二〇八
卷二九		七	七
卷三〇		一六	一六
卷三一		二七	二七
卷三二		三〇	三〇
卷三三		二八	二八
卷三四		五〇	五〇
卷三五		五〇	五〇
第六帙	二五八	(二八二)	二八二
卷三六		四八	四八
卷三七		三四	三四
卷三八		四三	四三

卷三九		五五	五五
卷四〇		六八	六八
卷四一		一〇	一〇
卷四二		二四	二四
第七帙	一五六	(二〇三)	二〇三
卷四三		七	七
卷四四		一七	一七
卷四五		二二	二二
卷四六		一七	一七
卷四七		一九	一九
卷四八		二一	二一
卷四九		五〇	五〇
卷五〇		五〇	五〇
小計	二、一二三	(二、一八九)	二、一七五
第八帙	五五四	(五一七)	五二〇
卷五一		五七	五七
卷五二		六〇	六一
卷五三		一〇〇	一〇〇
卷五四		一〇〇	一〇一
卷五五		一〇〇	一〇一
卷五六		一〇〇	一〇〇
第九帙	三二八	(三二七)	三三九
卷五七		九〇	九九
卷五八		一〇〇	一〇〇
卷五九		一三	一四
卷六〇		一二	一二
卷六一		一八	一八
卷六二		四七	四八
卷六三		四七	四八
第十帙	五七八	(五六一)	五六〇
卷六四		一〇〇	一〇〇
卷六五		八二	八二

卷六六		一〇〇	九九
卷六七		七五	七五
卷六八		一〇〇	一〇〇
卷六九		九五	九五
卷七〇		九	九
小計	一、四六〇	(一、四〇五)	一、四一九
卷七一	——	一〇〇	五七
總計	三、五八三	(三、六九四)	三、六五一

茲先揭其總數論之，總目云，「白氏長慶集五帙，都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此沿元序言也，然略爲比較，則有如下之不齊。

總目所舉五帙總首數　二、一九一
總目各帙下合計首數　二、一二三
各卷首所列合計首數　二、一八九
實計各卷所載首數　二、一七五

總目又云，「已上十册，共七十卷，總三千五百九十四首，」十册、十帙之訛，再比較之。

總目所舉十帙總首數　三、五九四
總目各帙下合計首數　三、五八三
各卷首所列合計首數　三、五九四
實計各卷所載首數　三、五九四

第二行數仍與他三行不符。第四行似與一三兩行符，而覈其實亦不合；如卷一八有望郡南山寄行簡，次爲和行簡望郡南山，今全詩無前一首，羣書拾補校白氏文集云：

「望郡南山題下空八格，題行簡二字，此行簡詩也，俗本乃作寄行簡，大誤。六朝陰、何及唐人韋蘇州、劉隨州等集，凡他人元倡，皆置在前，和章則置在後，俱與本集平寫，不低一格。至明代已來刻唐四傑集、杜少陵集，不分元倡、和章，盡置本人詩後，又低一字以別之，近來名公刻集，亦依此例，遂不知有古法矣。」

盧氏以此爲行簡詩，（本汪編）甚是，觀其末兩句、「不作巴南天外意，何殊昭應望南山，」正與和詩「試聽腸斷巴猿叫，早晚驪山有此聲，」遙遙相照，非同出一手也，是此首誤以他人詩當居易詩，應剔去不算。外此如卷一九複兩首，卷五四及六三各複一首，（參下篇複節）統予刪減，則實計祇三五八九首，故曰與一三兩行數不合也。由上數再加第七一卷五七首，得三六四六首，視集後記之三千八百四十，幾差二百，若再淘汰僞文，尙不止此，所逸者正多矣。馬本六八、吳興靈鶴贊注，事具黃錄齋記，今集無記；商隱製碑言居易爲中書舍人，上鄭覃自代，今集無表；又昌黎集二一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

今集失其詩，皆逸文也。卷一七所稱送蕭鍊師步虛詞十首，亦然。

復如卷五一云，「格詩歌行雜體凡五十七首」，實計祇五十六，他一首爲劉禹錫作，唯連卷首後序計之，亦五十七，此則本不合而偶合者。

(戊)參差

前人文集取原作或和章附錄，固嘗見之，然因繼集凡十七卷，劉白唱和集五卷，他猶在外，則附不勝附，且各序皆未言，固知白氏原本當無此也。今卷五一附劉禹錫白太守行、七一附盧貞和垂柳詩各一篇，似明示掇補時錄自他本之跡。其卷六一屬「銘誌贊序祭文記辭傳」類，乃於聖善文集記後附李紳詩，既非和章，尤爲破例。

又如卷二八目錄有和答元九詩序、新樂府詩序、傚陶公體詩序、琵琶引序、和夢遊春詩序、鸛子樓詩序、放言詩序、題詩屏序、木蓮花詩序、策林序十首，卷末注云，「已上十序各列在本詩篇首，此卷內元不載，」按策林非詩，應云「各列在本篇之首，」但果詩序可別析爲篇，則如

卷一　潯陽三題并序。

卷二　秦中吟十首并序。

贈友詩五首并序。

有木詩八首并序。

卷七　訪陶公舊宅幷序。

卷一一　曲江感秋二首幷序。

卷一二　畫竹歌幷引。

卷二〇　商山路有感幷序。

卷五一　題道宗上人十韻幷序。

卷五二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幷序。

卷五四　東城桂三首幷序。

卷五七　想東遊五十韻幷序。

勸酒十四首幷序。

卷六二　詠興五首幷序。

卷六八　病中詩十五首幷序。

卷六九　香山居士寫眞詩幷序。

感舊幷序。

卷七一　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幷序。

等之序，何以不別出一篇。如曰文有短長，則有木、曲江、商山路、題道宗、和微之、開石灘諸序，皆過一二百言，而傚陶公體洎放言兩序乃不及百字也。抑卷一八木蓮樹詩下初無「幷序」之目，而斥出爲序，準例言之，安見

卷一五　微之到通州日……

卷六六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

諸題，不可別出爲序也；更安見凡韻文中有序者，（如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六一等卷。）不可自爲一篇也。謂之參差，誰曰不宜。

詩有數首而總題既標明者，卽連續接下，此古集本之式也，東本卷九已前，亦循斯例，獨自此而後則不然。如卷十及十一之

念金鑾子二首。

村居臥病三首。

自覺二首。

寄微之三首。

因沐感髮寄朗上人二首。

花下對酒二首。

東坡種花二首。

曲江感秋二首。

其第二第三首均重標「又一首」三字，後此尚多，不悉數也。然同時參廁其間之

栽松二首。

翫松竹二首。

又連接而下，非徒違古，且復自亂矣。盧校宋本未嘗舉如是之同異，馬本亦無又一首之分題，則知此之參差，固東本所獨也。

其參差之弊，或爲他本所同者，合得於此幷論之。唐制重官有不書姓之例，萬年宮銘碑陰之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皆三公。）開府尉遲敬德，（從一品。）尚書右僕射褚遂良，（從二品。）是也，顧其施行有所限。今東本三九及四〇之

與茂昭詔。　　張茂昭。（內一首稱書）

與師道詔。　　李師道。

與於陵詔。　　楊於陵。

與希朝詔。　　范希朝。

與季安詔。　　田季安。

與從史詔。　　盧從史。

與承璀詔。　　吐突承璀。

與元陽詔。　　孟元陽。

與執恭詔。　　程執恭。

與承宗詔。　　王承宗。

與吉甫詔。　　李吉甫。

答元應授岳鄂觀察使謝上表。　　呂元膺，應訛。

與餘慶詔。　　鄭餘慶。

答黃裳請上尊號表。　　杜黃裳。

與元衡詔。　　武元衡。

答元素謝上表。　　李元素。

與仕明詔。　　朱仕明。

與崇文詔。　　高崇文。

與宗儒詔。　　趙宗儒。

代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　　朱忠亮。

則幾盡人而施之，如曰高官，杜佑其時方以司徒任宰相，高莫有高於此者，何

答杜佑謝男師損除工部郎中表。

答宰相杜佑等賀德音表。

之猶書姓也。抑何以

與王承宗詔。　　卷三九第一首。

答王承宗謝洗雪及復官爵表。

答朱仕明賀册尊號及恩赦表。　　後賜名忠亮。

之或書或不書也。又就制詔批答中之書姓者檢之，

答李遜等謝恩令附入屬籍表。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批百寮嚴綬等賀御撰屏風表

答杜兼謝授河南尹表。

答段（段）祐等賀册皇太子禮畢表。

答李詗賀處分王士則等德音表。

與劉濟詔。

代王佖答吐蕃北道節度論贊勃藏書。

與鄭絪詔。

答高郢請致仕第二表。

與劉總詔。

答裴垍讓中書侍郎平章事表。

答劉總謝檢校工部尚書范陽節度使表。

答任迪簡讓易定節度使表。

答裴垍讓宰相第三表。

答裴垍謝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表。

與房式詔。

與盧恆卿詔。

答文武百寮嚴綬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表。

答孟簡蕭俛等賀御製新譯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狀。

答李鄘授淮南節度使謝上表。

答元義等請上尊號表。

答薛苹（苹）賀生擒李錡表。

與薛苹（苹）詔。

與嚴礪詔。

與韓皐詔。

答李扞等謝許上尊號表。

答馮伉請上尊號表。

答韓皐請上尊號表。

答馮伉謝許上尊號表。

與顏証詔。

與高固詔。

答李扞謝許遊宴表。

答劉濟詔。

與柳晟詔。

答薛苹（苹）謝授浙東觀察使表。

與陸庶詔。

答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幷移貫屬京兆表。

與韓弘詔。

答王鍔陳讓淮南節度使表。

答韓弘讓同平章事表。

答韓弘再讓平章事表。

答杜兼謝上河南少尹知府事表。

答王鍔賀賑恤江淮德音表。

與藩（潘）孟陽詔。

答宗正卿李詞等賀德音表。

答將軍方元蕩等賀德音表。

與韋丹詔。

與孫璹詔。

與李良僅詔。

所官殊不齊，不能以高官解也。鄭絪、楊於陵皆廣州節度，絪且前相，何絪姓而於陵不姓。張茂昭、李師道、田季安、劉濟、劉總、韓弘同是藩鎮，何劉、韓姓而張、李、田不姓。王佖無以異乎朱忠亮，何前姓而後不姓。細爲按之，乃知有雙名而著姓者，（如王承宗、朱仕明、李夷簡、任迪簡、盧坦卿、元義、潘孟陽、方元蕩、李良僅是；元義實元義方之奪，別於白氏僞文篇考定。）未有單名而不著姓者；然此種不規則之省略，寧能信是白氏之舊乎。呂元膺稱元膺，元義方稱元義，首一字之爲姓爲名，後世讀者非經一番考查，直無從辨別，顧勘諸馬本、全文，其爲誤與東本大同，則必最初掇補之參差，而非東本所獨有者矣。

（己）陵亂

言乎總目，則「後集」兩字應題第八帙之前，猶諸「白氏長慶集」之題於第一帙前也，而今乃在其後。

言乎卷帙，總目題第七帙七卷而實則八卷，又題第八帙七卷而實則六卷，蓋編者欲升第五十卷於七帙之末，以完白氏前集之舊形，故致矛盾矣。

言乎編年，居易弟行簡卒寶歷二年冬，繡觀音菩薩像贊即其妻杜氏奉爲祥齋敬繡者，今顧編入前集卷二二。又送毛仙翁明題「江州司馬時作，」（汪疑是追憶錄入，恐未必然。）今顧編入後集卷六九，是皆異乎前、後集之斷代者也。復如卷二〇之哭李崖州三絕，原是僞文，錯編無足怪矣。

言乎分類，卷五九據目爲碑誌序記表等，乃攙收送沈倉曹赴江西詩一首；卷六

○應爲碑序解祭文記，乃收四言詩之池上篇；（唯末句七言。）又卷七○之不能忘情吟，乃與碑記並列。

(庚)篇複

卷一九之十三頁錄送客南遷詩，末注云：

「是一篇重出而字小異，故依舊存之云。」

取與前文十一頁者相校，所異唯颺風作颸風之一字，是果有重錄必要乎。又同卷行簡初授拾遺同早朝入閤因示十二韻，末注云：

「是一篇亦重出，依舊存之。」

更非字句小異也。又如卷六三七月一日作，注云：

「是一篇重出而小異，故依舊存之。」

考同卷前文題爲雨歇池上，比此少「七月一日天、秋生履道里、閑居見清景、高興從此始」首四句，又林間暑雨歇作簷前微雨歇，岸涉青靃靃作岸移涉靡靡，（按靃靡同義。）蒼然古盤石作蒼然古苔石，餘悉同，直失去首四句者強拈五六句「簷前微雨歇、池上涼風起」中四字爲之題耳。羣書拾補云：

「七月一日作宋本有雨歇池上一首在前，池上作前(？)即此詩少前四句耳。」

其說甚諦。俞文云：

「再案統籤於七月一日作詩下注云，『錢太史藏宋本云，前二韻題作雨歇池上』，今考此詩惟日本元和本亦作雨歇池上。」

余按雨歇池上字在七月一日作詩之第三韻，若祇取前兩韻，不應題作雨歇池上也。統籤注殆涉筆之誤，應正云，「闕前二韻者題作雨歇池上」，合諸盧見宋本自明。卷五四吳宮詞一首重出，已見卷五二。

(辛)注削

四庫提要謂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注，（馬本有）東本卷六一無之。（全文六七六亦闕。）又全文六七九唐揚州倉曹參軍王府君墓誌銘下注，「代裴頲舍人作，」（馬本有）其誌末云：

「某不佞，頃對策於王廷也，與炎同升諸科焉，祇命於憲府也，與播聯執其簡焉，及爲考文之官也，又起在選中焉。」

言頵與其三子遊也；東本二五削此注、讀者將以爲居易自述其交際矣。

削之最甚者尤在詩注；詩注多，不可勝舉，觀全唐詩七函便知之、中以代書詩一百韻、（居易十三）東南行一百韻（居易十六）爲詳，當時情事，讀其注，不煩言而解，去其注則昧昧也。夫全詩、全文所本，不外宋、明諸刻，而有注，此本獨闕，是知前舉七弊，他刻或不免，削注之弊，殆東本特尸之，亦卽最大最要之缺點也。那波道圓白氏文集後序云：

「若夫其集之在廬山，在東都，在蘇州，及洛詩、洛中集、因繼集、劉白唱和集等，雖盡在全集中，無一不自記自解焉，於是乎補綴、考異、亡逸、紕繆又安在哉。」

由序言，那波所見尙有注，其信爲後人不知輕重，省工而削去矣。

(六)東本與全唐詩比讀

(甲)卷第

全詩七函內居易詩分三十九卷，其第三十八爲別集，與汪編卷三八之別集相當，第三十九爲補遺，約與汪編卷三九之補遺上相當，（有小異同，說詳下汪編補遺節內）。餘三十七卷，度卽據通行本白氏全集；(5) 因余嘗費日半之力，將全詩各題與東本一一鉤比，覺全詩每卷中之次序、起訖，除少數異點，餘與東本全同、余所揣瞿藏、華刻亦不過大同小異者，或非妄也。茲先以東本與全詩之相當卷數，列對照表一：

東本卷第	全詩卷第
卷一。	居易一。
卷二。	居易二。
卷三。	居易三。
卷四。	居易四。
卷五。	居易五。

(5)四庫所收白氏長慶集爲通行本，故余揣其卽明馬氏合刻本，及得閻本所所藏馬本，此之揣測，已得證實，是本篇以東本與全詩卷第對照表，亦可作爲東本與馬本之卷第對照表看。

卷六。　居易六。
卷七。　居易七。
卷八。　居易八。
卷九。　居易九。
卷十。　居易十。
卷十一。　居易十一。
卷十二。　居易十二。
卷十三。　居易十三。
卷十四。　居易十四。
卷十五。　居易十五。
卷十六。　居易十六。
卷十七。　居易十七。
卷十八。　居易十八。
卷十九。　居易十九。
卷二十。　居易二十。
卷五十一。　居易二十一。
卷五十二。　居易二十二。
卷五十三。　居易二十三。
卷五十四。　居易二十四。
卷五十五。　居易二十五。
卷五十六。　居易二十六。
卷五十七。　居易二十七。
卷五十八。　居易二十八。
卷六十二。　居易二十九。
卷六十三。　居易三十。
卷六十四。　居易三十一。
卷六十五。　居易三十二。

卷六十六。　　居易三十三。

卷六十七。　　居易三十四。

卷六十八。　　居易三十五。

卷六十九。　　居易三十六。

卷七十一。　　居易三十七。

(乙)異同

兩本間之小異同者，如東本

卷一四村居，全詩爲村居二首，東本闕一首。

卷一九自問下，東本闕曲江獨行招張十八、新居早春二首、共三篇，而複出送客南遷及行簡初授拾遺兩篇。

卷二〇李德裕相公貶崖州三首，全詩删。

卷五二濟源上枉舒員外兩篇因酬六韻，全詩闕此首；又吳宮辭一首，東本、全詩同有，唯東本又複見於卷五四。

卷五四吳宮詞一首，已見前卷五二，全詩不複。

卷五五和裴相公水傍絕句，全詩收入三十九，作和裴相公傍水閑行絕句；（禹錫和題與全詩同，東本誤。）又春風一首全詩收二十七。

卷五六失婢，全詩二六注云，「今集本脫此首，」按卽汪氏補遺之誚婢失牓，是此卷編第，全詩與東本同，與汪編異。

卷五七有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得夢得新詩，（全詩倒爲夢得得新詩，汪又訛新詩爲新書。）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雨中訪崔十八，拜表早出贈皇甫賓客，夜題玉泉寺，（全詩無寺字）。初見劉二十八郎中有感，送劉郎中赴任蘇州，福先寺雪中餞劉蘇州，共九首，全詩皆收三十九補遺；又同崔十八宿龍門兼寄令狐尚書馮常侍一首，全詩闕。

卷六二詠興五首後，全詩有秋涼閑臥、酬思黯相公見過弊居戲贈二首，東本此兩首收入卷六三。

卷六三全詩在偶作二首後，次爲池上作、何處堪避暑、詔下、七月一日作、四篇，並不複出雨歇池上一篇，（說見前。）其東本之秋涼閑臥、酬思黯相

公見過弊居戲贈二首，全詩則收入居易二十九。

卷六四浪淘沙詞六首，全詩闕，拾補有。(6)

卷六七憶江南詞三首，全詩移附卷末。

此外卷五一附劉禹錫、卷七一附盧貞詩各一首，亦爲全詩所無。夫以三四十卷之書，而其收載與次第，所異者祇此，且太半在後集之內，又知大同小異之論，施諸前集而益合也。

(丙)較量

漢古籍罕見絕對之善本，讀書者類能知之，今所謂善，是相對之詞，猶云「彼善於此」而已。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必輕重之攸分，唯大端其可論，故如

(1)東本有而全詩闕者；如五二之濟源上枉舒員外兩篇因酬六韻，五七之同崔十八宿龍門兼寄令狐尚書馮常侍，六九之送沈倉曹赴江西，六四之浪淘沙詞六首，共九首。

(2)東本闕而全詩有者；如一四村居二首之二，一九之曲江獨行招張十八、新居早春二首，又補遺中之

勸酒。

南陽小將張彥硤口鎮稅人場射虎歌。

陰雨。

喜雨。

遇過故洛城。

江南喜逢蕭九徹因話長安舊遊戲贈五十韻。

贈薛濤。

聽蘆管。

除夜言懷兼贈張常侍。

送張常侍西歸。

和河南鄭尹新歲對雪。

吹笙內人出家。

(6)全詩之闕，度以爲此應入詞也。

醉中見微之舊卷有感。

壽安歇馬重吟。

贈張處士山人。

池畔閑坐兼呈侍中。

初冬卽事憶皇甫十。

小庭寒夜寄夢得。

西還壽安路西歇馬。

贈鄭尹。

別楊同州後卻寄。

狐泉店前作。

贈盧績。

與裴華州同過敷水戲贈。

閑遊。

招韜光禪師。

和柳公權登齊雲樓。

毛公壇。

靈巖寺。

白雲泉。

寄韜光禪師。

和夢得夏至憶蘇州呈盧賓客。

曲江。

歲夜詠懷兼寄思黯。

寒食日過棗糰店。

宿張雲舉院。

惜花。

七夕。

宿諴禪師山房題贈。

新池。

南池。

宿池上。

翻經臺。

寄題上強山精舍寺。

一字至七字詩。

九老圖詩幷序。

共五十首。俞文云：

「按胡氏此集假錢牧齋宋刻善本補詩十八首，……今涵芬樓影日本元和戊午刻本，……其書今稱獨步者，亦無此十八首也。」

其實十八首中之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留守上俞文衍丞字。）等七首，東本已收卷五七，所未收者祇十一首，俞文未經一一鉤比，故略有不符。

（3）字之訛舛，兩本都不免，此短篇內勢難悉舉，姑隨摘其顯見者言之；如東本是而全詩非，則有東本

卷一〇村居臥病三首，全詩三訛二。（馬卷內訛，目不訛。汪兩者均不訛。）

卷一八別樓東坡花樹兩絕，樓、全詩作種，字牽強，以次詩別橋上竹比之，作樓是。其一云，「東坡桃李種新成，」其二云，「樓上明年新太守，」合之知爲樓之東坡。（馬、汪均誤。）

卷一九代謝好答崔員外，全詩謝好下有妓字，但題末又注，「謝好、妓也，」如題有妓字，何需乎注，是知無妓字者爲合，拾補亦云，「下無妓字。」（馬本有妓字而無注，汪編無妓字而有注，均與全詩不同）。

卷五七得夢得新詩，全詩補遺倒爲夢得得新詩，詩云，「集仙殿裏新詞到，便播笙歌作樂章，」集仙卽集賢舊號，劉嘗官集賢學士，故云。又第二句閑教小樂理霓裳，全詩同汪作少樂亦非。（五六南園試小樂，禹錫和詩同。）

同卷夜題玉泉寺，全詩補遺同汪無寺字非，卷五八有獨遊玉泉寺，六四有玉泉寺南三里澗下。

卷六六同夢得酬牛相公初到洛中小飲見贈，同、全詩訛因，由末句莫欺白叟

與劉君見之，拾補亦作「同」。（馬、汪均不訛。）

卷六八偶題鄧翁，翁、全詩同汪作公，拾補同；按末兩聯「翁居山下年空老，我得人間事校多，一種共翁頭似雪，翁無衣食又如何，」作翁合。（馬作翁。）

同卷旱熱，全詩及拾補作早熱，按詩「畏景又加旱，火雲殊未收，」作旱是。（馬，汪皆訛。）卷六三亦有旱熱二首，全詩同，唯拾補訛早。（此處馬、汪不訛。）

卷七一齋居春夕感事遣懷，夕、全詩作久訛，詩有「月明停酒夜」及「雪宴燭通晨」句。（馬、汪亦訛。）

（4）東本非而全詩是，則有東本

卷一〇早秋晚望兼呈韋侍，全詩侍下有郎字，注「一作御，」拾補作御；按詩「九派繞孤城，……此地同飄寄，……潯陽酒甚濃，相勸時時醉，」言韋、白同謫江州也，今卷一七有山中戲問韋侍御及送（韋）侍御量移金州司馬，知作侍御者合。（馬誤，汪不誤。）

卷一一東樓，全詩作東樓曉，與前題西樓夜相對也，故詩云，「宵燈尚留焰，晨禽初展翮，欲知山高低，不見東方白。」（馬、汪均不誤。）

卷一三邯鄲至除夜思家，全詩作「邯鄲冬至（一作至除）夜思家」，按詩擘首卽云，「邯鄲驛裏逢冬至」，至除誤。（馬、汪均不誤。）

卷一五重到城見元九七絕句，全詩作重到城七絕句，見元九是七首題之一，因餘六題高相宅、張十八、劉家花、裴五、仇家酒、恆寂師，均與見元九無涉也。（馬、汪均不誤。）

卷一七山中戲問韋侍御「君懷齊世才」訛，全詩作濟世。（馬、汪均作濟，唯馬本侍御訛侍郎。）

同卷送蕭鍊師步虛詩十首卷後以二絕繼之，全詩作步虛詞，詩固云贈君十首步虛詞。（馬、汪均不誤。）

同卷春江閑步贈張仙人訛，全詩作山人。（馬、汪不誤。）

同卷送侍御量移金州司馬，全詩送下有韋字是，卽前卷一〇早秋晚望之韋侍

御也。（馬、汪有韋字。）

卷一八竹枝詞，依全詩下奪「四首」二字。（馬、汪不奪。）

同卷錢號州以三堂絕句見寄，此錢徽也，全詩作虢州是。（馬、汪不訛。）

卷二〇暮枉衢州張使君書并詩因以長句報之，依全詩暮上奪歲字，詩云官職蹉跎歲欲除也。（馬、汪不奪。）

卷五七重陽石上賦白菊，按詩「還似今朝歌酒席，白頭翁入少年場」，則全詩作席上是。（馬、汪不誤）。

卷五八予與微之老而無子、發於言歎、著在詩篇、今年冬各有一子、戲作二什、一以相賀、一以自嘲，此卽兩首之總題也，顧第二首又題自嘲，羣書拾補云，「自嘲卽第二首，宋又別標題。」蓋東本之複題，與盧見影宋本同，全詩不別標。（馬、汪不別標。）

卷六二新秋晚興，全詩作曉興，按詩有「晨釭耿殘焰，」「輝輝日上梁，」「睡足景猶早，起初風乍涼」等句，作晚誤。（馬、汪不誤。）

同卷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百三十八字，按詩爲七言十七韻，乃二百三十八字也，全詩百上有「二」字。（馬、汪有「二」字。）

卷七一每見呂南一郎中新文輒竊有所歎惜因成長句以詠所懷；一、全詩作二，注稱「二賢詞藻贍麗」，可知也。南卽南卓，卷六九有南侍御以石相贈，又酬南洛陽早春見贈，卽其人。（馬、汪均作二。）

由是知兩本各有所善，未可偏從，唯平均言之，全詩訛舛較少，東本訛舛較多，蓋前者經明、清學人迭校，塵穢漸清，東本舊雖同文，而字多別體，義理之辨，未盡能明。況原注幾於全削，讀者最爲遺憾，苟必舍其一，吾寧取全詩而置東本矣。

抑全詩於諸本異同之處，多注明一作某，使覽者得致推敲，爲益不淺。或謂此非白集本有，然如前所論，五代而後，誰復敢信廬山眞面尙在人間乎。今傳古人文集，如是加注者固多矣。

全詩——亦汪氏——取舊列詩賦中之程試詩，洎厠散文中之歌、謠、吟等，自爲一卷，署曰「別集」，揆諸古稱，頗嫌未當；然其意無非欲保存舊本次第，勿使

相混，是不必深求也。

其中兩本俱非者亦有之；如卷一九見于給事暇日上直寄南省諸郎官詩因以戲贈，兩本同，（馬、汪亦然。）拾補云：

「案暇日上直，頗難解，觀詩語似于乃道流，故齋詔之暇。始至官曹也」。此純昧於唐代制、俗之言，唐人服官而談道者不少見，如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著鞭，」此豈對道流供奉之詞乎。唐之休假日，可參會要八二，封氏聞見記五云：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直日，謂之伏豹，亦曰豹直」。

顯見假日亦須輪直，暇必假之訛，猶諸卷五一郡齋旬暇而全詩作旬假也。（馬、汪均作旬假是。）

(丁)發微

東本每卷首數與實計首數之差異，前已列表詳之，余因此而有以窺東本之變遷焉。按單就詩卷論，兩數不同者有卷一、卷一四、卷一五、卷一九、卷五一、（除去後序不計。）卷五二、卷五四、卷五五、卷五七、卷六二、卷六三、卷六六、卷七一凡十三卷，然其中異同之故，可得而詳者凡十卷；如

卷一四村居原二首，東本漏卻第二首，故差一。

卷一九自問之下，東本漏卻三首，而以重出之兩首代入，（見前異同節。）長短相消，故差一。

卷五一將劉禹錫元倡計入，故差一。

卷五二東本比全詩多濟源上枉舒員外一首，故增一。

卷五四東本重出吳宮詞一首，故增一。

卷五五和裴相公一首，全詩入補遺，意此是後來攙加者，（其例與卷五七同。）故增一。

卷五七酬令狐留守等九首，（見前異同節。）全詩均收補遺內，故增九。

卷六二吟四雖雜言一首，體與卷首題律詩迥異，疑應與不能忘情吟同列一卷，故增一也。唯全詩及盧見宋本仍入此卷中。

卷六三重出雨歇池上一首，故增一。

卷七一原題一百首，今除集後記外，祇得五十六首，計差四十四首，其數爲最多。余意全詩補遺之四十餘首，（減卻東本已錄及漏奪者而言。）其中若干，或卽此卷之所失；易言之，此卷卽在五代及北宋初所見七十卷外，後人搜集遺佚而附後者，故作品之年代參錯。唯是見存五十六首，多可證爲居易晚年詩，蜀本多別集一卷者，或舉年代參錯之作析出一卷耶？

所餘不可詳者，爲卷一丶卷一五丶卷六六均差一首，無大關係。余由五五丶五七兩卷推之，敢斷東本雖可溯源於宋刻，但中間必曾經損失，（故今卷三一有闕文）由後人補綴者，故歷比諸刻，均有其特殊之點。兪文云：

「再案統籤於七月一日作詩下注云，（按此節已引見前，從略。）……又聞李崖州貶二絕(7)見於晁志者，又獨此集及日本元和本有之，則元和本與錢本實同源，不過少續後集一卷耳。」

竊謂「同源」兩字，爲廣義解釋則可，爲狹義解釋則不可；不然，胡震亨據錢謙益宋本所補之二十七首，何以東本得其九而亡其十八也。又由全詩推之，異乎謙益宋本者尙有兩點：

（1）行簡望郡南山詩，全詩不誤收居易而收入同函九册行簡下，上溯錢藏宋本，想亦同然；今東本乃誤爲寄行簡詩，正與拾補所謂俗本者相同。

（2）全詩無「又一首」之標題，錢藏宋本，合符斯例。

此可見其遠源雖同，而東本自身中多改變也。抑四部叢刊書錄云：

「他本皆先詩後筆，無復前後續之分，此本以卷一之五十爲前集，五十一之七十爲後集，七十一爲續集，尙未改廬山次第。」

檢閱東本，則總目中並未著錄第七十一卷，第七十一卷之首，亦未刻「續集」兩字，以言廬山眞面，前文已詳辨之，今可於此更舉兩點；例如卷一三涼夜有懷下注云，「自此後詩並未應舉時作，」全詩同，大致可云不誤，唯其中有及第後憶舊山一首，則明非未應舉時之作矣。又花下自勸酒詩云，「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居易生大歷七年，三十是貞元十七年，已爲登第之後一年矣。（參登科記考一四。）又題李十一東亭詩云，「惆悵（全詩正作悵）東亭風月好，主人今夜

(7)二爲三訛，說已見前。

在鄜州」，李十一、建也，元氏長慶集五四李建墓誌云：

「會朝廷以觀察防禦事授路恕治於鄜，恕卽日就，公乃自貳降拜。」

恕授鄜坊在元和三年二月，見舊紀一四，建之在鄜時，居易已入翰林矣，是今本次第已亂者一也。

卷一四曲江獨行，注云，「自此後在翰林時作，」全詩同。按卷一三末之題李十一東亭，已是翰林時作，於前文言之，今曲江獨行之先，爲翰林中送獨孤二十七起居罷職出院及重尋杏園，後詩難定其歲月，若獨孤卽獨孤郁，據重修學士壁記：

「獨孤郁、元和五年四月一日自右補闕史館修撰改起居郎充，九月，出守本官。」

則作此詩時，居易入居翰苑，幾及三秋，是今本次第已亂者二也。

是故謂東本「尙近乎廬山次第」，可也。曰「尙未改」，不可也。

(七)汪編香山詩集之整理工夫

白香山詩集，清汪立名編，康熙四十二年癸未宋犖、朱彝尊各爲之序，內分長慶集二十卷，後集十七卷，別集一卷，補遺二卷，共四十卷；又附年譜二卷，目錄一卷，提要（一五一）許其「考證編排，特爲精密，……蓋於諸刻之中，特爲善本」，品題不虛。俞大綱氏言，「立名蓋曾據統籤校訂，（見其書凡例。）轉錄牧齋所藏續後集中佚詩十八首也，（仲勉按此辨見下文。）又另自季滄葦手校宋本補輯十一首，並文苑英華、才調集等書所存漏載詩共五十五首，爲補遺一卷，故其書至今稱詳備。今本全唐詩白集末卷依汪氏補遺編訂，僅提出誚婢失牓一首」。（本集刊七本三分紀唐音統籤）余購得此書，在全稿旣成後，艱於修改，所論已見他處者不贅，茲第就專於汪編者論之。

據詩集凡例，汪氏編集時得家塾數種外，復假證於吳中舊家藏書，如萬間堂校改本、苕溪草堂本及憩閒堂所庋泰興季侍御依宋刻手校本，有鑿然譌謬者逕行抹改，或意介疑似者則注一作某字於下，視一般校勘，爲例略異。

汪評錢、馬舊本之弊，有「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一項，然此弊汪編亦未能免；卽如

卷一五　九十九首。　數同馬本，唯汪將卷一三之感故張僕射諸妓一首移入，實一百首。

卷二一（後集一）　八十九首。　實九十首，因吳中好風景本二首，目脫「二首」兩字，（卷內不脫）故誤。

卷二三（後集三）　五十八首。　實五十七。

卷二八（後集八）　一百首。　同馬本二五，但兩本均實得九十九首，以東本校之，或是漏春風一首，此首汪收三一，馬收五七。

卷三〇（後集一〇）　一百十五首。　實一百十四首，目誤而卷首不誤。

卷三一（後集一一）　七十首。　目與卷內雖相合，但比諸本失收馬上晚吟一首，（馬本二七）或因移入春風一首而致漏也。

卷三四（後集一四）　九十八首。　目失題首數，卷內實九十九首。

卷三五（後集一五）　七十一首。　目不誤，卷首誤爲七十五，當是誤合移收卷二三之四首計之。

是也。汪評復有「目與卷不合」一項，今汪目固作「卷二十一（後集一）」，「卷二十二（後集二）」，……顧卷內則逕題「白香山詩後集卷第一」，「白香山詩後集卷第二」，……抹去卷二十一、卷二十二等字樣，無乃使讀者乍感不便乎。

汪又識各本失去詩題，代以小序；考馬本一四（汪編同）「答謝家最小偏憐女感元九悼亡詩因爲代答三首」，盧校感元九以下是小注，是也，而汪則以感元九十二字作爲三首總題。又馬本三三（汪三四）開成二年三月三日一首，汪以題目過長，別爲改制，均未免失白氏之舊。

然此其小疵耳，盧校嘗云：

「汪本是處多，但次第多移易，又文僅見一二於詩中，故不據以爲本。」

讀者於此，應勿誤會盧意，以爲對汪不滿，緣汪所編者祇詩，盧校全集，斷不能用作底本，且馬本次第，大致同葛影宋本，盧須用馬，其勢然也。抑汪氏之本，係抽刊白詩，非具刊全集，正不必以次第相繩，其移易者適著彼整理之功，汪氏蓋清初整理集部家之先鋒，亦此中能手也。欲實其說，請於下四點覘之。

（甲）次第　汪評唐音丁籤前後失當，已引見前文，彼於卷八末又云：

「立名按今本此下尙有古詩三十餘首，乃長慶三年以後詩，不在元相勘定之長慶集，今考正歸入後集。」

又於卷二十末云：

「立名按各本於二十一卷之首，並載後序，是以前二十卷還長慶集矣，乃第八卷及二十卷猶雜入長慶三年詩，蓋誤以爲前集之終於長慶耳，豈公自序中訖長慶二年冬之語，都不省視耶。按公以長慶二年七月除杭州，時汴河未通，取襄陽路赴杭，十月至任，則小歲日對酒以下詩，皆長慶三年春作也，今悉校歸後集。

汪以長慶集詩文終於長慶二年底所作，與余主張四年者異（見前文）然此屬於考證範圍，今且依汪說以評汪，則如由馬本之

卷六　割舟行江州三首入卷七，因其同是外謫江州後所作。（汪無說）

卷八　割郡齋暇日以下三十首入卷二一。（汪說見前）。

卷一三　移感故張僕射諸妓一首入卷一五，取其與燕子樓詩爲同類。（汪有說）

卷一九　移寄李蘇州兼示楊瓊一首入卷二三，以爲長慶三年後作也。（汪無說）

卷二〇　割小歲日對酒以下五十七首入卷二五。（汪說見前）

卷二六　除大和戊申歲等七十首編入卷二九外，餘洛橋寒食等二十九首別入卷三一，爲其是大和六年作。（汪無說）

卷二七　除戊申歲暮詠懷等五十一首分編卷二九及三〇外，餘和令狐相公等三十七首入卷三一，以爲約是大和五年作也。（汪無說）

卷三一　將重修香山寺、大和六年冬、戲招諸客、十二月二十三日等四首編入卷三一，餘編卷三二，爲晝分大和六、七兩年所作也。（汪無說）。

詩作之年月，不盡篇篇可攷，汪所分割，雖未必全合，然卽此足見其富於整理精神，一般拘守殘篇者望塵莫及矣。抑汪亦非鹵莽滅裂者，其卷八末云：

「此卷雖卷尾不足，不欲刪併卷數，所以存其舊也。」

又卷一八德宗皇帝挽歌下注云：

「按此以下皆貞元末、元和初之作，誤簡忠州詩後，姑仍之。」

又後集二天竺寺七葉堂避暑下注云：

「按咸淳臨安志下天竺寺有七葉堂，載公此詩，是亦杭州作，編者誤入洛下詩耳，然集中前後倒置者甚多，未能盡正也。」

蓋仍不欲過分更張，以招時議。特汪氏轉移之間，有錯誤顯然，不能不附加訂正者；如汪編卷二九收送河南尹馮學士赴任，（馬本二六）按舊書一六八馮宿傳：

「改左散騎常侍兼集賢殿學士，充考制策官，太(大)和二年，拜河南尹」。

今詩列大和戊申歲大有年之次，是矣。傳又云：

「太(大)和四年，入爲工部侍郎。」

又舊紀一七下、大和四年十二月，

「丙寅，以前河南尹馮宿爲工部侍郎，」

則三年時宿方尹正三川，白以三年春分司到洛，是分司初到洛中偶題六韻兼戲呈馮尹一首，（馬本二七）應收汪編二九將至東都等首之後，今乃收入卷三一，與大和六年詩相次，非也。

次如汪編三〇收歸來二周歲詩云，「池藕重生葉，林鴉再引雛，」以時考之，應是大和五年之春，顧其後乃列早秋（飲訛）醉中除河南尹敕到。依舊紀一七下，白除河南尹在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戊辰，敕到河南，應在閏十二月上旬，證諸詩句雪擁衙門、温爐卯後，便知不妥，此固先後甚明，而舊本次第當稍爲移換者也。

(乙)類別　汪評唐音統籤，首責其分體太瑣，故編次時亦兢兢於是，如卷一二云：

「又自十三卷至二十卷，今本皆作律詩，而古調歌行雜體之誤收，往往而有，悉爲摘出，未敢以臆見穿鑿，分列諷諭、閑適、感傷各卷，但附雜體卷末。」

又於後集一辨正格詩云：

「按唐人詩集中無號格詩者，即大歷以還，有齊梁格，元白格，元和格，葫蘆、轆轤、進退諸格，多兼律詩而言，不專主古體也。顧格詩之義雖亡考，而見諸公之文章者可證；元少尹集序，……著格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

……由是觀之，格者但別於律詩之謂，……後集不復分類別卷，遂統稱之曰格詩耳。時本於十一卷之首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是以格詩另爲古詩之一體矣，豈元少尹生平獨不爲歌行雜體乎。況公後序但曰邇來復有格、律詩凡八百首，初未嘗及歌行雜體者，固以格字該舉之也。又時本三十六卷首作半格詩附律詩，半者本謂卷內半是格詩而附以律詩云爾，乃直標半格詩而注附律詩於其旁，是又將以半格詩另爲一體矣。」

汪氏本此主張，故除長慶(前)集二十卷之編類，大致遵舊本外，其餘統曰後集，且祇分格詩、律詩兩種；其

卷一二　兼收馬本一三夜哭李夷道等六首，一四晚秋夜等四首，一六秋晚等四首，一八喜山石榴花開等五首，一九代謝好一首。（汪說見前）

後集一　兼收馬本二三席上答微之、蘇州李中丞、除官赴闕等三首。（末一首汪有說）。

後集二　兼收馬本二七醉中重留夢得一首。（汪無說）

後集三　兼收馬本二三汎小舲二首，二九詠興五首等五十首，三四奉和裴令公等四首。（汪無說）

後集四　兼收馬本三七能無媿一首。（汪無說）

後集七　兼收馬本二二吳宮辭一首。（汪無說）。

皆欲釐正格、律兩詩之稱謂者。

(丙)攷證　提要稱汪編「考證編排，特爲精密，」其可略舉者如

卷一三　辨唐詩紀事以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爲杭、越唱和之誤。

卷一六　辨文苑英華元八改官之誤作元九；又辨時本元和十二年誤十三。

卷一八　訂望郡南山寄行簡之爲行簡作。

後集四　正香山居士寫眞詩序元和五年爲三年之訛。

後集一一　辨與劉蘇州書大和六年應作五年。

後集一七　辨北夢瑣言稱白少傅曰白太保爲無據。

別集　辨唐詩紀事白譜之誤。

然亦有尚可商兌者，茲附拙見於次：

卷六自題寫眞詩注云：

「按公此詩內五年爲侍臣及宜當早罷去之句，當作於元和五年，蓋是年歲滿當改官也，以公年計之，爲三十九歲，而公後題舊寫眞圖，乃曰我年三十六，寫貌在丹青，豈別有圖，非李放所寫耶」。

按侍臣指翰學，白氏元和二年末始得此差，則詩是六年作，非五年作。至以我年三十六句爲疑，則二年寫眞，六年乃題，固許有之，此其一。

卷一八錢虢州詩注云：

「劉伯芻，……元和八年出刺虢州制詞，卽公所撰」。

八年白氏尚未終喪，又非奪情，何得撰制，當別於白氏集僞文篇詳論之，此其二。

後集一醉歌示妓人商玲瓏詩注云：

「按公霓裳羽衣歌云，移領錢唐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觱栗沈平笙，是此詩亦作於長慶三年，各本誤入前集，今改正。」

余按卷二〇夜歸詩，「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開蠟燭紅，」又和薛秀才尋梅花，「白馬走迎詩客去，紅筵鋪待舞人來，歌聲怨處微微落，酒氣醺時旋旋開，」則領錢唐之第一年，似非不問絲竹。況卷一二已收代謝好答崔員外，玲瓏之詩，正不必特移後集也，此其三。

後集一七之「五相一漁翁」，拙著唐集質疑已有詳解，今汪氏雜引紀事李絳、裴度、崔羣、裴垍、王播及容齋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李絳兩說，均有妄指，而未釐正，此其四。

(丁)補遺　汪編一七、十年三月三十日詩注云：

「按集中但載此（三遊洞）序而其詩已缺焉，卽元集亦無此詩，可見元、白詩亡失者多矣。」

汪氏知此，故於搜補方面，不遺餘力。俞大綱氏云：

「案胡氏此集，假錢牧齋宋刻善本補詩十八首，」

又云：

「立名蓋曾據統籤校訂，（見其書凡例。）轉錄牧齋所藏續後集中佚詩十八首也，」（均本刊七本三分）

余按汪編補遺上，

「酬令狐留守尚書見贈十韻。（以下出錢氏絳雲樓藏本）。」

自此至閒遊一首止，共二十七首，並不止十八首，汪氏無由見絳雲藏本，則必本自統籤，試取俞氏所舉十八首篇目勘之，未舉者有下列九首，

送劉郎中赴任蘇州。

福先寺雪中餞劉蘇州。

除夜言懷兼贈張常侍。

送張常侍西歸。

和河南鄭尹新歲對雪。

吹笙內人出家。

醉中見微之舊卷有感。

壽安歇馬重吟。

贈張處士山人。

本所所藏丁籤，適缺白氏詩卷，未得對覈，疑俞氏漏計耳。茲再條列其補遺上之本據及首數如下：

勸酒等五首	出文苑英華。
誚失婢牓一首	出唐詩紀事。
江南喜逢蕭九一首	出才調集。
贈薛濤一首	出張爲主客圖。
酬令狐留守等二十七首	出錢氏絳雲樓藏本。
招韜光禪師等二首	出咸淳臨安志。
和柳公權等四首	出范成大吳郡志。
寄韜光禪師一首	出東坡題跋。
和夢得夏至等十一首	出泰興季氏手校宋本。
寄題上強山一首	出輿地紀勝。（按已見韻語陽秋一六及嘉泰吳興志）
句二	出盧氏雜話（說？）

又補遺下除聯句外，有

一字至七字詩一首　　出唐詩紀事。

九老圖詩一首　　出唐詩紀事四九。（原未注）

兩共五十七首；唯誚失婢牓馬本二六誤脫，全詩已補入，又全詩刪去句二而補和裴相公傍水閑行一首，故全詩補遺總五十六首，比汪編差一也。至胡氏自絳雲本錄出者非純續後集之詩，汪編後集一已予辨明，其言曰：

「鹽官胡氏直謂續後集詩止一卷，近於宋本錄附各體後，然續後集者公晚年最後之詩，若胡氏所錄如送劉郎中刺蘇州，在大和五年，不盡是續集詩，而會昌末年諸作又已收後集，蓋卷次刪幷，其舊自不可復尋。」

汪之補遺，比較完備，然以東本及全詩校之，未收者猶有下舉四首也。

濟源上枉舒員外兩篇因酬六韻。（東本五二）

和裴相公水傍絕句。（東本五二、全詩三九）

同崔十八宿龍門兼寄令狐尚書馮常侍。（東本五七）

送沈倉曹赴江西。（東本五九）

補遺下聯句中之

西池落泉聯句。（裴度、行式、（失姓）張籍、白居易、劉禹錫。）

首夏猶清和聯句。（裴度、白居易、劉禹錫、行式、張籍。）

薔薇花聯句。（裴度、劉禹錫、行式、白居易、張籍。）

喜遇劉二十八偶書兩韻聯句。（裴度、劉禹錫、白居易、李紳。）

劉二十八自汝赴左馮塗經洛中相見聯句。（裴度、白居易、李紳、劉禹錫。）

予（度）自到洛中，與樂天爲文酒之會，時時搆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而夢得亦分司至止，歡愜可知，因爲聯句。（裴度、白居易、劉禹錫。）

宴興化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聯句。（裴度、劉禹錫、白居易、張籍。）

杏園聯句。（李絳、崔羣、白居易、劉禹錫。）

花下醉中聯句。（李絳、劉禹錫、白居易、庾承宣、楊嗣復。）

樂天是月長齋，鄙夫此時愁臥，里閭非遠，雲霧難披，因以寄懷，遂爲聯句，所期解悶，焉敢驚禪（劉禹錫、白居易。）

秋霖卽事聯句三十韻。（白居易、王起、劉禹錫。）

喜晴聯句。（白居易、王起、劉禹錫。）

會昌春連宴卽事。（白居易、劉禹錫、王起。）

僕射來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難并之說，誠哉是言，輒引起題，重爲聯句，疲兵再戰，劾敵難降，下筆之時，輾然自哂，走呈僕射，兼簡尙書（。白居易、王起、劉禹錫。）

凡十四篇，皆東本、馬本所未有，（上列次第，依全詩十一函九册。）唯杏園聯句之「羣上司空」，汪編訛羣爲醉；秋霖卽事聯句漏壁絡蝸涎下，汪編脫居易名；僕射來示聯句誰能避兕觥下，汪編訛起爲居易；（因居易非連聯六韻）。茲并依全詩附正之。

（八）東本與全唐文比讀

（甲）篇各失收

目見於東本而全文未錄者僅一篇，卽卷三一之劉縱授祕書郎制是也。然東本雖著其目而空其文，姜氏據錫山本補之。（馬本不闕）

見於全文而東本所無者，凡十餘篇，蓋拼合各本，較爲完備，其勢然也，茲詳厥目：

卷六五六　荷珠賦。（以泣珠絲鮮瑩爲韻）

洛川晴望賦。（以願拾青紫爲韻）

叔孫通定朝儀賦。（以制定朝儀上尊下肅爲韻）

卷六五七　授王建祕書郎制。（按此應是中書制誥）

卷六六一　盧元輔吏部郎中制。（按同上）

卷六六三　第十二妹等四人各封長公主制。（按此是憲宗女穆宗妹，應屬中書制誥。）

卷六六六　元和南省請上尊號表。

第三表。

第四表。

卷六七二　得甲居蔡曰寶，人告以爲僭，不可，入官，訴云，僂句不余欺，是以寶之。

得甲畜北斗龜，財物歸之，遂至萬千，或告違禁，詞云，名在八龜。

卷六七三　得乙在田，妻餉不至，路逢父告飢，以餉遺之，乙怒，遂出妻，妻不伏。（馬本唯有此篇）。

卷六七六　太湖石記。（據文是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8)

卷六七七　佛光和尚眞讚幷序。（據文是會昌二年春作）

已上十三篇，都白氏眞作否，難一一證實。他尚有

（1）存疑兩篇　卷六六六論請不用奸臣表，文苑英華注云：

「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白不應有此論列，集固無之，光謂君直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古有行之者，則此奏亦不爲過，但白非其人也，與元稹二表俱非是，當以唐書爲主。」

又英華辨證六云：

「白居易諫不用姦臣表，按表言元稹尚居臺司，裴度爲東都留守事，又云，職當諫列，然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時，白亦不在諫列，而本集亦無之。」

此非白作者一。又卷六七九醉吟先生墓誌銘幷序，（馬本有）余疑是僞作，將別文論之。

（2）誤收一篇　卷六五九授徐綰兵部員外郎、李光嗣右司員外郎制云：

「具官徐綰以丞相之子爲尚書郎，……論者美宣祖大臣以至行移風，稱易名者必曰光嗣之王父也。」（至行二字，依英華三九二乙正。）

郎官考三云：

「英華蒙上白居易云前人，衍字。光嗣王父疑是李景讓。」

又讀全唐文札記云：

「攷徐瑄昭宗相彥若子，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郎，戶部、兵部二郎

(8)據二十史朔閏表，三年五月是己丑朔，月內無丁丑。

中，李光嗣哀帝時吏部郎中，入梁官吏部侍郎，事蹟見唐郎官石柱題名考，與白居易時代不合，當別一人所草，此亦沿英華之誤」。

則此制是誤收無疑。

（3）攙收一篇　卷六七五香山居士寫眞詩序，按詩序已見全唐詩者，全文例不再收，今此序已見全詩居易三十六，自應剔出；不然，全文未收之白氏詩序，（見前參差節）數固多矣。

（4）複收三篇　卷六六六諫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王承宗疏，再言承璀疏，又河朔復亂合諸道兵討無功賊取弓高絕糧道深州圍益急因上言，按此三篇皆據新書一一九居易本傳入錄，其實第一篇卽卷六六八論承璀職名狀之縮節，第二篇卽卷六六七請罷兵第二狀之縮節，第三篇卽卷六六八論行營狀之縮節，均應刪卻。

（乙）誤有同犯

居易翰林制誥中羼入僞作，余當別著專編，然此宋已來傳本都如是，非徒東本、全文爲然也。兩本同犯之舛誤，自須合各刻洎英華、文粹等彙校，始能成一系統的敍述，今不過隨見舉其一二，以示兩刻固互短長，然亦有同陷於錯誤者。

提要嘗謂聖善寺文集記、載有居易自註，（引見前）今兩本皆無之，此同一漏卻者也。英華辨證九云：

「白居易進士策問第二道，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雷一發而蟄蟲蘇，句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豈辱身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屈己者乎。詳上下文，斯語極爲允當，而印行集本卻於辱身屈己之上，各添一不字，但欲與不齊、不約相應、而忘其淺陋，今別白言之，以見印本經後人添改，大率類此，益知舊書之可信也。」

黍累、全文六六九乙爲累黍，小節不足論；彭氏所指，今兩本（馬本同）皆作「斯亦不辱者乎，……斯豈不屈己者乎，」前「豈」字易爲「亦」，辱下脫「身」字，

愈較彭氏見本而陋矣。又如東本卷四〇（同馬本）之答薛萃賀生擒李錡表、與薛萃詔、及答薛萃謝授浙東觀察使表，凡「萃」字均應正作「卒」，（別詳拙著白集僞文。）全文六六四收第二篇，訛與東本同，卷六六五收前後兩篇，更失卻卄頭，轉訛爲「平」，訛之狀雖異，其訛一也。東本三七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全文收六六〇，此傳師也，顧兩本之題與文皆訛爲傳。（馬本亦訛）。

（丙）東本差長

東本二五王恕誌漏去「代裴頲舍人作」之注，使讀者對於居易出處，易生誤會，前已詳之；然所漏不止此也，可分常注、專注兩種：

（1）常注，如

卷二三祭烏江十五兄文，漏注「時在宣城」。

同卷祭浮梁大兄文，漏注「時在九江」。

卷五九錢唐湖石記，漏注三段。

卷七〇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漏注「事具前記」。

（2）專注，如卷二一之

宣州試射中正鵠賦　漏「以諸侯立戒衆士知訓爲韻」。

求玄珠賦　以玄非智求珠以眞得。下漏「爲韻」兩字。

漢高皇帝親斬白蛇賦　漏「以漢高皇帝親斬長蛇爲韻」。

大巧若拙賦　漏「以隨材成器巧在其中爲韻」。

雞距筆賦　漏「以中山兎毛作之尤妙爲韻」。

黑龍飲渭賦　漏「以出爲漢祥下飲渭水爲韻」。

敢諫鼓賦　漏「以聖人來諫諍之道爲韻」。

君子不器賦　漏「以用之則行無施不可爲韻」。

賦賦　漏「以賦者古詩之流爲韻」。

又卷五九三教論衡第一座下，漏

「祕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宏元」。

尤其是此本鈔自東瀛，魯豕滋甚，略覽浙江圖書館報所校傳法堂碑數篇，足窺

涯略。兩本中余寧取東本者，爲全集檢討計，今應棄小疵而采大醇，所謂近乎廬山次第者也，其故將於論全文之短處反面見之。

(丁)全文叵短

東本所漏，既如前節，顧有東本不漏而全文反漏者，數在不少，於事實眞相、年月考據，與夫作者之造詣淺深如何，作風有無改變，煞見關係也。屬此者爲

卷六五六省試性習相近遠賦　爲韻下漏「依次用，限三百五十字已上成，中書侍郎高郢下試」等字。登科記考一四、貞元十六年知貢舉中書舍人高郢下注云，「按白詩年譜又作中書侍郎」，余按郢之禮侍知舉，見河東集二三送辛生下第序及舊書一四八權德輿傳，記考亦既徵之，自肅、代後中書侍郎爲宰相職，非解職後不知舉，郢十九年自太常卿入爲中書侍郎，相在知舉後，此稱中書侍郎，乃白注追稱之辭，猶諸汎渭賦序、「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相最榮重，故以冠稱，非謂郢帶右相（中書侍郎）知舉，珣瑜帶左相（門下侍郎）領選，蓋前者在相前，後者在相後也。年譜固誤，徐氏亦若有疑，非矣。賦題東本作「遠近」，應乙，性近習遠，不當互倒。（馬本亦倒）

同卷中和節頌幷序　東本二九下有注，「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幷指晉論恭世子議、漢將李陵論、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襄州別駕府君事狀四篇也；今全文議收六六九，論收六七七，事狀收六八〇，且均失注，則其作年不可稽矣。

卷六六三奉敕試邊鎭節度使加僕射制　東本三〇此題之前，原有「奉勅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勅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奉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等字，題後又有「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白居易進」等字，五首卽幷指次後之與金陵立功將士等勅書，與崇文詔，批河中進嘉禾圖表，大社觀獻捷詩，是也。得此可見當時翰林考試之制度，與白氏之仕歷年月。今除全文不收詩外，詔收六六四，敕書及批

表收六六五，分載數處，又復失注，使當日作因末由考見，其憾一也。商隱所爲碑，雖稱「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祐)兵部尚書領涇州，」然其餘三篇採用與否，初無明文，今與眞詔答相錯列，復不冠「奉敕試」三字，使假擬者與實施者混亂，其憾二也。

卷六六六爲宰相賀赦表　東本四四下注，「長慶元年正月就南郊撰進」。

同卷賀平淄青表　東本末注，「元和十四年四月九日」，按居易是時守忠州，故專表賀，表首稱「伏見二月二十二日制書」，足見當時驛遞之程期也。

同卷賀雲生不見日蝕表　東本下注，「爲宰相作」，得此然後表首之「臣某等言」、表末之「自慚燮理無功」、可以解。

同卷忠州刺史謝上表　東本末注，「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斯表中「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確知其爲三月矣。

同卷杭州刺史謝上表　東本末注，「長慶二年」。

同卷爲宰相謝官表　東本下注「爲澈之作」。

卷六六八論重考科目人狀　東本末有「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司門員外郎臣白居易等狀奏，重考定科目官將仕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上護軍臣李虞仲」等字，得此知表首之「臣等」爲何人，且事在何時也。

同卷舉人自代狀　東本末有「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非此不見狀內「參知制命」字之良有斟酌，蓋此時止知制誥，未正除舍人也。

同卷論重考試武進士事宜狀　武字衍，東本四三又奪重字，（馬本不誤）惟東本末有「長慶元年四月十日、重考試進士官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等奏，重考試進士官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輕車都尉臣王起」字樣，與舊紀一六合。

同卷讓絹狀　東本下注，「長慶元年八月十三日進」，按狀言「又昨除田布魏博節度制中」，據舊紀一六，元年八月，「乙亥，以前涇、原節度使田

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魏、博節度使，」乙亥十二日，故曰昨制。

同卷論左降獨孤朗等狀　東本下注，「長慶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奏」，按朗等之貶，舊紀一六書十二月十五日戊寅下，蓋居易雖封回詞頭，卒不許也。全文此處與東本均作朗可富州刺史，惟據全文六三九李翺獨孤朗誌及舊紀，朗實貶韶州，他三人與詞頭同，豈因一度封回朗遂改近歟，抑富爲韶之訛歟。（馬本亦作富）

同卷論行營狀　東本末注「長慶二年正月五日、朝散大夫守中書舍人上柱國臣白居易狀奏，」按舊紀二年正月五日，「丁酉，朱克融陷滄州弓高縣，賊攻下博，兼邀餉道車六百乘而去，」蓋報到之日，故狀已言「弓高已失」，又「開弓高粮路、合下博諸軍解深、邢重圍」也。

同卷論姚文秀打殺妻狀　東本下注，「長慶二年五月十日奏」，文末又連綴「奉勑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慝，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狀、敕連下，雖刻不合式，然觀是可以知其定案也。（馬本勑字另起行，是也。）

卷六六九禮部試策五道　東本下注，「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試及第」。

同卷進士策問五道　東本下注，「元和三年爲府試官」。

卷六七六畫西方幀記　東本下注，「開成五年三月十五日」。

概言之，文字舛誤，通其意者可以懸想得之，若如上列事實，非懸想所能確得者也。余謂東本不及全詩，即因其削去事實，今謂全文不及東本，亦在乎此。

抑全文之卷次，大約爲賦、制、詔、批答、表、狀、書、序、記、贊、銘、碑、誌、傳、狀，祭文等，此欲取其一律，未可厚非，顧以施諸白集，則眞面失其大半矣

東本分中書制誥六卷，——三一至三六——翰林制誥四卷，(9) ——三七至四〇——代表兩箇時期的作品，最應保存；蓋唐人曾兼掌內外制而其集傳於今者，以白氏爲最完，分列中書、翰林兩項，使後世略見內外制撰述之範圍者，又以白氏爲

(9)馬本同，盧校作翰林制詔。

僅有。（元稹亦嘗兼掌，但其集中制誥，今並不分，常袞制詔集由近人搜彙者更無論矣）。今全文非徒不略存卷限，且復混之，由六五七至六六一之一部止，約相當於東本之三四至三八；又由六六一至六六三，約相當於東本之三一至三三，其間又小有參錯，可議一也。

翰林中所撰詔書、批答及雜文，東本統收三九、四〇兩卷，今全文爲欲名目齊一，於是代王倓答吐蕃北道節度使論贊勃藏書，代（朱）忠亮答吐蕃東道節度使論結都離等書，乃移附六七四，讀者幾疑白越俎代庖，而不知外交策略由朝廷所指蹤也。畫元始天尊讚，畫大羅天尊讚三篇，北齊驃騎大將軍高敖曹讚，上元日歎道文移附六七七；季冬薦獻太清宮詞文，移附六八〇；祭故贈婕妤孟氏文，憲宗祭吳少誠文，祭咸安公主文，祭張敬則文，祭盧虔文，移附六八一；則公私無別。抑此祭文五篇皆皇帝遣官致祭，何以其餘四篇不署憲宗，中書之祭回鶻可汗文，亦同斯例，可議二也。

卷六六六册新回鶻可汗文，册回鶻可汗加號文，贈劉總太尉策文，性質同乎制詔、批答，謂應附諸六六五卷末，今乃與表、疏同卷，卽爲調劑多寡計，寧差此三篇之數耶。卷六六九之晉謚恭世子議，爲未第前私作，正合與六七七之李陵論同列，而乃廁諸狀、策之間，則有混乎廷議之「議」。又卷六七七代書，猶今介紹書，書之一體也，今乃不收卷六七五書類之後，猥與雜文同列，可議三也。

凡此皆東本能昭示吾人以性質、時代之特徵而爲全文所堙滅者，余謂白氏散文之研究，寧取東本，不取全文，職是故也。（東本比全文佳處，皆馬本所有。）

抑全文所收白氏文，據何本著錄，舊無成說，今試取羣書拾補所校與元九書以與全文比觀之。

羣書拾補	全文
(1)（粗，麤下竝同；案二字不同，俗本凡粗俱改爲麤誤。）論歌詩大端	麤(東本粗。)
(2)亦無出(脫)足下之見	脫(東本不脫。)
(3)卒(率)不能成就其志	率(東本卒。)
(4)上下通而一(文粹作二。)氣泰	一(東本同，舊傳二。)
(5)決此以爲大寶(寶)也	寶(舊傳同，東本寶。)
(6)用(乃)至於詔成之風動	乃(東本同，舊傳用。)

(7)雨雪霏霏因雪(二字脫。)以愍征役也	不脫(東本、舊傳同。)
(8)世稱李杜李(脫)之作才矣(已)奇矣	不脫及「矣」(東本舊傳同。)
(9)瓌縷格(楷)律	格(東本、舊傳同。)
(10)有指之(無)字無(之 字示僕者	無——之(東本同，舊傳之無。)
(11)月(手)請諫紙	月(舊傳同，東本手。)
(12)聞登(脫)樂遊園寄足下詩	脫(東本同，舊傳不脫。)
(13)其餘則足下(宋本又有足下二字屬下句。)	重「足下」(東本、舊傳同。)
(14)名落(入)衆耳	入(東本同，舊傳落。)
(15)此誠雕篆 蟲)之戲	蟲(東本同，舊傳篆。)
(16)今雖謫佐(在)遠郡	在(東本、舊傳佐。)
(17)檢討囊袠(篋)中	篋(東本袠，舊傳帙。)
(18)分爲卷目(首)	首(東本同，舊傳目。)
(19)凡所遇(適)所感	遇(舊傳同，東本適。)
(20)才(清)麗之外	清(東本、舊傳才。)
(21)今之秉筆者(脫)	不脫(東本、舊傳同。)
(22)然(後衍)人貴之	衍(東本不衍，舊傳人始貴之。)
(23)知吾罪(最)吾(要)	罪吾(舊傳同，東本最要。)
(24)脫蹤跡(蹟)	蹟(東本跡，舊傳迹。)
(25)且欲(脫)與僕悉索往還中詩	不脫(舊傳同，東本脫。)
(26)微之微之(脫二字。)知我心哉	脫(舊傳同，東本不脫。)

表內附校舊傳，尙有異同爲盧氏未舉者，不錄。

考全文凡例云：

「一唐人別集，四庫全書所載，多至九十餘種，其中專以詩行者不過十之三四，其餘文集，悉行甄錄。」

四庫著錄之白氏長慶集，下注通行本，通行本卽馬氏合刻之元、白二集也，全文所收白氏文，自應一部據此，然觀前第(13)條重足下兩字，則固有不盡同乎馬刻者。凡例又云：

「一文集外總集如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崇古文訣、文章辨體彙選等書，凡唐人之文，悉行甄錄。」

又云：

「一原書編載文苑英華諸文，所據係明刊閩本，其中譌脫極多，今以影宋鈔逐篇訂正，補出脫字」。

是知據英華入錄者亦不少，以此推之，殆英華已收者據英華，英華未收者據本集，其間復稍涉取棄，故與各本不盡同。或疑全文中之白氏文，專自一古善本錄出，殆可斷其必非也。

(九)東本與盧見影宋本

羣書拾補白氏文集云：

「今所傳詩三十七卷，詩賦一卷，文三十三卷，共七十一卷，明馬元調與徵之集合刻者，亦名白氏長慶集。其前尙有蘇州錢應龍梓本，名白氏文集，分爲十帙，但有總目，不載每篇之題。馬本目錄二卷，具載篇題，然脫誤甚多，今祇就當卷改正。此兩本卷中脫誤亦略同，今得海虞葛氏依宋本影鈔者以校馬氏之本，亦如元集之例，文是者皆大寫而注所脫誤於其下。其小注皆本有，唯音切係馬氏所增，本集閒有一二，則具著焉。」

此影鈔宋本及錢刻，余雖未見，然由盧氏校記及馬本推之，除篇次後先小有差異，洎馬刻多出總目兩卷，——此應馬刻自增——其先詩後筆，三本一致。廣義言之，則葛氏影宋本與錢刻、馬刻，可謂之同出一源。

更進言之，東本與上舉三本，語其詳細，固多有不同，論其大端，則東本與影宋亦甚相近。所最異之點，卽前者詩筆相間，猶存前集、後集之名；後者先詩後筆，昇後集及第七十一卷之詩，上續於前集之詩，推前集之筆，下合於後集之筆。若夫詩筆之每門卷次，洎每卷之內容篇第，就盧校所標出窺之，尙未見其大異也。爲欲證明上說，爰將相當之卷，列成次表：

葛氏影宋本卷次	東本卷次
卷一至二十	卷一至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五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五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五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五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五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五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五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五十八
卷二十九	卷六十二
卷三十	卷六十三
卷三十一	卷六十四
卷三十二	卷六十五
卷三十三	卷六十六
卷三十四	卷六十七
卷三十五	卷六十八
卷三十六	卷六十九
卷三十七	卷七十一
卷三十八	卷二十一
卷三十九	卷二十二
卷四十	卷二十三
卷四十一	卷二十四
卷四十二	卷二十五
卷四十三	卷二十六
卷四十四	卷二十七
卷四十五	卷二十八
卷四十六	卷二十九
卷四十七	卷三十
卷四十八	卷三十一
卷四十九	卷三十二
卷五十	卷三十三
卷五十一	卷三十四
卷五十二	卷三十五
卷五十三	卷三十六
卷五十四	卷三十七
卷五十五	卷三十八

卷五十六	卷三十九
卷五十七	卷四十
卷五十八	卷四十一
卷五十九	卷四十二
卷六十	卷四十三
卷六十一	卷四十四
卷六十二	卷四十五
卷六十三	卷四十六
卷六十四	卷四十七
卷六十五	卷四十八
卷六十六	卷四十九
卷六十七	卷五十
卷六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九	卷六十
卷七十	卷六十一
卷七十一	卷七十

又如錢刻分十帙，總目不載每篇之題，則帙數、總目同東本。影宋後序冠卷二十一之首，（盧校云，「正應在此，馬說非。」）則後序位置同東本。（東本五一相當於影宋二一。）以是知卷次有昇降，卷容無變亂，所謂兩甚相近者也。汪立名云：

「西溪叢語云，白樂天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敍燒丹事甚詳，今本此詩在二十一卷，可見宋本尙各集詩、文次卷，未嘗截然列文於後也，非此分并之明驗乎。」

汪氏此說，良由未見先詩後文之宋本，故以爲宋刻皆與姚寬見本相同，今以盧校推之，則兩種本之大異處祇在卷第，卷容並無多許變更也。

涉於詩而影宋與東本同者：（1）言編卷則有失婢收卷二六，秋涼閒臥、酬思黯相公收卷二九，寗中列遠岫詩入卷三八，三謠、無可奈何入卷三九，池上篇入卷六九，齒落辭入卷七〇，不能忘情吟入卷七一，均相當乎東本之卷也。（2）言附錄則卷一八有行簡詩，卷二一有劉禹錫詩，卷三七有盧貞詩。（3）言詩題則卷二一和劉

禹錫白太守行祇著一「答」字，卷三〇裴侍中晉公一首非別有題，卷三七垂柳詩之次序。（詳見拾補，不繁引。）（4）言複出則有卷三〇之雨歇池上。

涉於筆而影宋與東本同者：如卷四四爲人上宰相書之增古者宰相取天下凡二十五字，卷四七才識兼茂策訛「此三君者」爲「三君子者」，奉敕試邊鎭一行後始著將仕郎等二十一字，卷五〇訛耆驍有聲爲耆驍，卷七一畫西方幀記重何獨如是哉五字。

亦有影宋與東本異者：合詩筆言之，則如卷一八之行簡詩不訛爲寄行簡，卷二七未收酬令狐留守等九首，卷四五不重出和答元九詩序等十首，（知者因拾補均未舉出。）卷六六之末，多得乙在田判一首，卷七一之末，多醉吟先生墓誌銘一首。其影宋尤佳之處，則（1）注作小字，盧氏所謂小注是也。（據盧所見錢刻同，推諸今之全詩亦然。）如卷四七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之下，本是小注，而東本顧大寫之，凡今東本題下空一格後所附大寫字，皆原注也。此由日人謄鈔時不諳款式，致正文與小注無分，詩筆中間夾附小注，全體削落，亦殆因此。（2）觀羣書拾補，知卷四七才識兼茂策下，與崇文詔下，卷五二幽州兵馬使劉悌除制下，卷五四除王佖及除閻巨源制下，原均有注，且都涉於作品之動因及月日，大有助於唐史研究，東本則悉遺之矣。

由此以觀，讀白氏散文，全文固不如東本，東本又不如影宋，甚而不如錢、馬兩刻，是亟有待乎宋、明本之廣刊行世也。

(一〇)馬刻爲見行白集較完本

馬本卽松江馬元調所校刻，萬歷丙午吳郡婁堅爲之序，略云：

「予曰，白之所以爲文者，元序之詳矣，子之合刻二氏者，嚮已具言其概矣。」

汪編詩集凡例、以爲馬刻從元及白，故獨詳於元，元刻旣竣，乃漫鐫白集附行者。其間字句訛舛，已詳盧校，他所同異，亦散見各節，可無複述；唯每卷卷首所標首數，或與卷容不合，盧並未加校，故特詳之。

卷一　六十五首。實六十四首，誤同東本。

卷二〇　一百首。實九十七首，因已删卷末哭李崖州三絕，總數未及剔除也。

卷二一　五十七首。實五十六，誤同東本，殆并劉禹錫原唱計之。

卷二五　一百首。實九十九，東本多一，此差一，因此本無和裴相公水傍絕句，而春風一首又編入卷二七也。

卷二六　一百首。實九十九，失婢一首，蓋是誤脫。

卷二九　律詩四十七首。按此卷實是格詩，可於詩之體裁及後一卷(卷三〇)仍爲格詩見之，其誤與東本同。又卷內實五十首，非四十七，比東本多秋涼閒臥、酬思黯相公見過弊居戲贈、二首。

卷三〇　四十七首。實四十五，前卷之秋涼閒臥等二首，東本（六三）收入此卷，故得四十七。

卷三三　一百首。實九十九，與東本同誤。

卷三七　一百首。祇五十六，與東本同缺。

汪立名評明代錢、馬兩刻云：

「今本有姑蘇錢考功刻，曰白氏文集，雲間馬元調刻，曰元白長慶集，……往往前後紊雜，既非分體，又非編年，二本略同而錢爲甚。目與卷不合，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有律詩卷而雜入古體者，有一題小序而冠作通卷之序者，有失去詩題竟以小序作題者，有本是他人作因公唱和附見者、輒易題中字扭爲公作。」

東本無總目，茲不置論，錢刻未之見，亦無從比定。今就得見之馬本對勘之，其謂卷首所標與卷內不合者，如卷一（東本同）卷首標六十五首，而卷內詩實得六十四首，東本與馬刻同也。（例不悉舉，下倣此。）律詩卷雜入古體者，如卷二九（東本六二）詠興五首等，（此項例極多，汪均謂之格詩。）東本與馬刻同也。失題而以小序作題者，如卷三四（東本六七）司徒令公分守東洛……（汪易名爲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等，東本與馬刻同也。他人詩扭爲白作者，如卷一八（東本同）望郡南山寄行簡，東本與馬刻同也。蓋馬刻亦脫胎於一種宋本，大端之舛誤，非其所獨有。謂馬氏不知是正，吾無以護之，若謂馬本不及東本，則耳食目聽者之辭耳。

且更有馬本不誤而東本誤者，試就汪氏所摘卷首卷內不合一項例之：（參閱前全詩發微節，此節，是未見馬本時所草成。）

卷一四村居第二首未闕，故不誤。

卷一五卷首標「凡九十九首」，故與卷內合。

卷一九東本除重出兩首外，實得九十七，馬本自問後有曲江獨行招張十八、新居早春二首、共三首，故適合。

卷二二（東本五二）無濟源上枉舒員外一首，故不誤。

卷二四（東本五四）不複出吳宮詞，故不誤。

卷二七（東本五七）無酬令狐留守尚書暨同崔十八宿龍門等十首，而將東本五五之春風一首編入此卷，故適合。

卷六八（東本五九）未攙收送沈倉曹赴江西詩一首，故適合。

其有比東本不複出者，如卷四五（東本二八）標五首，未將和答元九詩序等十首複收。

有比東本多出者，如卷六六（東本四九）多得乙在田妻餉不至判一首，卷七一多醉吟墓誌一首。

最佳者各文能保存原注十餘條，不特全文所無，且非東本所有，如

卷四八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下，「時長慶二年三月制」，足與舊紀一六、長慶二年三月壬寅「以鴻臚卿判度支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充職」作證。

卷五二　幽州兵馬使劉悟除左驍衞將軍制下，「以兄劉悟奏請」，盧見本則作「劉悟兄奏請」，且校云，「案奏請上當又有一悟字」是也，否則「兄」字應改「弟」。

卷五三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永豐院制下，「時王播奏請」，據舊書一六四，播時領鹽鐵轉運。

卷五四　除王佖檢校戶部尚書充靈鹽節度使制下，「四年六月十三日進」，盧校云，「注四年三月六日，宋無十字」，以舊書一四勘之，王佖除在六月三日丁丑，宋無十字是也；盧校「三」「六」兩字，涉筆誤錯。

同卷　除閻巨源充邠寧節度使制下，「四年十月十一日進」，盧校云，「注

十一日，宋無十字」，依舊紀一四、巨源以十月癸酉朔除，無十字是。

同卷　除程執恭檢校右僕射制下，「七月十二日夜進」，注不舉年，由制文觀之，則五年七月王承宗洗雪時所加官也。考舊紀一四、是歲七月九日丁未詔昭洗王承宗，劉濟、田季安、李師道等並以罷兵加賞，此稿進於十二日夜，正合其時。

卷五九　請罷兵第二狀下，「五月十日進」。

同卷　請罷兵第三狀下，「六月十五日進」。

同卷　奏陳情狀下，「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進」。

同卷　謝官狀下，「元和五年五月六日進」，據重修璧記，白以先一日改京兆戶曹，正相脗合。

卷六八　吳興靈鶴贊下，「事具黃錄齋記中」，今集無此記，蓋已佚。

同卷　與劉蘇州書「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句下，「事具集解中」。

卷六九　因繼集重序「題爲因繼集卷之一」句下，「因繼之解，具徵之前序中」，今元集此序已佚。

又卷三八省試賦注「中書侍郎高郢下試」句下，比東本尙多「貞元十六年二月十四日及第第四人」十五字。

又卷六〇論姚文秀打殺妻狀注，「長慶二年五月十一日奏」，未見盧校正，則與影宋本同，而今東本作十日，未詳孰是。

凡此之注，都足與史、集互相發明者，而東本、全文均失之，余是以謂全文不如東本、東本又不如馬本也。汪編雖不惡，然專於詩，若論魯魚亥豕，則東本、馬本政猶魯衞，而馬本幸得盧校爲輔，故在未有他本刊行前，研究白氏全集者仍推馬本爲上，謂東本曰善本，夫豈其然。

(一一)東本與白氏諷諫(10)

白氏諷諫、卽白氏文集中卷三、卷四抽出之單行本也。崇文、新志、晁、陳數

(10)聞日人鈴木虎雄業閒錄中之白香山新樂府校勘記，所據寫本，頗有異文，惜未得其本以相磨勘。

家，均未著錄。羣書拾補云：

「別有正德年間海寧衞指揮嚴震克承梓本，名白氏諷諫，頗出諸本之右，毛斧季以宋本校，頗多未是，今所改依嚴本居多云。」

勘其兩本之異，（祇據盧校所舉）最要者：（一）嚴本每題下有第一、第二至第五十等字。(二)嚴本陰山道、時世粧兩首移在母別子之前。（三）嚴本小序置當篇之下，全詩同，東本則彙置序末。（據盧說、錢本同。）(四)東本幾全削小注，累見前文，惟胡旋女下「天寶末康居國獻之，」昆明春下「貞元中始漲之，」城鹽州下「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驃國樂下「貞元十七年來獻之，」仍留遺跡少許，惟皆大寫，純與他本異。(11) 今就盧氏校出之文，以勘東本，記其同異，（其異同處凡全詩同東本者不再舉，否者乃詳之。）亦可略覘盧氏所評爲如何也。

并序　此及下「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盧校及全詩均小注，東本則大寫，且元和十字附序後一行。

序曰　盧校爲「是曰諷諫」。

首句標其目　盧校下增「古十九首之例也」七字。

卒章顯其志　盧校卒章爲是非。

詩三百之義也　盧校三百下增篇字。

使采之者傳信也　盧校爲「使來者之傳有徵」。

其體順而肆　肆、盧校律。

不爲文而作也　盧校序末別行多「唐元和壬辰冬長至日左拾遺兼翰林學士白居易序」二十一字。

美刺聖正華聲也　聲、盧校音，又增「玄宗雜夷歌不能無所刺焉」十一字。

明祖宗之意也　盧校上多刺亡國三字。

刺雅樂之替也　盧校刺輕雅樂也。

(11)景宋本白氏諷諫一卷，光緒癸巳九月吳門徐元圃刻，嚴本所見四特點，此卷相同；卷內則不然，如并序下無「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之小注，序曰同東本、馬本，首句標其目下有「古十有九首之例也」八字，近乎嚴而與嚴本亦不盡同，卒章訛率章，詩三百下有篇字，使采之者作使來者之，肆作律，序末亦無盧校之二十一字，余以其異文太多，未見獨善，故不復互校，姑舉序文之異者如上，庶見一斑云爾。

新豐折臂翁　盧校無新豐字，下同。

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　盧云，「嚴無之不終三字」。

引古以儆今也　盧云，「嚴本儆作證」。

昆明春水滿　盧校題無水滿字；全詩同，惟云一本有。

美臣遇明主也　美下、全詩云，一有賢字，盧校同。

惡鄭之奪雅也　盧校鄭下多聲字。

欲王化之先邇後遠也　盧校爲「刺不恤民也，貞元十七年獻，欲王化之先近後遠也」。

達窮民之情也　盧云，民作人。

辨皇王鑑也　盧校無王字。

刺佛寺寖多也　盧云，「序寢作衆」，又瀋、全詩亦作寖。

憂蠶桑之費也　盧云「序桑作絲」。

傷農夫之困也　盧云，「序無之字」。

苦官市也　官、盧校宮，全詩云，官一作宮。

警戒也　盧云，嚴本作儆時將變也；全詩作儆戒也，唯注云，「一作儆將變也。」

憐幽閉也　盧校爲「託幽閉喻被讒遭黜也」，全詩亦云一作如此。

惡幸人也　盧校爲化淳人也。

譏失職也　盧云，序譏作誡。

疾貪吏也　盧校爲戒貪吏也。

哀冤民也　盧校爲「哀冤民刺諫臣之蹇者」。

鑑前王亂亡之由也　鑑、全詩監，盧校爲鑒前政之由也。

○七德舞

樂終稽首陳其事　樂、盧校曲。

魏徵夢見天子泣　天子、盧校子夜，全詩同。

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　盧云，則知二字宋有。

○法曲歌　盧校無歌字，按前文序祇作法曲，似應一律。

○華原磬

華原磬、華原磬　盧云，「嚴不重，下泗濱石同。」

今人古人何不同　盧乙爲古人今人。

知有新聲不知古　盧亦校如古爲知古，唯全詩作如古。

立辯致死聲感人　辯、全詩辨，聲、盧校能。

宮懸一聽華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　盧校上句爲玄宗爲聽華原磬，但亦校因茲爲君心。

豈聽鏗鏘而已矣　聽、盧校獨。

清濁兩聲誰得知　聲、盧校音，

○上陽白髮人　全詩云，「一無白髮字」，盧未校。

上陽人　盧云，「嚴重」。

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綠衣、盧校六宮，又多少校來幾。

同時採擇百餘人　擇、盧校摘。

零落年深殘此身　深、盧校多。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　吞，盧校含，教校敢。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　盧校得見乙君王上，已校早。

秋夜長　盧校上有宿空房三字，全詩同，且云房一作牀。

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盧亦校照背爲背壁，但校下句爲瀟瀟夜雨洒牕聲。窗、全詩窗。

梁燕雙栖老休妬　栖、盧校飛。

春往秋來不記年　往、盧校去。

大家遙賜尚書號　遙、盧校齊。

青黛點眉眉細長　點、盧校畫。

天寶末年時世粧　盧校天寶年中時樣妝，且云，粧俗；全詩作妝。

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　盧亦校呂尚爲呂向；按向、新書二〇二有傳，尚字顯誤。

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盧校上陽下有宮人二字，全詩亦云一本有。

○胡旋女

胡旋女、胡旋女　盧云，嚴不重。

迴雪飄颻轉蓬舞　雪、盧校風，但亦改飄飄爲飄颻。

人中物類無可比　盧校爲絃催鼓促曲欲遍。

梨花園中册作妃　盧校爲梨園宮中。

從茲地軸天維轉　維、盧校關。

○新豐折臂翁

頭鬢眉鬚皆似雪　盧乙眉鬚字。

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　盧校慣聽驪宮歌吹聲，全詩云，「一作唯聽驪宮歌吹聲」；又旗槍字、盧乙。

點得驅將何處去　將、盧校向，又點得、全詩云，一作里胥。

偸將大石鎚折臂　偸將、盧校遂把，全詩云，一作自把。又鎚、盧校及全詩均作搥。

從茲始免征雲南　茲、盧校此。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　盧云，此二句嚴倒轉。

臂折來來六十年　全詩作此臂折來，盧亦校爲臂折來來。又全詩折來二字下注云，「一作臂折」，連上讀下，則爲此臂臂折，殊難通。

至今風雨陰寒夜　盧云，本作淒寒。

身死魂飛骨不收　全詩及盧校均作魂孤。

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　聞、盧校見。又君、全詩云，一作何。

○太行路

若比人心是坦途　盧亦校君心爲人心，並云，下兩君心字，宋本亦俱作人心。

爲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　盛、盧云嚴作事；亦校珠翠爲金翠。

行路難　盧校疊句。

只在人情反覆間　盧校情爲心。

○司天臺

耀芒動角射三臺　盧校光芒。

唯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　盧云，見、本作現，兩如斯作固若斯。

安用臺高百尺爲　盧云，本臺高作高臺。

○捕蝗

興兀兵久傷陰陽　兀訛，盧校及全詩均作元。又盧校兵後爲兵革，全詩兵後注，一作久，一作革。

河南長吏言憂農　言、盧校苦。

是時粟斗錢三百　粟斗、盧校乙。

一蟲雖死百蟲來　兩蟲字盧均校蝗。

○昆明春冰滿　前文序作水滿，冰字顯訛。

貞元中始漲之　全詩之作泛，盧云，「題無水滿二字，貞元中始弛之，與上文連，」按作弛之、是也，東本、全詩均誤；唯此句是注，與題連則非。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　盧校無春春池三字。

影浸南山青滉瀁　青、盧云，本作清。

龜尾曳塗魚煦沫、詔開八水注恩波　盧校塗爲泥，煦爲呴，唯亦校分水爲八水。

今來淨淥水照天　盧校衍淨字，水下補波字。又淥、全詩作綠。

游魚鱖鱖逢田田　盧云，鱖鱖、嚴作潑潑。

洲香杜若抽心短　盧云，短、嚴作長。

動植飛沈皆遂性　末四字盧校爲潛性皆遂，全詩遂性一作性遂。

貧人又獲菰蒲利　貧、盧校樵。全詩久獲一作又，盧校從又。

官家不得收其征　盧云，官本作宦。

無遠無近同欣欣　盧云，同欣欣本作皆忻忻。

吳興山中罷榷茗　盧云，茗本作茶。

鄱陽坑裏休封銀、天涯地角無禁利　裏、盧校頭，封、校稅，又無禁校盡蒙。

○城鹽州

特詔城之　盧校無特字。

君臣赭面有憂色　君、盧校羣。赭、全詩頹，盧校從赭。

自築鹽州十餘載　州、盧云，本作城。

諸邊急警勞戍人　急警、盧云，本作警急。

長安藥肆黃耆賤　耆、盧云，本作薯，全詩從薯。

城鹽州　盧云，州下本衍城字。

耳冷不聞胡馬聲　盧亦校耳聆爲耳冷。

翻作歌詞聞至尊　詞、盧校聲。

○道州民

市作矮奴年進送　盧校末三字爲來進奉。

道州水土所生者　水土、盧校土地。

○馴犀

驅犀乘傳來萬里　乘傳、盧校繩縛。

又逢今歲苦寒月　月、盧云，本作天。

角骨凍傷鱗甲縮　前四字盧校爲骨凍皮傷。縮、全詩作蹜，盧校從縮。

馴犀凍死蠻兒泣　泣、盧校活。

○五絃彈

第三第四絃冷冷　冷、全詩冷，盧校玲。

五絃並奏君試聽　試、盧校更。

凄凄切切復錚錚　凄、全詩及盧作淒；又錚錚、盧校丁丁。

殺聲入耳膚血寒、慘氣中人肌骨酸　全詩上多鐵聲殺、冰聲寒六字，盧校亦增，云嚴有此二句也。又盧云，嚴本寒慘二字倒轉；全詩同，但慘作憯。

更從趙璧藝成來　藝、盧校教。又更、全詩云，一作自。

○蠻子朝

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　界、盧校國，又校蜀中爲蜀道，收功爲取收。

東連牂牁西連蕃、六詔星居初瑣粹　牂牁、全詩牂牁，盧牂柯。連、盧校

接，蕃、盧作番，又校瑣粹爲碎瑣。

箭孔刀痕滿枯骨　痕、盧校瘡。

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　盧亦校道爲導，唯改挲爲娑。

大將軍檠金呿嗟　盧乙將軍二字；又云，呿嗟、蠻書作呿苴。

○驃國樂

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盧校「刺不恤民也，貞元十七年獻，欲王化之先近後遠也。」

驃國樂、驃國樂　盧云，嚴不重。

黷纊不塞爲爾聽　盧亦校薖爲纊。

銅鼓千擊文身踊　千、全詩作一，云一作千，盧校從千。

珠纓炫轉星宿搖　盧云，炫、本作宛。

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　盧云，翕、本作拿，皆尊作皆稱；全詩皆尊作至尊。

聞君政化甚聖明　上四字盧校爲吾聞君王。

君如心兮民如體　盧云，如體、本作若體。

貞元之民苟無病　盧云，苟、本作若。

○縛戎人

耳穿面破驅入秦　盧亦校口爲耳，但改破爲縛。

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　忽逢、盧作忽聞，未提逢字；亦校交流爲交河，但改聲爲唱。

自云鄉管本涼原、大曆年中沒蕃蕃　涼誤，全詩正作涼。盧云，管、本作貫，大作太；按作太者顯誤。

遺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盧亦校身著爲遺著，唯改朝爲朔，又改末句爲整巾斂袂雙淚垂。

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　盧亦校自爲幸，骨爲力，唯改更爲又。

驚藏青塚寒草疏　全詩塚作冢，疏作疎；盧云，疎、本作枯。

游騎不聽能漢語　盧乙聽能二字。

配向江南卑濕地　全詩東南，云一作江；盧亦稱本作東南。

歸漢被刼爲蕃虜　歸、盧校還，刼校縛。

兩地寧如一處苦　盧云，地、本作處。

漢心漢語吐蕃身　盧云，吐、本作土。

○驪宮高

朱樓紫殿三四重　紫殿、盧校翠閣。

玉甃暖兮温泉溢　甃暖、盧校蝶翻。

何不一幸乎其中、西去都門幾多地、吾君不遊有深意　盧亦校於爲乎，唯改去爲出，又乙有深二字。全詩云，門一作城，遊一作來。

朝有宴飫暮有賜　盧亦校飲爲飫。

不傷財兮不傷力、驪宮高兮高入雲　盧校傷爲奪，又衍高兮之兮字。

君之不來兮爲萬人　爲下、全詩注云，「一本此下有千字」；盧校衍兮字、千字，但改人爲民。

○百鍊鏡

日辰處所靈且祇　盧校祇爲奇；又全詩云，處所、一作置處。

揚州長史手自封　全詩長吏、注一作吏；盧校從史，然亦云宋作史。盧又云，全句嚴作鈿函金匣鑠幾重。（徐刻同）。

人間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飛天龍　盧校照爲用，九五爲五爪。

百王治亂懸心中　盧校治爲理，但亦改其中爲心中。

○青石

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　盧校兼車爲兼功，又云，磨琢、一本乙。

願爲顏氏叚氏碑　叚誤，全詩及盧均作段。又盧從嚴本先段後顏。

狀彼二人忠烈姿　、彼盧校此。

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　若石、全詩作如石，又名流作如石，注一作名流；盧亦云，本若石作如石，名流亦作如石。

似見叱呵希烈時　盧云，叱呵、本乙。全詩作訶非。

○兩朱閣

五雲飄颻飛上天　盧亦校飄颻爲飄颻。全詩云，飛、一作迎。

比屋疲人無處居、憶昨平陽宅初置　疲人、盧校齊民，又云，昨、本作昔。

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盡爲寺　盧校首四字爲帝子昇仙，又云，間、本作家。

○西凉伎　凉誤，全詩及盧均作涼，下同。

鼓舞跳梁前致辭、應似凉州未陷日　盧校梁爲踉，辭爲詞，應似爲道是。

須臾云得新消息　盧云，新，本作眞。

享賓犒士宴三軍　全詩娛賓，云一作享，又監軍，云一作三；盧校從娛從監。

有一征夫年七十　盧云，夫、本作人。

取笑資歡無所愧　資、盧校貪。又愧、全詩作媿。

○八駿圖

背如龍兮頸如象、骨竦筋高脂肉壯　盧校象爲鳥，壯爲少，但亦校肌肉爲脂肉、又竦、全詩聳。

璧臺南與盛姬遊　盧校南爲高，又遊作游。

豈知纔及四代孫　四、盧校五。

能蕩君心則爲害　盧云，則、本作卽。

千里馬去漢道興　盧云，興、本作平。

不知房星之精下爲怪　盧亦校害爲怪。

○澗底松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　木、盧校棟，此求彼有爲彼求此弃。

金張世祿原憲貧、牛衣寒賤貂蟬貴　原憲貧、盧校黃憲賢；又牛衣爲牛醫，下同。

○牡丹芳

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艷燈煌煌　片、盧校葉。全詩絳點、注一作焰，盧校點爲焰。

當風不結蘭麝囊　盧亦校裳爲囊。

宿露輕盈汎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　盧亦校曉爲宿。汎、全詩及盧均作泛。耀、盧校曜。

遂使王公與卿士　盧云，士、本作相。

庳車軟轝貴公主　盧云，本作輕轝貴公子。軟、全詩作輭。

西明寺深開北廊　盧云，北、本作曲。

殘鶯一聲春日長　盧云，春、本作嬌。鶯、全詩鶯。

三代已還文勝質　已、盧云，本作以；全詩以。

重華直至牡丹芳　至、盧云，本作指。

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　盧校卿士爲士女，憂爲愛；全詩云，卿士愛、一作士女看，似、一作助。

○紅線毯

染爲紅線紅於藍、織作披香殿上毯　藍、盧校花，又云，上、本作中。

綵絲苴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勝物、美人踏上歌舞來　盧云，本綵絲作彩線，線軟作線厚，來作時。按全詩軟作輭，踏作蹋。又苴茸是茸茸之誤。

大原毯澁毳縷硬　大、全詩及盧作太，澁作澀。盧校毳爲翠。

宣城太守加樣織　城、盧校州。

○杜陵叟

急斂暴徵求考課　徵、盧校征。

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盧乙鋸牙在鉤爪上。

帝心惻隱知人弊　盧云，人、本作八。

京畿盡放今年稅　盧云，年、本作秋。

手持勅牒牓鄉村、十家租稅八九畢　勅、全詩尺，盧校尺牒爲敕牓。盧又云，畢、本作足。八九、全詩作九家。

○繚綾

中有文章又奇絕　又、盧校甚。

越溪寒女漢宮姬　盧云，姬、本作妃。

染作江南春草色　江南、盧云，本作池中。草、全詩水。

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　盧亦校看不爲花不，又云，舞、本作美。

繚綾織成費功績　盧云，成、本作時。

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　繰、盧校繚，扎扎爲軋軋，聲爲梭。

昭陽殿裏歌舞人　盧校依嚴下多不見織三字。

○賣炭翁

曉駕炭車輾冰轍　輾、盧校碾。

黄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　勅、全詩及盧作敕。衫、盧校衣，唯亦校文章爲文書。盧又云，牽向北、牽宋作牽，今從嚴作驅。

○母別子

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　盧校扶行爲扶牀，行哭爲行泣，唯亦校一始爲一初。

以汝夫婦新嬿婉　盧云，汝、本作爾。嬿、全詩燕。

又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　又似、全詩應似；盧校爲又不如，校桃李樹爲桃與李，在枝爲住枳。

但願將軍重立功　盧云，功、本作勳。

○陰山道

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十疋縑易一疋　兩疋字全詩均作匹。但印、盧作促節，云「馬本作但印，不知孰是。」下句盧校爲官家縑稅五千匹，云「嚴有注云，每馬一匹，價縑三匹。」

養無所用土非宜　土、全詩去，盧校去爲土。

藕絲蛛網三丈餘　盧云，三尺、宋作三丈。

遠爲可汗頻奏論　汗誤，全詩及盧均作汗。

仍詔江淮馬價縑　淮、盧校南。

捧授金銀與縑綵　盧云，縑、本作繒。

誰知黠虜啓貪心　啓、盧校起。

○時世粧　粧、全詩及盧均作妝。

雙眉畫作八字低　盧亦校盡爲畫。

圓鬟無鬢堆髻樣　盧校無爲垂，堆爲椎。

昔聞被髮伊川中　盧云，被、本作披。

髻堆面赭非華風　盧云，本推作椎；推當椎訛。

○李夫人

君恩不盡念未已　盧校前四字爲君王之恩。

又不見泰陵一掬淚　盧云，泰、本作太；按作太者誤，玄宗之陵不作太字。

○陵園妾

陵園妾　盧云，嚴重。

紅玉膚銷縶裙縵、憶昔宮中被妬猜　全詩作帬慢；盧校縵爲幔，又昔爲在。

未死此身不令出　盧亦校此身未死爲未死此身。

雨露之恩不及者、猶聞不啻三千人、三千人　盧校不及爲未及，但從宋本重末三字。

○鹽商婦

不事田農與蠶績　農、盧校園。

綠鬢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　鬢、盧作鬢，又校富爲溜，皓爲玉。

兩朵紅顋花欲綻　盧云，朵、本作片。

有幸嫁鹽商、終朝美飯食　有、盧校何，飯校飲。

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慙愧桑弘羊　有來、全詩來何，云一作有來；又愧作媿。盧校亦爲汝，但不從「來何」而從「有來」。

○杏爲梁

何人堂室李開府　室、盧校宇。

誰家第宅盧將軍　盧云，第宅、本乙。

君不見魏家宅　君、盧校又。

○井底引銀瓶　瓶、全詩缾。

人言舉動有殊姿　盧云，有殊、嚴作足嬌。

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妾弄青梅憑短牆　戲、盧校女、與君未爲未與君，憑爲倚。

牆頭馬上遙相顧　盧云，顧、本作見。

潛來更不通消息　盧云，更、本作既。

○宮牛

滻水岸邊般載沙　般、盧校驅。

幾斤重　斤、盧校石。

載向五門宮道西　盧云，五、本作午。

恐怕泥塗汚馬蹄　盧校塗爲深。

但能濟人治國調朝陰陽　人治、盧校民理。

○紫毫筆

尖如錐兮利如刀　尖、盧校纖。

喫竹飲泉生紫毫、宣城之人采爲筆　盧云，喫、本作嚙，之作工。

願頒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黃金闕　盧校頒爲賜；又云，臺、嚴作史，搦、本作握。

○隋隄柳

風飄飄兮雨蕭蕭　飄飄、盧校颯颯。

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　盧云，夾、本作傍，至作接，影作隱。又影、全詩陰。

應將此柳繫龍舟　盧云，繫、本作蔭。

青蛾御史直迷樓　蛾、全詩娥。盧云，迷、本作妝。

宗社之危如綴旒　全詩云，「一本此下有煬天子、自言歡樂殊未極、豈知明年正朔歸武德三句；」盧亦校補，唯未作無。

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鄴公　長、盧校垂，又豈知下補後年二字。

龍舟未過彭城閣　閣、全詩閤；盧云，彭城閣、本作朝城閣。

沙草和煙朝復暮　盧校上四字爲露草水烟。

○草茫茫

蒼蒼茫茫在何處　盧乙爲茫茫蒼蒼。

墓中下涸二重泉　盧校涸爲錮，又作三重泉。

別爲天地於其間　於、盧校在。

○古塚狐　塚、全詩冢，下同。

古塚狐、妖且老　盧校塚下補有字。

徐徐行傍荒村路　盧云，村、本作林。

翠眉不舉花顏低　盧云，顏、本作鈿。

女爲狐媚害卽深，日增月長溺人心、何况褒妲之色善蠱惑　全詩卽、一作則，一作却；又日長月增，云一作日增月長。盧校媚爲魅，却爲則，云宋作卽；又日增月長爲日長月久，褒妲爲褒姒妲己。况、全詩及盧均作況。

○黑潭龍

黑潭水深色如墨　色、全詩黑，盧校同。

龍不能神人神之、豐凶水旱與疾疫　神、盧校異；又云，豐、本作災。

紙錢動兮錦傘搖　傘、盧云，本作繖。

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不知龍神饗幾多　岸、盧校畔，潑校潠，龍神二字乙，幾多校多少。又饗、全詩及盧均作享。

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盧亦乙神龍爲龍神，無知爲知無，但改九重泉底爲重泉之下。

○天可度

天可度、地可量　度下盧校補兮字。

使君父子爲豺狼、海底魚兮兮天上鳥　爲、全詩成，盧校「爲」爲「成」。又盧衍兮字。

咫尺之間不能料　能、盧云，本作可。

不測人間笑是瞋　間、盧校心，瞋校嗔。

○秦吉了

今日大quē鳥　日、全詩朝，盧校日爲朝。

嗉中食飽不肯搏　食、全詩肉，盧校食爲肉。

閑立颺高如不聞　颺高、全詩乙；盧校颺高爲高颺，又閑作閒。

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鷄燕之寃苦　盧亦校「人言」爲「人云」，又云，豈、本作爾。鷄、全詩雞。

安用噪噪閒言語　盧校上噪字爲日。全詩云，噪噪、一作喋喋；閒作閑。

○鵾九劍

鵾九鑄劍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　盧亦乙劍鑄爲鑄劍，但校天與日時神爲地與時辰俱。

踊躍求爲鏌鋣劍　踊、全詩踴。盧云，鏌鋣、本作莫邪。

劍成未試十餘年　前三字盧校斂芒不。

三尺青蛇不肯蟠　盧校劍本無媒客冇言。

容代劍言告鵾九、君勿矜我玉可切　容誤，全詩及盧作客。盧校告爲報，玉切爲犀剸。

爲君使無私之光及萬物　盧校前三字爲白日白，「及」爲照。

○采詩官　采、盧作採。

下流上通上下泰　盧校上無失政下皆安。

若求興諭規刺言　盧亦校諷爲興。

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　不是、盧校如何，「及」校恐。

諫鼓高懸作虛器　盧校「諫鼓高縣作」爲「太常進樂爲」。

夕郎所賀皆德音　盧校夏廷磬鐸寂無聲。

君之門兮九重閽　閽、盧校邃。

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　奸、盧校姦，所畏校畏意。胡亥、全詩云，一作煬帝；盧則胡亥下更依嚴補煬帝二字，又校末爲季。

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　全詩云，達一作遠。盧校願聽此欲四字爲若要除貪害五字。

就中全詩與東本異同，初不止此，不過因比校盧勘而順及之。抑諸本異同，盧校亦未盡，觀全詩及吳門徐刻可知之。盧校可以正東本者固多，然過信嚴本，疵瑕要自不少，試以管見鍼之。

（1）上陽白髮人之綠衣監使守宮門，盧校綠衣爲六宮，（徐刻同。）既云宮門，似不必贅用六宮字，閹人服亦有紫、緋、綠之別，且正與前句紅顏白髮相映帶也。

（2）同題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盧校爲含悲、敢哭，（含字徐刻同）含之意淺，吞之義深，一也。且扶入者親族扶入，下接皆云入內便承恩者親族皆云，此着教字，恰前後關聯，若改不敢，則屬小女子自身，（若不以不敢屬親族言，小女子別家不哭，又背人情。）夫哭者其情，不教哭者其理，盧氏此校，無乃類於佛頭著糞耶。

（3）同題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盧校春去；（徐刻同）。按歸去、往來自相對，以謂重「去」字爲兩句連鎖，究不如自相對之較穩矣。

（4）同題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遙、盧校齊；按蔡邕獨斷、親近侍從官稱天子曰大家，舊唐書、宴吐蕃使臣於麟德殿，拜謝曰，惟願大家萬歲，如謂天子齊賜尙書號，將何以說？白髮宮人堂簾遠隔，故曰遙，其用字至費斟酌矣。

（5）馴犀、海蠻聞有明天子，驅犀乘傳來萬里，言王寶異物，故許乘傳而來也，盧改繩縛，（徐刻同）毫無意味。

（6）蠻子朝、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西連蕃，按唐人稱北方國曰北蕃，西方國曰西蕃，不作番字，六詔西連吐蕃，更應作蕃爲是，盧氏從番，顯沿明本之省誤。

（7）同題淸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呿嗟，大將軍與淸平官對，正合，盧乙爲大軍將，未見其可。

（8）驃國樂○貞元十七年來獻之，下八字顯是注文，今盧作「刺不恤民也，貞元十七年獻，欲王化之先近後遠也，」則首末兩句均爲序文，然綜觀餘四十九題，序文皆祇一句，何以此獨兩句，且何爲序、注參錯，嚴本殊不可從。

（9）同題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盧云，皆尊、本作皆稱，（徐刻同）余按皆尊、皆稱，兩不如全詩作「至尊」之文從義順，盧氏未比勘全詩也。

(10)縛戎人、忽逢江水憶交河，盧作忽聞，未舉異文逢字；余按前文「天子矜

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遽行，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飡飢渴費盃盤，夜臥腰臊汚床席」，把一路遣徙情狀迤邐寫來，逼出「遂」字，詩境甚合。如作忽聞，與上不屬，亦盧氏未勘全詩之過也。

(11)驪宮高、君之不來兮爲萬人，盧校萬民；（徐刻同）按民字唐人不定諱，然可免亦不用，卽如縛戎人序、達窮民之情也，盧亦云民、本作人，大約唐文中有許多本用人字代諱而後世爲改正者，盧之改亦類是。

(12)百鍊鏡、揚州長史手自封，盧從長吏，祇注云，宋作史；按揚州長史卽淮南節度使之本職，用長史字則意更緊湊，不如長吏之虛泛。

(13)同題、百王治亂懸心中，治盧校理；又官牛、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人治、盧校民理；（徐刻皆同）按太宗爲不祧之祖，德宗升祔，高宗已遷，（見會要一五）此韓愈諱辨所由云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也，（文元和時作）。盧昧於諱例，復應諱之民，改不諱之治，大誤。

(14)兩朱閣、比屋疲人無處居，盧校疲人爲齊民；（徐刻同）按齊民無居，包孕太廣，不如疲人之近實，且民字應諱，具見前條。

(15)紅線毯、太原毯澁毳縷硬，盧校毳爲翠；按毯是用羊毛線織成，故曰毳縷，盧乃易翠，似欠格物功夫，當日未必能紐翠羽爲縷也。

(16)賣炭翁、曉駕炭車輾冰轍，輾、盧校碾。按輾、轉也，轉轍義通，廣韻無碾字，正字通碾、俗硪字，字彙同輾非；何盧氏竟信俗字不略檢小學耶。

(17)母別子、又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盧校又似爲又不如；（徐刻同）按此詩詠母子生別，故上句言不如林中烏鵲之母雛同處、雌雄共伴，而有類乎花隨風、子在枝，若作又不如，則隨風在枝者究何以愈於母子生別乎？卽謂追深一層，亦覺義難通喻也。又在枝盧校住枳，云，「案廣雅釋木，枳、枝股也，是枳亦可通作枝，」余按枝與上悲、兒、衣、離、雌爲韻，（支、脂、微通押。）白詩老嫗都解，未必用「住枳」之僻詞，特盧旣校桃李樹爲桃與李，（徐刻同。）故又改住枳而強爲之說耳。

(18)陵園妾、紅玉膚銷鬟裙縵，盧校縵爲幔。（徐刻同。）全詩作慢。余按集韻、慢一音麵，慢訑弛縱意，上句青絲髮落蓑髻疎，疎字與髮落相針對，慢字亦與

膚銷相針對；幔通常爲名辭，膚銷繫裙幔，毫無意味，當以全詩爲可從。縵一釋緩縵，亦比幔字好。

(19)鹽商婦、綠鬢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盧校富爲溜，皓爲玉；（徐刻同）余按富猶豐也，富、肥對稱，正楚辭盛鬋之意，且見其享奉素厚而心廣體胖也，綠鬢、皓腕，金釵、銀釧，亦均燕、雀勻稱，盧校絕不見佳。

(20)官牛、一石沙，幾斤重，此處用幾斤字，殊不限於十已下之數，盧校幾石，似是寫實，而不知失諸著跡，鄰於魔道矣。（徐刻作石砂幾石重，更奪「一」字。）

(21)秦吉了、哀寃民也，盧校爲「哀寃民刺諫臣之蹇者」，余按餘四十九首之序，均用也字煞脚，此題獨用者字，殊未能信。

(22)總序末之別行，盧校多出「唐元和壬辰冬長至日左拾遺兼翰林學士白居易序」二十一字。按唐世翰學結銜，放在官前或官後，雖無一定，（見下引文）惟唐中已還，兼字率就兼兩官者用之，左拾遺、官也，翰林學士、差遣也，於義不爲兼；況翰學固極貴重之差遣，寧肯著一兼字以自岐視之乎。（行制俱云充，不曰兼。）今且不必他徵，即就居易謝官狀、「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臣白居易，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雲騎尉臣崔羣」，洎初授拾遺獻書之「翰林學士將仕郎守左拾遺臣白居易」，已見兼字之可疑；況苟有此行，前文又何須自注「元和四年爲左拾遺時作」耶。

此外盧校界於兩可者尙多，明人好行小慧擅改舊籍者累見不鮮，觀上十三、十四、十六、十八、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各條所辨，可窺一斑。嚴本備勘固佳，若謂爲上承宋刻善本，出諸本右，則過信明人，難免乎失察之譏矣。

抑白氏樂府五十篇，其篇題亦非盡白所自創，元氏長慶集二四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云：

「予友李公垂貺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不虛爲文，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其和題如後：

法曲。

立部伎。

華原磬。

上陽白髮人。

胡旋女。

馴犀。

五弦彈。

蠻子朝。

驃國樂。

縛戎人。

西涼伎。

陰山道。

公垂卽紳，所餘八題爲何，今紳詩已佚，無可復考，想不出白氏五十題之外；得此，知本或作法曲歌或上陽白髮人無白髮字者皆非矣。其元詩原注，都可與白集參讀。

(一二)白氏詩文五篇雜校

欲將白氏全集與各刻及他總集合校，非徒厥工浩瀚，抑亦書本難得。唯有五篇別見史說，特取校之，以備將來合校者采入。若舊傳之論元稹第三狀、洎木蓮、荔枝詩序，則以刪削過甚，不復校也。

(甲)長恨歌傳及歌　見太平廣記四八六，傳雖陳鴻之作，且末有刪節，然今所傳歌、傳率相連，廣記見北宋初傳本，其中數處，實足以正見有本之訛脫。故不忍割愛，取談本廣記與東本、全詩對勘之，盧校宋本、胡校瞿宋本一幷附入，涉此篇異同之處，於是可窺其八九矣。

長恨歌傳○前進士陳鴻撰　盧云，「宋本皆大字題，與本集題竝，傳文亦皆頂格，」又云，「長恨歌、宋本在長恨歌傳後，」所見正與東本同；全詩雖傳列歌先，而傳文低兩格；馬刻，傳列歌後，低一格。傳末云，「歌旣成，使鴻傳焉，」傳爲鴻作甚明，全詩於長恨歌題後一行首云，「前進士陳鴻撰

長恨歌傳曰，」蓋改題爲文也。

開元中　廣記上有唐字，顯編者加入。

玄宗在位歲久　玄宗、全詩明皇，乃清人諱改，下同。

倦于旰食宵衣、政無小大、始委于右丞相、深居游宴□倦、廣記勤。于、廣記、全詩皆作於，下同。又廣記小大乙，無右字，深上有稍字。

宮中雖良家子千數、無可悅目者　廣記千萬數，「無」下無「可」字。

熠燿景從　熠、廣記焆。

澹蕩其間　廣記及馬刻澹作淡。

上心油然、若有顧遇、左右前後、粉色如土　廣記作「恍若有遇，顧左右前後，」顧字屬下讀，是也。

詔高力士潛搜外宮　詔、廣記誤謁。

鬢髮膩理　鬢、廣記作鬢，非是。

舉止閑冶　閑、廣記閒。

詔賜藻瑩　藻、廣記、馬本、全詩澡，此誤。

奏霓裳羽衣曲以導之、定情之夕　廣記無曲字。盧亦校日爲夕。

繇是冶其容　繇、廣記、全詩由。

泥金五岳　岳、廣記、全詩嶽。

舉上行同室、宴專席、寢專房　舉誤，廣記、馬刻、全詩與，行同室三字頗不順，廣記爲「行同輦，止同室，」今本應是奪誤也，兩同字、兩專字正相對。

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眄意　妓、全詩伎。眄、廣記、馬刻、全詩盼。

非徒殊豔尤態致是　豔、廣記艷，又態下多「獨能」字。

蓋才智明慧　智、廣記知。

皆列在清貴　全詩及瞿宋本均清貫，盧亦校貴爲貫。

富埒王室　王、廣記主，亦通。

爲之側目　馬刻、全詩及瞿宋本均無之字。

生兒勿喜歡　兒、馬刻男。喜歡、廣記倒，非是。

看女卻爲門上楣、其人心羨慕如此　廣記作「君看女卻爲門楣」，又「其」下有「爲」字，均佳，言門上楣則近於贅也。

及安祿山引兵嚮闕　嚮、廣記及馬刻向。

次馬嵬亭、六軍徘徊　廣記無亭字。徘徊、全詩裴回，下同。

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怒　廣記作之怒。

使牽之而去、蒼黃展轉　廣記使牽而去之，又蒼黃作倉皇。

肅宗受禪靈武　廣記無受字。

就養南宮，遷于西內　廣記南宮下多自南宮三字。

玉琯發音　琯、廣記管。

左右歔欷　廣記欷歔。

求之夢魂、杳不能得　夢魂、全詩乙。廣記作杳杳而不能得。

知上皇心念楊妃　廣記脫皇字，盧校意爲皇。

不見　廣記上有又字。

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天海　天字顯誤，馬刻、全詩大，廣記作「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天涯。」

見最高仙山、上多樓闕　闕、廣記閣。盧校「見最高仙」爲「見最高山」，則原文之山屬下讀，未見其是；歌云忽聞海上有仙山，仙字似不可改。

西廂下有洞戶東嚮、闔其門　嚮、廣記、馬刻、全詩向。闔、廣記闕。

方士抽簪叩扉、有雙童女出應門　叩、廣記、馬刻、全詩扣，然歌之「叩玉扃」，三本又均作扣也。下句廣記作「有雙鬟童出應門」，盧校應間爲應門。

俄有碧衣侍女又至　廣記無又字。

詰其所從　廣記下多來字。

洞天日晚　盧校曉爲晚。

久之而碧衣迎入　迎、廣記、馬刻、全詩延。

見一人冠金蓮　廣記上有俄字。

珮紅玉　珮、全詩佩。

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　年、廣記載，較佳。

言訖惘默　全詩、瞿宋本皆惘默，廣記、馬刻、惘然；下文卽接貴妃之辭，余頗主廣記也。

指碧衣取金釵鈿合、各掰其半　廣記衣下有女字。掰、馬刻、全詩析，廣記作拆，

玉妃固徵其意　固、廣記因，方士方欲致辭，何待妃之固徵，作固則情文不相生也。

請當時一事不爲他人聞者　廣記「乞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

負新垣平之詐也　負、廣記罹。

徐而言之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山宮　廣記無之字；惟載作年，則有戾乎前文之稱十四載也。盧校駕爲輦。

是夜張錦繡　廣記無是字。繡、馬刻綉。

樹瓜華焚香于庭　廣記樹花燔香於庭，全詩樹瓜果，盧校補樹字，又瓜果爲瓜華。

夜殆半　廣記作時夜始半。

上凭肩而立　凭、廣記憑。

復墮下界　廣記復於。

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　兩爲字廣記均作在，前句用在字似較順也。決、全詩決。

因言太上皇不亦久人間　廣記、全詩、瞿宋本及盧見各本均作亦不久，此顯倒。又盧校世爲間。

幸惟自安、無自苦耳　惟、廣記、馬刻、全詩唯。耳、廣記也，余以爲也字較好。

皇心震悼　廣記作「上心嗟悼久之」，自此已下至傳末，删改太多，不復校。

鴻與琅邪王質夫　馬刻瑯琊。

養在深閨人未識　未、廣記不。

迴眸一笑百媚生　迴、廣記、馬刻、全詩回，下同。盧校頭爲眸。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全詩顏一作冠，暖度一作裏暖。

承歡侍宴無閑暇　全詩宴一作寢。閑、廣記、馬刻閒。

後宮佳麗三千人　後、廣記漢，全詩云，一作漢。

金屋粧成嬌侍夜　粧、全詩妝。

緩歌縵舞凝絲竹　縵、廣記、全詩、瞿宋本皆慢，馬刻謾。

盡日君王看不足、漁陽鼙鼓動地來　全詩看一作聽。鼙、廣記、馬刻、全詩鞞。

九重城闕烟塵生　烟、廣記、馬刻、全詩煙。

六軍不發無奈何　全詩無、一作知。

迴看血淚相和流　全詩看、一作首，盧校首爲看。

雲棧縈紆登劍閣　紆、廣記迴，全詩紆、一作迴。

峨嵋山下少人行　廣記峨眉，又人行二字乙。

天旋日轉迴龍馭　盧校地爲日。迴、馬刻、全詩此處同。

馬嵬坡下泥土中　全詩泥、一作塵。

君臣相顧盡霑衣　霑、廣記、馬刻沾。

春風桃李花開夜　全詩夜、一作日。

西宮南苑多秋草、宮葉滿階紅不掃　全詩苑、一作內，宮、一作落，掃作埽。廣記落葉，階作堦。（馬刻同堦）

孤燈挑盡未成眠、遲遲鍾鼓初長夜　全詩孤、一作秋，鍾作鐘。廣記作鐘漏。（馬刻鐘鼓）

翡翠衾寒誰與共　全詩前四字一作舊枕故衾。

臨卬道士鴻都客　全詩道、一作方。

爲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全詩思、一作恩。教、廣記令。馬刻慇懃。

排空馭氣奔如電、昇天入地求之遍　全詩空、一作雲，又昇爲升，遍爲徧。（馬刻升）

樓閣玲瓏五雲起　閣、廣記殿，全詩閣、一作殿。

中有一人字玉眞　廣記名太眞；瞿宋本、馬刻字太眞，全詩同，唯云一作字玉眞，一作名玉妃。

金闕西廂叩玉扃　全詩西、一作兩，由傳文觀之，兩字顯傳寫之訛。

九華帳裏夢中驚　全詩裏、一作下。(馬刻裡)中、廣記、馬刻、全詩皆作魂。

珠箔銀屏迤邐開、雲鬢半垂新睡覺　全詩屏、一作鉤，迤邐、一本乙，鬢、一作髻。廣記迤逦，逦蓋俗字；又垂作偏，馬刻，全詩同。

風吹仙袂飄颻舉　袂、廣記訛袂，又颻作飄。(馬刻飄飄)

玉容寂寞淚闌干　寞、全詩莫。闌、廣記、瞿宋本、馬刻、全詩皆闌，此訛。

含情凝睇謝君王　全詩睇、一作涕，盧校涕爲睇。

昭陽殿裏恩愛絕　裏、廣記、馬刻裡，俗字。

迴頭下望人寰處　全詩望、一作間。

唯將舊物表深情　唯、廣記空，全詩云，一作空持。

鈿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　擘、廣記劈。令、全詩教，云一作令。

在天願作比翼鳥　作、廣記爲，全詩云，一作爲。

此恨緜緜無盡期　廣記、馬刻綿綿。盡、廣記、瞿宋本、馬刻均作絕；全詩絕，一作盡。

(乙)池上篇幷序　見舊書一六六本傳，今與東本、全詩互校，並附盧校。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　都城、舊傳東都；按唐以長安爲正都，洛陽爲東都，則洛陽似不應混稱都城，此以舊傳爲合。

雖有臺池　舊傳臺池乙。馬刻、全詩無池字，非是。盧於臺上校補池字，同舊傳。

樂天罷杭州刺史時　舊傳無時字；按下文罷蘇刺、罷刑侍均有時字，舊傳蓋脫。

始作西平橋　盧校住爲作。

得太湖石　舊傳下有「五」字，盧亦校補。

通三島逕　逕、全詩徑。

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　筦、舊傳管。絃、全詩作弦，下同。

先是潁川陳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　潁誤，舊傳又訛穎，馬刻訛潁，全詩正作潁。孝山、舊傳孝仙，又乙法酒兩字，按下文韻甚清、聲甚淡，與味字駢舉，應從舊書。

聲甚淡　淡、舊傳澹。

大和三年夏　大、舊傳、馬刻、全詩均訛太。

今率爲池中物矣　舊傳無矣字。

露清鶴唳之夕　盧亦校淚爲淚。

彈姜秋思　舊傳脫姜字，因前文楊石、陳酒、崔琴知之也。

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　烟、舊傳、馬刻、全詩煙。際、全詩間。

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　舊傳無已醉睡於四字。

視其粗成韻章　粗、全詩麤。

命爲池上篇云爾　舊傳無爾字。

足以容膝　膝、全詩鄰。

有堂有亭、有橋有船　亭、全詩誤庭，亭卽序中之池西琴亭及中島亭也。盧校一庭爲有亭，一船爲有船。

白鬚飄然　飄、盧校颯。

如蠉居坎　舊傳「如蛙作坎」，全詩蠉作龜，盧校龜爲蠉。

盡在我前、時引一盃　我、馬刻、全詩吾。引、全詩飲，盧校飲爲引。盃、舊傳、全詩及盧見本均作杯。

(丙)初授拾遺獻書　見舊書本傳，傳雖將首尾刪去，然其中一兩處大足正今各本之誤，故與東本、馬刻、全文合校之。

謹昧死奉書于旒扆之下　于、全文於。盧校施爲旒。

前充翰林學士者　傳作依前翰林學士，今各本均奪依字；居易未授左拾遺，已充翰學，故曰依前充，重修學士壁記及唐人制誥，其例不少也。

臣與崔君同狀陳謝　傳改爲已與崔羣，瞿宋本、馬刻及全文亦作羣，此誤。

今者再黷宸嚴　傳無者字，黷作瀆。

臣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　傳臣下有謹字，是也，各本均脫。諷、全文訛誦。

大則庭諍　傳及全文均廷諍。

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　舊傳下不忍負心在上不忍負恩之前，殆錯簡。

夫位未足惜　傳及全文均不足。

豈小臣愚劣闇懦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里豎儒　闇、舊傳暗。里、舊傳校。又況、舊傳、全詩均作況。

絕望烟霄　烟、舊傳、馬刻、全文煙。

每宴飫無不先及　飫、舊傳飲。又舊傳作先預，非是，預爲代宗諱也。

中廐之馬代其勞　廐、馬刻、全文廢。

朝慚夕惕　惕訛，舊傳、全文均惕。（馬刻亦訛）

未伸微効　伸、舊傳申。

僅將十日　將、舊傳經。

以答殊寵　答、舊傳、馬刻、全文均荅。

今陛下肇建皇極　建、舊傳臨。

便於時　舊傳下有者字，而無「故天下之心顒顒然日有望於太平也然今後」十八字。全文諱顒顒爲禺禺。

陛下豈不欲革之乎、候陛下言動之際　革字合，舊傳作知，殆非。又候、舊傳儻，全文倘。

小有遺闕　闕、馬刻、全文闕；舊傳乙爲闕遺。

臣又職在中禁　舊傳乙禁中。

欲竭愚衷　衷、舊傳誠。又舊傳錄至深察亦誠句止。

(丁)劉白唱和集解　此見舊書一九〇劉禹錫傳，羣書拾補未有異同校出，今取東本、舊傳、馬刻洎全文四種合校之。

繇是每製一篇、先相視草　繇、舊書由。製、舊書、馬刻、全文制。相、舊

書訛於。

同和贈答　答、舊書荅。

至大和三年春已前　舊書無至字。大、舊書、馬刻、全文同訛太，又已作以。

其餘乘興扶醉　扶、舊書仗。

因命小姪龜兒編錄、勒成兩卷　舊書無錄字，卷作軸。

一授夢得小兒崙郎　兒、舊書男。

附兩家集　家下舊書有文字。

予頃以元微之唱和頗多　以、舊書與。

常戲微之云　常、舊書嘗是，因下文云二十年來，不當作常也。

播揚名聲　舊書同，全文末二字乙。

以予子之故　舊書、馬刻、全文均無予字。

亦不幸也　舊書作此一不幸也。

今垂老復遇夢得、得非重不幸耶　舊書無下得字。

眞謂神妙　舊書末有矣字。

應當有靈物護之、豈唯兩家子姪祕藏而已　舊書無當字，之作持，唯作止；但姪作弟，當非是。祕、馬刻秘。

己酉歲三月五日樂天解　此十字舊書略去。

計十六條中，馬刻、全文異乎東本者各祇四條。

(戊)記異　此見太平廣記三四四，廣記主記事，有所刪改，無怪其然，非必盡是異同也。下所校者爲東本、廣記、拾補及全文四種。

記異　廣記別題爲王裔老。拾補云，宋作紀異。

曰延年里　年、全文平，盧校平爲年。

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皐　廣記、「唐元和八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丁母憂，退居下邽縣，七月，其從祖兄曰皐」，此顯編者刪改以明事原，但居易六年丁憂，非八年，當於白集僞文篇辨之。皐、盧校暤。

自華州來訪予　予、廣記改居易。

途出於蘭若前　於、廣記于。

服黃綠衣　廣記衣黃綾衣。馬刻綠衣兩字間空一字。

會語於佛屋　於、廣記于。「屋」下、廣記、全文均有「下」字。

聲聞于門、兄熱行方渴　于、全文於。廣記改兄爲皃。

自繫韁於門柱　廣記無自字，繫作繫，於作于。

意其退藏於窻闥之間　廣記意上有自字，前條所錯簡也；於作于。窻、馬刻牕，全文窗。

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　於、廣記于。

則堵牆環然無隙缺　廣記牆作墻，（馬刻同）隙作隙；全文乙爲墻堵。

覆視其族談之所、則塵壤四幕然無足迹　廣記族作聚，無則字。又壤作埃，四幕作冪，全文同，蓋東洋誤析一字爲兩字也。迹、廣記跡。拾補缺覆字，馬刻有，豈誤屬上讀耶，然覆視、周視，固對舉也；又校聚爲族，冪爲幕。

繇是知其非人　繇、廣記由，又泐知字。

不敢留　廣記無此三字。

來告子、子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　兩子字依馬刻、全文顯予之誤。廣記改此數句爲「來告居易，且聞其所言云云。」

王胤老如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其過者　胤、廣記裔、全文允、皆諱改也。如、全文於，盧校「於」爲「如」是。辭、廣記詞。盧又校相過爲其過。

厥所居予舍八九里　居、馬刻、全文去，是，觀廣記改爲「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可知，且前文云故蘭若無僧居，則不應言「居」也。

果有王胤者年老　裔、允皆諱避，與前同，下倣此。廣記無年老字。

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　廣記作蘭若之東北。

築場藝樹僅畢　藝、廣記藝。

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　辰、廣記旬。明、廣記、全文皆作月，此訛。（馬刻亦訛）又廣記無與字，而作「及一孫亦死」。

餘一子曰明進　廣記上有止字。

乃撤屋拔樹　撤、廣記訛撒。

遂獲全焉　廣記改爲遂免，引敍至此止。

嘻　全文噫。

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　盧亦校尹爲君。

樂天云　全文上有太原白三字。

除諱字外，全文異乎東本者十四處，兩可者居其六，餘全文誤三，東本誤五；平均推之，後者當較多，因東洋人不盡識中國字，傳鈔易誤也。

(十三)檢討元劉酬和白詩後所見

白詩多酬唱之作，尤以與元稹、劉禹錫爲最密，因繼集至十七卷，劉白唱和集至五卷。今元、劉兩集雖頗散佚，白集亦有遺文，（其可知者，前已略舉厥目。）苟再從元、劉兩集比覈之，於白氏佚文之研究，當不無小補。惟是原唱出自元、劉者，白之和答與否不可知，故祇就元、劉之和章，考次如後。每表上格先列兩家之和目，下格乃列東本原唱之卷數，東本所闕者輔以全詩補遺；其元詩所據爲叢刊長慶集及全詩之二十七、二十八兩卷，劉詩因手頭適無他本，祇取資於全詩而止。

(甲)元稹酬和白詩表解

種竹并序（元氏二）	卷一
和樂天賜樊著作（同上）	同上
和樂天感鶴（同上）	同上
和樂天折劍頭（同上）	卷一
酬樂天（同上五）	卷九
酬樂天書懷見寄（同上六）	同上
酬樂天登樂遊園見憶（同上）	卷一
酬樂天早夏見懷（同上）	卷九
酬樂天勸醉（同上）	卷九
和樂天初接戶曹喜而言志（同上）	卷五

和樂天贈吳丹（同上）	卷五
和樂天秋題曲江（同上）	卷九
和樂天別弟後月夜作（同上）	同上
和樂天秋題牡丹叢（同上）	同上
酬樂天赴江州路上見寄三首（同上八）	卷十
和樂天劉家花（同上）	卷十五
和樂天夢亡友劉太白同遊二首（同上）	卷十七
酬樂天見憶兼寄微仲遠（同上）	卷十六
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同上十）	卷十三
酬盧祕書（同上十二）	卷十五
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同上）	卷十六
和樂天送客游嶺南二十韻（同上）	卷十七
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因成三十韻（同上十三）	卷十七
酬樂天待漏入閣見贈（同上）	卷十九
酬樂天早春閑游西湖……（同上）	卷五三
酬樂天寄蘄州簟（同上十五）	卷十六
代杭民答樂天（同上）	卷五三
酬樂天秋興見贈……（同上十六）	卷十三
酬樂天八月十五夜……（同上十七）	卷十四
予病瘴樂天寄通中散……（同上）	同上
和樂天招錢蔚章看山絕句（同上十八）	同上
和樂天高相宅（同上十九）	卷十五
和樂天仇家酒（同上）	同上
和樂天贈雲寂僧（同上）	同上
酬樂天書後三韻（同上二十）	卷十六
酬樂天醉別（同上）	卷十五
酬樂天雨後見憶（同上）	卷十五
和樂天過祕閣書省舊廳（同上）	卷十五
和樂天贈楊祕書（同上）	同上
和樂天題王家亭子（同上）	同上
酬樂天頻夢微之（同上）	卷十七
酬樂天春寄微之（同上二十一）	卷十六

酬樂天舟泊夜讀微之詩（同上）	卷十五
酬樂天武關南見微之題……（同上）	卷十五
酬樂天見寄（同上）	同上
酬樂天得禮所寄紵絲……（同上）	卷十七
和樂天尋郭道士不遇（同上）	同上
酬樂天寄生衣（同上）	卷十五
酬樂天得微之詩……（同上）	同上
酬樂天聞李尚書拜相……（同上）	卷十七
酬樂天歎窮愁見寄（同上）	同上
酬樂天三月三日見寄（同上）	卷十七
酬樂天歎損傷見寄（同上）	卷十八
酬樂天喜鄰郡（同上二十二）	卷五三
重夸州宅……兼酬前篇末句（同上）	同上
酬樂天吟張員外詩……（同上）	同上
重酬樂天（同上）	同上
酬樂天餘思不盡……（同上）	卷五三
酬樂天雪中見寄（同上）	同上
和樂天早春見寄（同上）	同上
代郡齋神答樂天（同上）	同上
酬樂天重寄別（同上）	同上
和樂天重題別東樓（同上）	同上
和樂天示楊瓊（全詩二十七）	卷十九
除夜酬樂天（同上二十八）	卷五三
酬樂天初冬早寒見寄（同上）	
酬白樂天杏花園（同上）	卷五五
酬白太傅（同上）	

依上表，共得六十八首。考元、白交分，起於貞元，迄於大和，事歷六朝，始終相得甚深，又皆以詩鳴，故投贈之作，積至十七卷。劉、白初契，不過在寶歷、大和間，故白氏前集中對劉並無唱酬之什，至晚年合成五卷，猶未及因繼集之三一。今搜劉氏和章，（見後）數且逾之，是知元集之損失爲極多矣。（原一百卷，今存六十。）表列兩集相當之作，其間題目或有小異，附說明之。

（1）和樂天早夏見懷，東本題爲春暮寄元九，然兩首同用雛、如、徂、殊、居、除六韻，且首句梨花結成實（白），庭柚有垂實(元)復相似，故知其相當也。春暮、全詩乙；春暮、早夏，爲時相連，初無大異。

（2）和樂天招錢蔚章看山絕句，東本題爲絕句代書贈錢員外，卽錢徽，蔚章其字也。首韻白爲孤，元爲壺，雖小異，然末韻同押無字，白詩「可惜今朝山最好，強能騎馬出來無，」信是邀錢看山也。

（3）和樂天贈雲寂僧，東本題爲恆寂師，（重到城七絕句之七）條、消兩押相同，元集作銷，實通用字，不作恆而作雲，當是唐、宋人諱改，東本同卷下更有苦熱題恆寂師禪室一首也。

（4）酬樂天醉別，東本題爲醉後卻寄元九，迴、來（白）回、來（元），用韻相同，且東本之「澧水橋邊兀兀迴」，（澧誤，全詩正作灃。）固可改同兀兀回也。

（5）酬樂天春寄微之，東本題爲憶微之，同用蒙、籠、中、同、風五韻。

（6）酬樂天見寄，押官、難、看、安四韻，與東本得微之到官後書備知通州之事悵然有感因成四章之第四首，用韻相同；而元集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前三首祇第一首不同兩韻，顧第四首所押鋤、（東本鉏）蔬、如、魚、虛，竟同乎東本一八之卽事寄微之，則殆元集中兩詩誤行錯簡也。知者，東本用官韻之詩，說通州事，用鉏韻之詩，說忠州事，是東本斷未錯簡，其錯應在元集，一也。元集官韻詩位卷二十一第二頁上之二、三、四行，鋤韻詩位同卷第三頁上之二、三、四行，前後一頁，位置恰同，余嘗發見金石萃編誤將前後兩頁之上下板相錯（見拙著郎官柱題名新著錄）此處爲例相似，二也。惟是羣書拾補校微之集宋本，並未校出，則其誤推源於宋，明董氏本猶是承舊刻之訛耳。

（7）酬樂天初冬早寒見寄；按全詩二十七、二十八兩卷，是通行本元集闕收之作，今此詩固別收劉禹錫卷五，一字不易，詩有「洛水碧雲曉、吳宮黃葉時」之句，顯見是吳、洛唱和，非元、白唱和。又白之原唱，見東本六四，題爲初冬早起寄夢得，押裘、頭、愁、州四韻，元氏和作率步韻，否亦同韻，今則韻並不同。況白詩「詩成誰遣和，還是寄蘇州，」劉大和五年冬出刺，元已先於八月卒。凡此皆

足證誤以劉詩補入元詩中也。

（8）酬白樂天杏花園，東本題爲杏園花下贈劉郎中，詩所謂「自別花來多少事，東風二十四迴春，」實切劉事，元絕首聯「劉郎不用閑惆悵，且作花間共醉人，」亦是慰劉之語，劉自有酬作，（見下文）元詩題之酬字，似應正作「同」也。

（9）酬太白傳；按舊書白傳，開成元年，除同州不拜，尋授太子少傅，此作太傅，誤一，元卒大和五年，更不見白加少傅，誤二，此必他人詩，非稹詩也。

合上檢尋，知元集今存和白之作，其原唱均見白集中，並無遺逸。

（乙）劉禹錫酬和白詩表解

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二）	卷五八
酬樂天七月一日夜郎事見寄（同上）	卷六三
和樂天洛城春齊梁體八韻（同上）	卷六二
和樂天讌李周美中丞宅……（同上）	卷六九
酬樂天罷新蟬見贈（同上）	卷六九
和樂天秋涼閑臥（同上）	卷六三
酬樂天詠老見示（同上）	卷六五
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三）	
樂天寄憶舊遊因作報白君以答（同上）	卷五一
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同上）	卷五五
答樂天臨都驛見贈（同上）	卷五五
再贈樂天（同上）	同上
答白刑部罷新蟬（四）	卷五六
和樂天早寒（同上）	卷六七
同樂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同上）	卷五六
答樂天見憶（五）	同上
和樂天請先婢牓者（同上）	同上
酬樂天初冬早寒見寄（同上）	卷六四
酬樂天閑臥見寄（同上）	卷六六
酬樂天小亭寒夜有懷（同上）	全詩三九
酬喜相遇同州與樂天替代（同上）	卷六六

酬樂天感秋涼見寄（同上）	卷六五
酬樂天小臺晚坐見憶（同上）	卷六三
秋晚病中樂天以詩見問力疾奉酬（同上）	卷六七
和樂天燒藥不成命酒獨醉（同上）	卷六六
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詩……（七）	卷二十
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同上）	卷五四
白舍人曹長寄新詩……（同上）	同上
蘇州白舍人寄新詩……（同上）	同上
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同上）	卷五七
和樂天鸚鵡（同上）	卷五六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什（同上）	卷五六
和樂天以鏡換酒（同上）	同上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同上）	卷五六
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同上）	同上
和樂天南園試小樂（同上）	同上
答樂天戲贈（同上）	卷六七
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同上）	卷五六
吟白樂天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同上）	卷五八
答樂天所寄詠懷且釋其枯樹之歎（同上）	同上
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敦詩（同上）	卷五一
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同上）	卷五六
酬樂天見寄（同上）	同上
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同上）	
河南白尹有喜崔賓客歸洛……（同上）	卷五八
和樂天洛下醉吟寄太原……（同上）	卷六四
酬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同上）	同上
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同上）	卷六四
和樂天柘枝（同上）	卷五三
和樂天題眞娘墓（同上）	
酬樂天秘酒見寄（同上）	卷六五
自左馮歸洛下酬樂天……（同上）	卷六六
和樂天齋戒月滿夜對道場偶懷詠（同上）	同上

吳方之見示獨酌小醉……（同上）	同上
酬樂天齋滿日裴令公置宴……（同上）	同上
酬樂天偶題酒盞見寄（同上）	卷六六
酬樂天請裴令公開春加宴（同上）	同上
樂天示過敎詩舊宅有感……（同上）	同上
和樂天洛下雪中宴集……（同上）	卷六七
和陳許王尚書酬白少傅侍郎長句……（八）	卷六七
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九）	卷五八
和樂天閑園獨賞八韻……（同上）	卷六五
三月三日與樂天及河南李尹……（同上）	卷六六
酬樂天晚夏閑居欲相訪……（同上）	卷六七
酬樂天醉後狂吟十韻（同上）	卷六七
同樂天登棲靈寺塔（十二）	卷五四
杏園花下酬樂天見贈（同上）	卷五五
和樂天春詞（同上）	同上
醉答樂天（同上）	卷五七
吟樂天自問愴然有作（同上）	卷六四

已上共得七十首，比元稹所存尙多，但檢對則逾難；緣劉氏和作，非徒不步韻，且往往異韻，卽如白氏杏園花下贈劉郎中七絕，押人、春兩韻，元和同，而劉酬則倒用春、人兩韻，他可知矣。題目亦往往殊異，故其中有須說明者。

（1）酬樂天七月一日夜卽事見寄；按東本七月一日作一首，亦是古體，唯題末署寄劉，疑卽此篇。

（2）和樂天讌李周美中丞宅池上賞櫻桃花；按東本櫻桃花下有感而作，詩云，「藹藹美周宅，櫻繁春日斜，」全詩題下且有注云，「開成三年春季（李）美周賓客南池者，」據新書宗室表蜀王房，仍叔字周美，則東本、馬、汪兩本及全詩殆誤倒。又東本六六，開成二年三月時，仍叔爲賓客分司。

（3）和樂天春詞依憶江南曲拍爲句；按東本春詞爲七絕，下文已有和樂天春詞一首，此蓋改調再和之什。憶江南詞三首，見東本六七。

（4）和樂天早寒五律；按東本初冬卽事呈夢得七律，有「紅地爐深宜早寒」

句，是早寒，「走筆小詩能和否」，是索和，「僧來乞食因留宿，客到開樽便共歡，」又恰與劉詩「久留閑客話、宿請老僧齋」對照，疑卽和此章也。

（5）酬喜相遇同州與樂天交代，原注云，「前章所言春草，白君之舞妓也，故有此答，」按東本喜見劉同州夢得結聯云，「應須爲春草，五馬少踟躕。」

（6）酬樂天感秋涼見寄，疑卽和東本之新秋喜涼，兩篇同是五律也。

（7）白舍人見酬拙詩因以寄謝；考東本答劉和州云，「好相收拾爲閑伴，年齒官班約略同，」劉詩之「煙水五湖如有伴，猶應堪作釣魚翁，」卽答詞也。

（8）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酬；按東本酬劉和州戲贈、頸聯云，「雙蛾解珮啼相送，五馬鳴珂笑卻迴，」似卽誇遊宴之盛者。

（9）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按東本吟前篇因寄微之云，「髭鬢早白亦無兒」，劉題卽指此。

（10）和樂天以鏡換酒，東本題爲鏡換盃，劉詩亦云，「把取菱花百鍊鏡，換他竹葉十旬杯。」

（11）酬樂天見寄云，「元君後輩先零落，崔相同年不少留，」按東本寄劉蘇州云，「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兩聯恰相對，敦詩、崔羣字，曾爲相。

（12）河南白尹有喜崔賓客歸洛兼見懷長句因而繼和，東本題爲贈晦叔憶夢得，詩云，「自別崔公四五秋，因何臨老轉風流……得君更有無厭意，猶恨樽前欠老劉」，晦叔、崔玄亮字。

（13）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卽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按東本今題府西池北新葺水齋（齋）卽事招賓偶題十六韻，計差兩韻，豈白詩筒遞發續有追加歟，抑劉集佚去兩韻後人遂改題爲十四歟。

（14）醉答樂天云，「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故人今轉稀，莫嗟雪裏暫時別，終擬雲間相逐飛，」與東本之醉中重留夢得「劉郎劉郎莫先起，蘇臺蘇臺隔雲水，酒盞來從一百分，馬頭去便三千里，」其事實、卽景、（劉以大和五年冬出刺吳江。）格調均相當。

（15）酬樂天小亭寒夜有懷，原唱今東本失收，全詩補遺有小庭寒夜寄夢得，詩

語正相針對，唯庭、亭小異。

此外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當日白氏是否膦以詩章，難於確定，未得爲佚詩之據。又樂天寄重和晚達冬青一篇因成再答，余未檢得原唱，和樂天題眞娘墓一首，似東本無此題，總言之，白集所佚原唱，充其量亦祇兩篇而已。

由上旁證，又似前、後二集之詩，散佚有限，然果其佚在續後集者，劉元、劉已後先下世，不能持是以爲衡也。

元、白及劉、白酬往之作，尙擬輯一全目，爲因繼、吳洛兩集稍留餘影，然非本篇所亟，俟暇時別成之。

(一四)宋見石刻中之白氏詩文

白氏壽甚高，名甚重，官復清貴，然平生爲人作石刻文不多，性不苟諛然也。據宋人所著錄，今均見集內或後人補遺中，順年序而列之，亦可對碑錄爲小小校正，故附立此節焉。

(1)江州司馬廳記。

輿地碑記目二，「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白樂天建」，按文稱七月八日記。

(2)唐上弘和尙塔碑。

金石錄九，「白居易撰，李克恭正書，元和十三年，」寶刻叢編一五引復齋碑錄云，「唐撫州景雲寺上弘和尙石塔碑，唐白居易撰，李克恭正書，段全緯篆額，大中八年七月十五日重立，在東林寺。」按東本二四載碑文，「十三年夏，作石塔成，又來請，始從之，……翌日而文就，明年而碑立」，(夏、全文作冬。)則文作於十三年，碑初立於十四年，洎會昌倒而大中又重立也。輿地碑記目二，「唐弘和尙石墳，元和十年白居易撰碑，」十下奪一字。

(3)唐張誠碑。

金石錄九，「白居易撰，武翊黃正書，姪孫碻篆，長慶二年六月，」此卽東本二四唐贈尙書工部侍郎吳郡張公神道碑，銘文祇云，「以長慶二年某月某

日立神道碑，」據錄知爲六月。

(4)唐興果寺律大德奏公塔碣。

叢編一五引復齋碑錄，「唐白居易撰，僧雲皐正書，長慶二年閏十月一日建，武宗時廢，宣宗大中八年七月十五日重立，」奏字訛，他皆作湊。碑之年月，金石錄九與復齋同，唯碑記目二云，「元和十二年白居易撰碑」，按東本二四載碣銘，「元和十二年九月七日遘疾，二十六日及其，「據全文及眞之訛）十月十九日遷全身於寺道北，祔鴈門墳左，」顯居易居江州時作，殆遲五年而後立也。長慶二年閏十月，見舊紀一六。

(5)冷泉亭記。

碑記目一，「唐長慶二年白居易文，」按東本二六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此是杭任上作，白二年十月方抵杭，四年五月罷，二爲三訛無疑。

(6)西湖石函記。

碑記目一，「唐史長慶四年白居易文」，史字衍，此卽東本五九錢唐湖石記，文末稱「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

(7)龍興寺華嚴經柱石記。

碑記目一，「寶歷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蘇州刺史白居易撰，僧南操立，」按柱、社之訛，寶歷無三年，東本五九載此文，末題「寶歷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前蘇州刺史白居易記，」（全文無記字）。蓋作記時白已罷蘇任，故稱前，三年字誤。

(8)唐春分投簡陽明洞天并繼作。

叢編一三引復齋碑錄，「唐元威明、白居易撰，王璵分書，劉蔚篆額，大和三年正月十五日立，在龍瑞宮，」碑記目一紹興府下亦著錄「白居易陽明洞天詩，大和三年，」按詩今見東本五六。寶刻類編七記白所書石有越之詩簡，當卽此詩，但據復齋言，非白氏書也，類編誤。

(9)唐裴度白居易聯句。

金石錄九，「正書，無姓名，太(大)和三年十二月，」按是歲之末，白已分司東都，裴則仍居相位，所聯何句及何地、何時，錄均不詳，全詩所收度、

居易等聯句，有西池落泉、首夏猶清和、薔薇花及宴興化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四種，似均可相當，然未知何屬也。

(10)唐白居易游濟源詩。

金石錄一〇，「正書，太和五年九月，馮宿詩附，」叢編五引太和正作大和，又居易作樂天；按此卽東本五二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首句便云濟源山水好，全詩題下注「時爲河南尹」。

(11)唐崔弘禮碑。

寶刻叢編四清河縣下引訪碑錄，「唐白居易撰并書」，類編七稱此碑在洛；按東本六〇、唐故湖州長城縣令崔府君神道碑，府君諱孚，與元元年歿於宋，大和五年遷葬於洛，又云，「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是居易撰書者爲弘禮父碑，非弘禮碑，錄誤。

(12)唐武昌軍節度使元稹碑。

叢編八引京兆金石錄，「唐白居易撰，元和中立，」按今所傳乃元公墓誌銘，非碑也，稹墓或別立碑，但未必同是白作，誌云，「以六年七月十二日祔葬於威陽縣奉賢鄉洪瀆原」，元和、大和之誤。

(13)唐香山寺碑。

叢編四引諸道石刻錄，「唐白居易撰」，按此當卽東本五九修香山寺記，末題「唐大和六年八月一日河南尹太原白居易記。」

(14)唐修香山寺詩三十韻。

叢編四引訪碑錄，「唐白居易撰，賀拔恚書」，按東本六四重修香山寺畢題二十二韻以紀之，與前條之記，當同時作，然祇二十二韻，非三十韻也，此誤。

(15)唐白樂天遊王屋山詩。

叢編五引復齋碑錄，「唐白居易撰，道士張弘明正書，大和六年十月題，」金石錄一〇略同；按東本五二有早冬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詩亦云，「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時，」中書、李宗閔也。

(16)唐東林寺白氏文集記。

金石錄一〇，「白居易撰，僧雲皐正書，太(大)和九年八月，」按文作於是歲之夏，叢編一五正作大和。

(17)南禪院千佛堂轉輪經石記。

碑記目一，「開成二年二月一日，白樂天撰，」與東本六一記末所題年、月、日同，全文作四年誤。

(18)唐照公塔碑。（黃刻集古錄目）

叢編四引集古錄目作塔銘，云，「唐太子少傅分司東都白居易撰，劉禹錫爲祕書監分司東都時書，照公名神照，姓張氏，蜀州青城人，居東都奉國寺，碑以開成三年立」，按文「粵以開成三年冬十二月、示滅於奉國寺禪院，……明年，……」則作於四年，歐陽氏誤。

(19)唐白蘋州五亭記。

金石錄一〇，「白居易撰，馬纘正書，開成四年，」按文、記於四年十月十五日。

(20)唐八節灘詩并龍門二十韻。

叢編四引訪碑錄，「唐白居易撰」，按東本七一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稱會昌四年開灘。

(21)唐醉吟先生傳并墓誌。（黃刻金石錄）

錄云，「傳、白居易自撰，碑、李商隱撰，譚邠正書，大中五年四月，」按釋文稱碑，叢編四引錄亦作碑，則題曰墓誌者誤。錄三〇又跋云，「右唐醉吟先生傳并墓碑，舊唐史云，居易以大中元年卒，年七十五，而新史云卒於會昌六年，年六（七訛）十五，今碑所書與新史合。又舊史書居易拜官歲月，亦多差謬不合，小失不足道，故不錄。」

其作年不可確定者，有

(22)唐白居易大徹禪師傳法堂記。

碑記目一衢州云，「在西安縣北玉泉鄉明果禪寺，」按東本二四傳法堂碑，「有僧舍名傳法堂，先是大徹禪師宴（全文晏）居於是寺，說法于是堂，

因名曰（馬刻、全文衍此字）焉。有問師之名迹，曰號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卽此傳法堂記也。碑又云，「師旣歿後，予出守南賓郡，遠託譔述，迨今而成，」南賓卽忠州，白於元和十四年三月抵任，前文復稱憲宗謚，而碑收前集，則可斷爲憲宗卒後至長慶二年間所作也。大徹生信安，後住西安，必其鄉人所傳刻，然彼葬灞陵西原，不葬衢州，易碑曰記，亦有因矣。

上記二十二石，撰而兼書者唯崔碑，尙有兼書撰者兩種，其年分亦不能確考。

(23)與劉禹錫書。（杭）

見類編七，按東本唯載與劉蘇州書一通，大和七年作，或是此書，然書作於洛陽，寄往蘇州，何以刻在杭也。

(24)天竺寺白樂天詩。

見碑記目二贛州下，云，「在水東三里，白樂天贈韜光禪師墨跡，舊存，眉山老蘇嘗至寺觀焉，後四十七年，東坡南還再訪，惟見石刻，因賦詩云，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幷疊壁，已無飛鳥及飛蛇，」是入宋乃刻石也。據漁隱叢話前集二一，卽汪編補遺之寄韜光禪師長句，唯幷作吟，無作亡，及作失小異。

(一五)拙見總述

總上十四節所討論，拙見可概舉如次：

(1)白氏文集寄存東林寺者，僖宗時高駢劫去，不知下落，洛、蘇眞本亦經亂散失。後唐李重榮在洛爲補寫，不數年，德化王楊澈、又爲重掇置東林，至宋眞宗世，屢次亡逸，朝廷乃令崇文院寫校送寺，所謂東林眞迹，唐末早已失傳。北宋時通行於代者，宋敏求謂是從榮補本。

(2)自五代起至北宋宋敏求時止，文獻所徵，均稱白氏集七十卷，新唐志作七十五卷，祇依文著錄，非見本如是。厥後傳世之第七十一卷，始自何時，未得而詳。或稱七十二卷，不過連別集一卷數之，疑南宋至今復佚去一卷者誤也。

(3)依白氏遺文觀之，續後集五卷應載會昌一代作品，然元、劉詩敵，次第凋

淪，復從前、後兩集之年期卷數，爲比例的推測，白氏晚歲詩筆，恐無五卷之多。如謂闕佚者爲會昌前之卷，則又與白氏數集記不符，此猶爲全集總卷數之一疑問。

（4）東本白集，除詩筆參錯略存前、後集面目一點外，其餘卷第、篇次，大致同乎他刻，且因東人多昧我國字義，烏焉滿紙，未得見其獨善。

（5）唯東本幾全刪原注，讀詩者必求其一，則汪編、全詩均勝東本。

（6）留心於白氏散文者，訛字不在論外，則東本視全文稍勝，然均原注不全，通行者仍以馬本爲較善。

（7）明刻白氏諷諫，殆多經明人肊改，盧氏未免推許過當。光緒吳門景宋本，大致與嚴本相近。

（8）陳振孫謂蘇、蜀本編次有異，其異殆卽詩筆錯雜略存前、後集之舊，或先詩後筆不復爲前、後集之分者是。南宋東林所貯，陸游見是蘇板，余意東本與之同源，先詩後筆者與蜀本同源。

白氏早歲卽以樂天自號，其嚮其達，初不自飽嘗宦味始，生平弗亟亟求進，與元稹異，然有所事任，亦恰能盡其職責，固非積極，要自別乎消極一流。余夙慕之，故草此篇時，偶有生發，便立節目，不自知其冗且長耳。順德岑仲勉記於昆明龍頭村，時民國二十八年六月月半。

涉李大異歷官，嘉定鎮江志一五宋潤州太守門云，「李大異，朝奉大夫敷文閣待制，開禧元年七月十八日到。二年六月十九日，除徽猷閣待制改知婺州」吳郡志一一牧守門云，「李大異，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嘉定元年四月到，六月，磨勘，轉朝散大夫，八月，除寶謨閣直學士，依舊知平江府。二年十二月磨勘，轉朝請大夫。三年正月，知建康府」三十六年一月十四日淪稿復圓，校畢附記。